

威陽李岳瑞原編 鹽城印水心修訂

評註
國史讀本

新學制中等學校適用
宋史下

上海世界書局出版

第七冊

評註國史讀本卷七目錄

第三編 近古史

南宋史

第一章 高宗之立國

- 一 高宗之即位……………一
 - 二 李綱之相業……………三
 - 三 宗澤力請還京……………五
 - 四 高宗之南渡……………七
 - 五 苗劉之變一……………一一
 - 六 苗劉之變二……………一三
- 第二章 金之南侵**
- 一 金兵渡江深入……………一五
 - 二 韓世忠金山之捷……………一七

第三章 秦檜之主和

- 三 張浚富平之敗……………一八
 - 四 吳玠和尚原之捷……………二〇
 - 五 吳璘仙人關之捷……………二一
 - 六 金人立劉豫……………二三
 - 七 韓世忠大儀之捷……………二五
 - 八 岳飛削平羣盜……………二七
 - 九 劉豫之廢……………二九
- 第三章 秦檜之主和**
- 一 和議之初成……………三〇
 - 二 金人之敗盟……………三三
 - 三 劉錡順昌之捷一……………三四
 - 四 劉錡順昌之捷二……………三六

- 五 岳飛朱仙鎮之捷……………三七
- 六 岳飛奉詔班師……………三九
- 七 莫須有三字之獄……………四一
- 八 和議之再成……………四三

第四章 金完顏亮之亂

- 一 完顏亮之篡弒……………四五
- 二 完顏亮之南遷……………四六
- 三 完顏亮之入寇……………四八
- 四 虞允文采石之捷……………四九
- 五 完顏亮之亡……………五一

第五章 孝光寧之禦金

- 一 孝宗之謀恢復……………五三
- 二 李顯忠符離之潰……………五四

- 三 湯思退主和始末……………五六
- 四 金世宗之政略……………五九
- 五 光寧授受始末……………六一
- 六 韓侂胄北伐始末……………六三
- 七 四川吳曦之亂……………六五
- 八 韓侂胄之伏誅……………六六

第六章 金元之興滅

- 一 蒙古之崛起……………六九
- 二 金元之構兵……………七一
- 三 金宣宗之南渡……………七二
- 四 李全之叛亂一……………七三
- 五 李全之叛亂二……………七五
- 六 蒙古之滅夏……………七八

七	成吉斯汗之武功……………	七九
八	蒙古之漸有文化……………	八一
九	蒙古之約宋擊金……………	八三
十	金之滅亡……………	八五

第七章 理宗朝政

一	理宗之始立……………	八七
二	史彌遠之奸……………	八八
三	端平入洛之師……………	八九
四	襄蜀之亂……………	九一
五	余玠之寃……………	九三
六	賈似道之亂政一……………	九四
七	賈似道之亂政二……………	九六
八	君相之昏荒……………	九七

第八章 南宋之亂亡

一	元世祖之開國一……………	一〇〇
二	元世祖之開國二……………	一〇一
三	宋元之構衅……………	一〇三
四	元兵大舉南下……………	一〇五
五	襄陽之陷……………	一〇六
六	賈似道之喪師……………	一〇八
七	陳宜中之誤國……………	一一〇
八	文天祥之入援……………	一一二
九	張世傑之入援……………	一一三
十	臨安之破……………	一一五
十一	端宗之立……………	一二六
十二	閩廣之播遷……………	一二八

十三 陸秀夫崖山蹈海……………一二九

十四 南宋之滅亡……………一二二

第九章 南宋之學術

一 理學概論……………一二三

二 朱子學派……………一二五

三 金谿學派……………一二六

四 文學之興衰一……………一二八

五 文學之興衰二……………一三〇

六 南宋之風俗……………一三一

註評 國史讀本卷七

第三編 近古史

南宋史

第一章 高宗之立國

一 高宗即位

高宗構者，徽宗之第九子也，初封康王，虜兵再犯闕，以欽宗命往使，至磁，爲士民所留，欽宗因遣使持蠟書，拜王爲兵馬大元帥，以宗澤汪伯彥副之，開府相州。澤出身文吏，而忠勇善戰，虜人畏之；伯彥及黃潛善，皆藩邸舊僚，奸諂佞諛，王親信之。澤以前軍二千人，與金人力戰，破其三十餘砦，王遂以大軍濟河，至濟州。時京師危急，而王惑於汪黃之說，遷延不進，澤力諫，弗聽。王益疎澤，二帝既北狩，呂好問言於邦昌曰：「相公知中國人心所向乎？大元帥在外，元祐皇后在內，此殆天意，盍亟還大政，猶可轉禍爲福。」邦昌從之，乃迎后入居延福宮，奉后聽政，而自稱尙書左僕射，遣使奉受命寶，迎康

康王開
府相州

呂好問
勸張邦
昌還政

高宗即位南宋

首召李綱

偏重和議

王於濟，且以后手書，布告中外，其辭略曰：「敵國興師，都城失守，稷纏宮闕，禍及宗祔，緬唯藝祖之開基，實自高穹之眷命，歷年二百，人不知兵，傳序九君，世無失德，雖舉族有北轅之衅，而敷天同左袒之心，乃眷賢王，越居近服，漢家之厄十世，唯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僅重耳之尚在，茲唯天意，夫豈人謀！」太常少卿汪藻之辭也。會劉光世、韓世忠諸將，皆以兵來會，王遂如應天府，登壇受命，卽皇帝位，改元建炎，是爲高宗皇帝。自是以後，史家謂之南宋。帝既卽位，首召李綱，綱未至，帝問宰執：「何以處張邦昌？」黃潛善、汪伯彥皆邦昌黨也，乃奏曰：「邦昌罪在不赦，然爲金人所脅，今已自歸，唯陛下所處耳！」帝曰：「朕欲馭以王爵，異時金人有詞，使邦昌以天下不忘本朝之意告之。」皆曰：「善！」遂封邦昌爲同安郡王，五日一赴都堂，參決大事。時雖召李綱入相，然天下已知帝心之偏重和議矣。

康王聞君父之難，亟宜投袂入援，而乃聽信好言，濡遲不進，坐視家國淪亡，此與梁湘東王不援臺城，何異宜乎。南渡以後，忍恥事讎，貽譏後世也。獨是康王出質金軍時，當幹喇布詰責而不爲動，似乎尙足有爲，何一旦怛怯至此，豈前事云云，固當日史官溢美之詞，不足盡信耶，抑真一庸人，遇大事懵然不能出一

言史遂謂之不爲動耶。張邦昌以人臣稱帝，僭逆顯然，雖曰畏禍自歸，豈得原情廢法，乃潛善輩心存左袒，竟以金人所脅，曲爲解釋，而高宗亦復以異時金人有詞爲懼，非惟不聲罪加誅，轉位以三公，導之王爵，刑賞倒置，皆由怯懦而成，以致顏岐論奏，公然請視金人所喜惡，以爲黜陟，高宗不過以己躬諷喻，而不能示之顯罰，其乘釁苟安，無振作有爲之意，已可概見矣！

〔磁〕

○今直隸磁縣。

○〔相州〕今河南安陽縣。

○〔濟州〕金置，今山東濟甯縣。

○〔尙

書左僕射〕即宰相也，掌佐天子議大政。

○〔高穹〕謂天也。

○〔重耳〕即晉文公。

○〔應天府

〕即今河南商丘縣。

二 李綱之相業

無何，李綱至行在，力辭新命曰：「今日內修外攘，還二聖，復兩河，責在陛下與宰相，臣自視猷然，誠不足副委任。」上慰之曰：「朕諗卿忠義智略久矣，其勿復辭。」綱泣謝，因言：「昔姚崇以十事要唐明皇，而後受命視事，今臣亦欲以十事仰干天聽，一議國是，二議巡幸，三議赦令，四議僭逆，五議僞命，六議戰，七議守，八議政本，九議久任，十議脩德。上改容禮之，班其議於朝堂，然其後惟僭逆，僞命，略從綱議，而戰守機宜，竟未一

置御營

李綱請
建河北
招撫

傅亮安
撫兩河

汪黃合
力擠綱

李綱罷
相
殺太學
生陳東

見諸行事也。時王淵、楊惟忠以河北兵，劉光世以陝西兵，張俊、苗傅以帥府及降盜兵，皆在行朝，不相統一，乃置御營司，以總齊軍政，命綱兼御營使。綱入謝，因請於河北置招撫司，河東置經制司，擇有才略者爲之使，宣諭天子恩德，所以不忍棄兩河之意，有能復一州一郡者，卽以爲節度防禦團練使，如唐方鎮之制，使人自爲守，非惟絕其從敵之心，抑且資爲禦敵之用，使朝廷永無北顧之憂。上善其言，因遣傅亮安撫兩河。始帝卽位，黃潛善、汪伯彥自謂有佐命功，意必爲相，及召李綱，二人皆不悅，遂合力擠綱。凡綱所設施，二人皆阻撓之。綱主戰守，二人主和議；綱主還京，二人主南遷；綱言必不欲還京，則車駕巡幸所在，關中爲上，襄陽次之，建康爲下，且言自古中興之主，起於西北，則足以據中原，而撫東南，起於東南，未有能恢復中原者也。而汪黃力主揚州，帝頗信之。綱知事不可爲，乃再疏求去，會侍御史張浚抗疏劾綱，論其買馬招軍之擾。汪黃復從旁力排之，遂罷綱爲觀文殿大學士，尋落職，提舉洞霄宮。太學生陳東上書力爭，黃潛善以語激帝，遂殺東，及布衣歐陽澈。綱在相位，凡七十七日。綱罷而招撫經制司廢，兩河州縣相繼淪陷，車駕竟南幸。凡綱所規畫軍民要政，一切廢罷，金兵益熾，關洛

毀而中原寇賊如毛矣！

①〔行在〕天子巡幸所居曰行在。②〔傅亮〕陝西人，習邊事，故李綱奏用之，使安撫兩河，為恢

復中原地步。③〔關中〕即今陝西長安縣。④〔襄陽〕今湖北襄陽縣。⑤〔建康〕故城在今江

蘇江寧縣南。⑥〔揚州〕今江蘇江都縣。⑦〔布衣〕庶人也。

三 宗澤之力請還京

高宗決計遷

諸將解體

李綱既去，上與汪黃等，遂決南遷之計。詔淮浙沿海諸州，增修城壁，招訓民兵，以備海道；又命揚州守臣呂頌浩，繕脩城池。於是留守宗澤，極言京師不可棄，斥汪黃贊議之非，疏上，二人皆笑以為狂。十月朔，帝登舟南下。時兩河雖已殘破，而民心思宋，所在結為團社，皆用建炎年號。金守將多棄城走。宗澤招撫羣盜，募兵儲餉，召諸將約日渡河，諸將皆灑泣聽命。及聞上南去，無不解體矣。澤乃上疏言：陛下父母兄弟，蒙塵沙漠，日望援兵，西京陵寢，為賊所占，今年寒食，未有祭享之地；兩河陝右淮甸，百萬生靈，陷於塗炭，乃欲南幸江表耶？今京城已固，兵械已足，人心已奮，望陛下勿沮萬眾敵愾之氣，而循東晉已覆之轍。帝得疏，未報，或言信王榛有渡河入汴之說，帝懼，即下詔刻日還

宗澤憂憤成疾

東京留守之功

杜充代澤
豪傑離心

京既而不果，澤前後請上還京，二十餘疏，皆爲汪黃所抑，憂憤成疾，諸將入問，輒矍然曰：「吾以二帝北狩，憂憤至此，汝等能殲敵，吾死無恨矣！」因歎曰：「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疾篤，無一語及家事，但連呼渡河者三，遂卒，都人號痛如喪慈母。蓋南宋諸臣，學問事功，悉爲第一者，宗忠簡一人而已，雖李綱弗能及也。先是忠簡在朝，主戰甚力，汪黃忌之，出知襄陽府，未幾，開封尹缺，李綱力言綏復故都，非澤不可，乃以爲東京留守。時敵騎留屯河上，金鼓之聲，日夕相聞，而京城樓櫓盡廢，兵民雜居，盜賊縱橫，人情洶懼，澤威望素著，既至，首捕誅舍賊者數人，由是盜賊屏息，因拊循軍民，修治樓櫓，屢出師以挫敵，時真定懷衛間，虜兵甚盛，方密脩戰具，爲入寇計，澤乃渡河，約諸將共圖興復，京城四面，各置使以領新集之衆，據形勢立堅壁二十四所，城外沿河設連珠砦，而聯合兩河諸寨忠義民兵，於是陝西、西京、東京各路軍馬，咸願聽澤節制，澤因數上疏請帝還京，卒爲汪黃所沮，澤既卒，羣以澤子穎久居戎幕，素得士心，請繼父任，汪黃恨澤，竟不許，而以杜充代澤，充酷而無謀，既抵任，悉反澤所爲，於是豪傑離心，羣盜來降者，復叛去剽掠，中原遂沉淪，不可復挽矣！

前儒謂高宗非不知和議之不可恃，恐二帝果還，于己有不利耳。此言實洞見其肺腑，觀李綱宗澤等

屢請還京，言之懇切，而卒不見聽，及一聞信王入汴，卽有擇日還京之詔，于仇讎則甘心避之，于兄弟則投袂爭之，其忌刻出於天性，乃知前論固不爲過當也。

①【揚州】今江蘇江都縣。②【蒙塵】謂天子失位奔走於四方也。③【西京】北宋以洛陽

爲西京，汴梁爲東京。④【宗忠簡】宗澤謚曰忠簡。⑤【真定懷衝】真定，今直隸正定縣，懷，今河南

沁陽縣，衛，今河南汲縣。

四 高宗之南渡

金兵初
次入寇

宗澤談
笑却敵

初金人聞高宗之幸揚州也，知中原可取，遂大起燕京八路民兵，分三道入寇，粘沒喝自雲中下太行，由河陽渡河，攻河南，兀朮自燕山南下，由滄州渡河，攻山東，婁室與撒離喝，自蒲州渡河，攻陝西，此高宗卽位後，金人第一次入寇之師。時宗澤留守東京，兀朮自鄭抵白沙，去汴京密邇，都人震恐，宗澤方對客圍碁，笑語僚屬曰：「何事張皇，乃爾，劉衍等在外，必能禦敵！」乃選精銳數千，使繞出虜後，邀其歸路，金人方與衍戰，伏兵驟起，前後夾擊，兀朮果大敗而去。粘沒喝既陷西京，亦東出圖汴，澤遣將王宣迎擊，

金兵陷
長安

劉惟輔
秦州之

捷人二
次入寇

高宗倉
皇渡江

王淵請
遷都臨

破走之，金自是敢不犯東京矣。婁室渡河，破同華諸州，陷長安，鼓行而西，熙河大將劉惟輔，以二千人迎擊於秦州之新店，破之，斬其帥黑鋒，金人爲之奪氣。此建炎元年十一月事也。及宗澤之薨也，金人復分道南下，杜充棄東京，遁歸行在。時帝方倚任汪黃，嘗語羣臣曰：「潛善爲左相，伯彥爲右相，朕無憂矣。」於時金兵已破山東，羣寇蜂起，而潛善伯彥益務蒙蔽，不以上聞。及金人已陷楚州，劉光世、韓世忠兩軍皆潰，粘沒喝乘勝破天長，去維揚咫尺地耳，帝猶未之知也。已而內侍報金人已至，始倉皇被甲乘騎，馳至瓜洲，得小舟渡江，惟護聖軍卒數人，及王淵、張浚從在左右，乃間行至鎮江。時建炎三年二月也。汪黃猶帥同列，聽浮屠說法，會食甫竟，堂吏大呼，駕已行矣，二人相顧愕眙，乃戎服乘馬南奔，居民爭門出，死者甚衆。司馬卿黃鑄至江上，衆以爲潛善也，詈曰：「誤國殘民，皆汝之罪。」鑄方辨已非是，而首已斷矣。斯時事起倉卒，儲胥器仗，委棄一空。帝至鎮江，鎮江諸臣爭請留蹕，以爲江北聲援，王淵獨謂鎮江止可捍一面，不如錢塘有重江之險，可以自守。高宗大喜，即日啓行，取道平江，至杭州，竟駐蹕焉。自是以後，車駕雖往來臨安金陵兩處，然不能渡江一步，遂無復經略中原之日。其時大河

南北，中原地盡失。所有者僅浙東、浙西、江東、江西等，凡十六路而已。而金則有五京十四路，幅員較南朝爲尤廣云。

- ①【雲中】今山西大同縣。 ②【河陽】今河南孟縣。 ③【燕山】今北京。 ④【滄州】今直隸滄縣。 ⑤【蒲州】今山西永濟縣。 ⑥【東京】卽汴京，今河南開封府。 ⑦【鄭】今河南鄭縣。 ⑧【白沙】鎮名，在今河南中牟縣西。 ⑨【同華】同州，今陝西大荔縣，華州，今陝西華陰縣。 ⑩【長安】今陝西長安縣。 ⑪【秦州】今陝西南鄭縣。 ⑫【新店】在今南鄭縣西。 ⑬【楚州】今江蘇淮安縣。 ⑭【天長】今安徽天長縣。 ⑮【維揚】卽揚州，今江蘇江都縣。 ⑯【瓜洲】在江都縣南江濱，亦曰瓜步洲。 ⑰【鎮江】今江蘇丹徒縣。 ⑱【錢塘】今浙江杭縣。 ⑲【平江】今江蘇吳縣。 ⑳【杭州】卽今杭縣。 ㉑【臨安】卽杭州。 ㉒【金陵】今江蘇江寧縣。

南宋十六路表

路名	今地大略
浙西	浙江北部及江蘇東南部
浙東	浙江南部

金五京十四路表

上京	會寧	今吉林寧安縣西南
北京	臨潢	今內蒙古巴林旗東北
南京	遼陽	今奉天遼陽縣

江東	江蘇西南部及安徽東南部
江西	江西全部
淮東	江蘇中部
淮西	安徽中部
湖南	湖南大部及廣西一小部
湖北	湖北大部及湖南北部
京西	河南西南部及湖北北部
成都	四川中部
潼川	四川南部及貴州境
利州	陝甘南部
夔州	四川東部
福建	福建全部
廣東	廣東大部

中京	大定	今直隸平泉縣東北
西京	大同	今山西大同縣
河北東路		今直隸東南及山東北
河北西路		今直隸西南及河南北
河東南路		今山西南部
河東北路		今山西北部
山東東路		今山東東部及江蘇北
山東西路		今山東西部及河南東
京兆路		今陝西中部
鄜延路		今陝西北部
涇原路		今甘肅東北部
鳳翔路		今陝西西部及甘肅東
臨洮路		今甘肅南部
汴京路		今河南西部

廣西 廣西大部及廣東西部

大名路	今直隸南部及山東河南各一部
咸平路	今奉天中部

五 苗劉之變一

苗劉
劉正彥
康履
藍珪

苗劉擁
兵入行
宮
遜高宗
退位

帝之遷臨安也，以王淵為有定策功，命簽書樞密院事，淵本無大勛，一旦超居諸將右，將士悉懷不平，而苗傅劉正彥自負世將，尤憤憤，正彥兼以招降劇寇，功高賞薄，怨上，二人因深相結納。是時宦者康藍履珪皆貴寵用事，履尤妄作威福，陵忽諸將。會上將臨浙觀潮，內侍盛飾供張，傅等怒叱之曰：「汝輩使天子顛沛至此，今猶敢爾耶？」中大夫王世修亦疾宦官，言於正彥，正彥曰：「會當共誅之。」因相與密謀，先殺王淵，然後盡誅宦者。議既定，世修伏兵城北橋下，俟淵退朝，摔而殺之。傅正彥即擁兵至行宮，分捕諸宦官，皆殺之。上登樓問故，傅厲聲對曰：「天下生靈，肝腦塗地，止緣中官橫恣故耳，不斬康履，臣不還營也。」上不得已，執履付之，傅等即磔諸樓下，軍士猶不肯退。帝命宰相朱勝非縋樓下，曲諭之。傅更進曰：「陛下不當即大位，淵聖若還，何以處之？」上乃下詔，遜位於皇子昀，而請隆祐太后垂簾聽政。太后出諭傅等曰：「強敵壓境，

皇子即位

中外岌岌，吾一老婦人，抱三歲兒決事，其何以令天下耶！
「今日政須大臣果決，相公何無一言。」勝非還白上曰：「二將忠有餘而學不足，正可緩之以爲後圖。」於是皇子即位，而尊上爲睿聖仁孝皇帝，遷居別宮，大赦改元，加傅爲武當軍節度使，正彥爲武成軍節度使。

朱勝非目擊賊人陵逼乘輿，不能奮身紓難，維樓往返，徒代賊人傳言，未聞有所捍掇，已乖大臣安危相倚之義，及隆祐太后出門宣諭，義正辭嚴，勝非在側，使能引伸曉解，示以禍福，安見不可折羣賊之氣，以杜逆謀。乃始終箝口不語，雖聞太后誚譏，尙爾默然，轉請高宗手書禪詔，致成廢立之勢，誠不知其是何肺腑，卽云委蛇求濟，以徐圖匡復，或亦權宜應變之方，顧事已經旬，並無討賊之計，又未密約在外握兵諸將，以協力勤王，使非張浚諸人，慷慨誓師，速爲匡復，勝非將遂安心坐視耶。觀其所建白，不過曰引賊黨同奏，以弭其疑，舍此別無籌畫，是惟知一身免禍，于國事究何所賴。繩以春秋之法，亦豈能逃同惡之誅乎。

①【臨安】今浙江杭縣。②【徽越】徽州，今安徽歙縣，越州，今浙江紹縣。③【朱勝非】高宗

時宰相，初汪黃由鎮江逃至杭州，御史張澂論二人大罪二十事，乞正典刑，高宗不得已，罷潛善伯彥，而以勝非爲宰相，至是乃遇苗劉之變。

六 苗劉之變二

張浚

呂頤浩

劉光世

韓世忠

合討苗劉

梁夫人
馳至秀州

高宗反

世忠殺
苗劉伏

時張浚在平江，呂頤浩在金陵，劉光世在鎮江，約共起兵。浚以大軍未集，未敢宣言討賊。會韓世忠至常熟，將赴行在。浚聞之曰：「世忠來，吾事濟矣。」因以書招之。世忠得書，以酒酌地曰：「誓不與此賊共戴天。」至平江見浚，相持痛哭。浚大犒將士，皆感憤聽命。於是令世忠趨秀州，據餉道以待大兵之至。世忠至秀，大脩戰具。傅正彥始懼，謀諸勝非，白太后封世忠妻梁氏安國夫人，俾迓世忠。梁氏疾馳去，一日夜抵秀。頤浩浚遂以大軍發平江，上疏乞帝反正。傅等聞之震恐。勝非曰：「勤王之師，遲遲未進者，俟此間自反正耳。若俟其至，公等將置身何地乎！」傅正彥始白太后，還政於帝。勝非帥百官詣睿聖宮，親掖帝上馬，還行宮。與太后同御前殿，復以建炎紀年立皇子。真為皇太子，以傅為淮西制置使，正彥副之，而賜之鐵券以安其志。已而頤浩及浚兵次秀州，諭諸將曰：「今主上雖反正，而賊猶握兵居內，事之不濟，必反以惡名加我。翟義徐敬業之事可鑑也。」進次臨安，賊將苗翊馬柔吉拒戰。世忠瞋目大呼，挺刃突前，翊眾辟易，遂大潰。南走。傅正彥以精兵二千，夜開涌金門遁。頤浩浚至行在，執傅黨王世修等盡

誅之。傅正彥謀據八閩，世忠引兵討之，傅等逆戰敗走，爲野人所執，遂斬於臨安。朱勝非乞罷，許之，以呂頤浩代爲宰相。於是內亂始靖。

苗劉之變，雖若於全局無所損益，而南宋偏安之局，實於是役決之。何者？太祖擁立於諸將之手，故生平最忌武臣，抑武右文，傳爲家法，雖當喪敗之餘，猶斤斤以此爲大事。高宗天資陰刻，益不喜將帥之建大功，得士心，重以苗劉之變，幾爲周赧漢獻之續，復辟以還，痛定思痛，所刻刻猜防者，惟此一事而已。故岳飛功最高，則殺之；韓世忠助伐次於飛，則廢棄之；若張俊之卒伍庸才，劉光世之遇敵奔潰者，則始終恩眷，不少替焉。嗟夫人主方持此心以馭其臣，而南宋之臣民，願猶望神州之光復也，夫亦可傷也哉。又按高宗復位後，次年皇太子薨卒，高宗遂無子。

①【平江】今江蘇吳縣。②【金陵】今江蘇江寧縣。③【鎮江】今江蘇丹徒縣。④【常熟

】今江蘇常熟縣。⑤【秀州】今浙江嘉興縣。⑥【梁夫人】名紅玉，本京口妓，韓世忠妻，以爲妻，世

稱梁夫人，世忠與金人戰於金山，夫人親執桴鼓以助戰。⑦【八閩】福州、興化、建寧、延平、汀州、邵武、泉

州、漳州，謂之八閩，均在今福建省。

第二章 金之南侵

一 金兵渡江深入

金人三
次入寇

江西之
敗

建康之
敗
呂頤浩
進航海
之策
金兵入
臨安

金之初用兵於中原也，種人苦南土之炎歎，秋高則內寇，春暮則北歸，歇夏歲以爲常。其主兵將帥，前則粘沒喝，後則兀朮，而兀朮之雄勇，較諸粘沒喝尤爲過之。建炎三年七月，粘沒喝旣歸，兀朮復大起河朔兵馬南侵。時則呂頤浩杜充并爲宰相，頤浩在政府，而充則外總兵柄，開府建康，韓世忠守鎮江，劉光世守池州，皆受充節制者也。充性嚴急而無謀，諸將皆輕之。光世尤與充不協，詔移屯江州，扈隆祐太后。以太后在洪州故也。兀朮旣大舉南侵，遂分兵兩道，一自滁和入江東，一自蘄黃入江西。帝在金陵聞之，急歸臨安，甫數日，又如越州。光世在九江，日置酒高會，不以兵事置意。金人渡江已三日，人無知者，一日突至城下，光世竟棄城遁走。太后聞變，奔虔州，虜盡陷江西諸州。兀朮亦由和州南渡，至建康，杜充戰敗，遂舉城以降。帝聞之，語呂頤浩曰：「事迫矣，若何？」頤浩以航海之策進，上然之，遂如明州，治海舟爲避敵計。兀朮入獨松關，語其下曰：「南朝若以羸兵數百守者，吾豈能飛渡哉？」遂乘勝入臨安，遣其將富埒渾以精騎渡浙，追帝，帝急乘樓船入海，虜進破明州，屠其民，以舟師追帝，弗及而還。其在江西

者，又西犯湖南，陷潭州，屠其城而去。是役也，東盡浙海，西至長沙，南訖五嶺，士民之被其荼毒者，以數千萬計，開闢以來，未有之巨變也。四年二月，江南地氣早煖，虜不能堪，乃班師北歸，焚臨安城，子女玉帛，悉括之以去，以輜重遵陸不便，乃以舟師，取道秀州入長江。

呂頤浩與諸將議遷都時，即有且戰且避之說，其胸中早存航海一著，以為長算。至是遂進策請行，無論他日章安之迫，幾不免于禍，而風濤漂泊，詎可久居，所謂萬全之地，顧如是邪？又况奔逃跋涉，出入無時，實已損威失重，乃猶自翊為兵家之奇，亦庸陋不知恥矣。頤浩處苗劉之變，綽有遠謀，張浚亦稱其能斷大事，何後前之不相稱若此，豈其才識僅能集羣策以成事，而不足獨當一面耶。

- ①【建康】故城在今江蘇江寧縣南。
- ②【鎮江】即今江蘇丹徒縣。
- ③【池州】今安徽貴池縣。
- ④【江州】今江西九江縣。
- ⑤【洪州】今江西南昌縣。
- ⑥【滁和】滁州，今安徽滁縣，和州，今安徽和縣。
- ⑦【蘄黃】蘄，今湖北蘄春縣，黃，今湖北黃岡縣。
- ⑧【金陵】今江寧縣。
- ⑨【臨安】今杭州。
- ⑩【越州】今浙江紹興縣。
- ⑪【九江】今江西九江縣。
- ⑫【虔州】今江西虔南縣。
- ⑬【和州】今安徽和縣。
- ⑭【明州】今浙江鄞縣。
- ⑮【獨松關】地名，在今浙江餘杭縣西北七十五里。

①〔潭州〕今湖南湘潭縣。②〔長沙〕今湖南長沙縣。③〔五嶺〕即大庾、越城、萌渚、騎田、都龐五嶺，在兩廣雲貴間。

二 韓世忠金山之捷

韓世忠
金山之
戰

梁夫人
親執桴
鼓，兀
尤敗
走黃天
蕩
岳飛新
城之捷

兀尤至江上時，韓世忠駐軍鎮江，以八千人屯焦山寺，遏其歸路。兀尤欲濟江，乃遣使通問，且約戰期。世忠許之，因謂諸將曰：「此間形勢，無如金山龍王廟。」乃先遣百人伏廟中，百人伏岸側，戒之曰：「聞江中鼓聲，則急起合擊之。」敵果至，有五騎趨廟，伏兵起，獲其二騎，其三騎遁去，有衣紅袍者，墜而復乘，即兀尤也。既而合戰江中，世忠妻梁氏親執桴鼓，大敗金兵，俘獲甚衆，兀尤壻龍虎大王亦在俘虜中。兀尤懼，請盡歸所掠，假道過江。世忠弗許，益以名馬，又弗許，遂泝流西上。世忠循北岸，虜循南岸，且戰且行，將至黃天蕩，復大敗之。兀尤窘甚，或進策曰：「老鶴河故道雖堙，然鑿之可達秦淮。」兀尤從之，一夕渠成，長三十餘里，遂趨建康而去。岳飛以三千人邀擊於新城，又大破之。虜復趨淮西，世忠據黃天蕩以邀之。兀尤已窮蹙，累遣使祈哀，世忠要以還兩宮，復疆土。兀尤語塞，金人皆不習水戰，會有閩人王姓者，爲虜謀，教以土鋪舟中，穴船板

南軍有人

以權槩，俟風息乃出，且以火箭射南軍箬篷，則不攻自破，兀朮從之，世忠果大敗，虜得從容北去。然自是知南軍有人，且憚長江風濤之險，不敢復言渡江矣。

註

①〔江上〕即鎮江，今江蘇丹徒縣。

②〔焦山寺〕在今江蘇丹徒縣東九里大江中。

③〔金山

〕在丹徒西北，舊在江中，今南面沙漲成陸。

④〔黃天蕩〕在江蘇江寧縣東北。

⑤〔老鵝河〕今名

新河，在黃天蕩南。

⑥〔秦淮〕河名，源出江蘇溧水縣，西北流貫江寧城，又西北入大江。

⑦〔新城〕

今江西黎川縣。

三 張浚富平之敗

金人四次南寇

兀朮之歸自江南也，時張浚宣撫川陝，浚以金兵猶據淮上，恐其復擾東南，謀所以牽制之者，欲分道出同州鄜延，以擣其虛。兀朮聞之，遂大舉西侵。浚聞其將至，檄召熙河、秦鳳、涇原、環慶四路軍馬，及吳玠之兵，合四十萬人，馬七萬匹，以熙河帥劉錡為總統，迎敵決戰。王彥諫曰：「陝西兵將，上下之情未通，若有不利，則五路俱失矣，不若且屯利闡興洋，以固根本，敵入境則檄召諸路來援，縱有不捷，未為大失。」劉子羽亦力言未可，浚曰：「吾甯不知此，顧東南方急，不得不為此耳。」吳玠、郭浩皆曰：「敵鋒方銳，

張浚合兵迎戰

趙哲不
戰而走

關陝不
可收復

宜各守要害，以須其弊。」亦不從。軍次富平，劉錡會諸將議戰。玠曰：「兵以利動，今地勢不利，未見其可，當擇高阜據之，使不可敗。」諸將皆曰：「我衆彼寡，且前有葦澤，彼雖有鐵騎，勢無所施，何畏於彼，而先徙壘以示弱乎？」遂戰。金人與柴囊土，盡填諸澤，淖爲平地，進薄我師。劉錡身先將士，直前對敵，搏戰方酣，勝負未分，而敵以饒騎蹙趙哲軍，哲不戰而走，諸軍從之大潰，死者十餘萬。關陝大震。浚時駐邠州督戰，既敗，退保秦州，召趙哲至，數其罪而斬之。自是而關陝永淪左衽，不可收復。論者咎浚之輕師失律云。

評

南度之初，關中雖數被蹂躪，然虜兵倏去倏來，未嘗久居，關陝吏民，依然爲朝廷守也。浚既勒兵勤王，誅苗劉，復帝位，帝甚倚任，浚言中興當自關陝始，詔卽以浚爲川陝京湖宣撫處置使，聽便宜黜陟，置幕府於秦州，經略西北。於是辟劉子羽參議軍事，趙開爲隨軍轉運使，專總四川財賦。（開爲宋室才臣，長於綜覈，於食貨算無遺策，雖喪亂之餘，軍用不可勝計，而財力常沛然有餘，民間亦不知有供億之苦。）麾下諸將如吳玠、吳玠兄弟，皆一時名將，名亞岳韓，使浚能知人善任，持重擇利，則進可經略中原，退亦可分金人南下之勢，何至一敗塗地，幾舉全蜀而喪敗之哉！論者謂宋之終於偏安者，非獨高宗與汪黃秦檜之罪，而

張浚之輕躁寡謀，喪師辱國，亦不能辭厥咎焉。一敗於富平，而喪師十餘萬；再潰於江上，而喪師幾十萬；三敗於符離，而喪師十八萬；三戰三北，而宋不復能北顧中原矣。講學家以南軒之故，曲為魏公開脫，門戶之見，豈公論哉！

①【同州】今陝西大荔縣。②【鄜延】治延州，今陝西膚施縣。③【熙河秦鳳涇原環慶】熙

河，今甘肅狄道縣，秦鳳，今甘肅天水縣，涇原，今甘肅平涼縣，環慶，今甘肅慶陽縣。④【富平】今陝西富

平縣。⑤【邠州】今陝西邠縣。⑥【秦州】今陝西南鄭縣。⑦【江上符離】江上，今江蘇丹徒，符

離，今安徽宿縣，兩役俱詳下文。

四 吳玠和尚原之捷

張浚之敗於富平也，關隴六路，盡沒於金，為宋守者，僅階、成、岷、鳳、洮五州，及鳳翔之和尙原，隴州之方山原而已。吳玠自富平戰後，即收散卒，保和尚原，積粟繕兵，列柵為死守計。或謂玠宜退屯漢中，扼蜀口以安人心，玠曰：「吾在此，虜決不敢越我而進，是正所以保蜀也。」終不肯退。玠在原上，軍令嚴肅，秋毫無犯，民感其惠，常夜輸芻粟助之。金人怒，伏兵邀殺，且令為保伍法，犯者相連坐，而民間冒禁輸送如故。於時玠兄弟止

吳玠退
保和尚
原

金人五
次入寇

駐隊矢

吳玠大破金兵

兀朮雖鬚髯遁

有散卒數千，而朝命隔絕，人無固志，有謀劫玠北降者，玠知之，召諸將歃血盟誓，勉以忠義，衆皆感泣，願盡死力。既而兀朮會諸帥之師十餘萬，造浮梁跨渭，自寶雞結連珠砦，壘石爲城，夾澗與玠軍相持。金自起塞外，狃於常勝，及與玠遇，每戰輒北，憤甚，進薄和尚原，志在必取。玠與弟璘，選神臂弓，命諸軍更番迭射，號駐隊矢，連發不絕，繁如雨注，虜兵稍卻，則以奇兵旁擊，更絕其餉道，度虜已困，且將遁，設伏於神岔溝以邀之。虜果至，伏發，遂大亂。玠自後縱兵夜擊，金兵大敗，兀朮中二流矢，僅以身免，亟薙其鬚髯而遁。金人自入寇已來，未有如斯役之大創者，蜀地所由保全，而長江上下游皆恃以無恐者，斯役實有力焉。

註 ①〔關隴六路〕渭秦鳳，環慶，涇原，鄜延，熙河，河東也。 ②〔階成岷鳳洮〕階，今甘肅武都縣，成，今

甘肅成縣，岷，今甘肅岷縣，鳳，今陝西鳳縣，洮，今甘肅臨潭縣。 ③〔鳳翔〕今陝西鳳翔縣。 ④〔和尚原

〕在今陝西寶雞縣西南。 ⑤〔隴州〕今陝西隴縣。 ⑥〔方山原〕在今隴縣西南。 ⑦〔漢中〕今

陝西南鄭縣。 ⑧〔寶雞〕今陝西寶雞縣。 ⑨〔神岔溝〕在今陝西隴縣南吳山下。

五 吳璘仙人關之捷

金人六次入寇

吳璘別營仙人關殺金平

拔刀畫地

姚仲登樓酣戰

和尙原戰後，虜之不敢窺蜀者數年。既而復引兵來，自兀朮以下，皆攜妻孥至，期於必取全蜀。及劉子羽敗於饒風關，和尙原遂爲兀朮所破。初和尙原戰後，吳玠命其弟璘守和尙原，玠慮餉道不繼，而金人必復深入，且其地去蜀遠，乃命璘別營仙人關，名之曰殺金平，移兵守之。至紹興四年三月，兀朮復與諸帥合兵十萬，由和尙原進犯蜀境，擊厓開道，循嶺東下。玠自以萬人當虜衝，檄璘自武階入援。璘以書抵玠，謂殺金平地勢闊遠，前陣散漫，後陣阻隘，宜益脩第二隘，示必死戰，然後可以必勝。玠從之，急治第二隘。璘突圍轉戰，七晝夜始得與玠會。虜首攻玠營，玠擊走之；又以雲梯來攻，楊政以撞竿碎其梯，刺以長矛，虜死者無算。諸將有請別擇地者，璘拔刀畫地曰：「死則死此，退者斬。」金軍分爲二隊，兀朮陣於東，韓常陣於西。璘率銳卒介其間，右繞左縈，隨急而應。戰久，璘軍少憊，急屯第二隘。金生兵踵至，人被重鎧，鐵鈎相連，魚貫而上。璘以駐隊矢迭射，矢下如雨，死者層積。金兵踐而登，撤離喝駐馬四視曰：「吾得之矣！」翌日，命攻西北樓，姚仲登樓酣戰，樓傾，以帛爲繩，挽之使正。金人用火攻樓，仲以酒缶撲滅之。玠遣將田晟，以長斧大刀，左右縱擊，明炬四山，震鼓動地，達旦戰猶未息。諸將王武

金人敗退

等，率銳士馳入金營，四面奮擊，射韓常，中其左目，虜始宵遁。是役也，金兵雖入興元，仍爲宋所敗，得不償失，兀朮知璘玠兄弟終不可犯，乃還據鳳翔，授甲士屯田，爲久留計，自是不敢更輕動矣。

註

①〔饒風關〕在今陝西石泉縣西。

②〔仙人關〕在今陝西鳳縣西南。

③〔武階〕在今甘肅

狄道縣東。

④〔雲梯〕攻城之具，以大木爲牀，下施六輪，上立二梯，各長二丈餘，中施轉軸，車四面以生

牛皮爲屏蔽，內以人推進，及城則起飛梯於雲梯之上，以窺城中。

⑤〔興元〕今陝西南鄭縣。

⑥〔鳳

翔〕今陝西鳳翔縣。

六 金人立劉豫

劉豫小史

劉豫者，景州阜城人也，元符中舉進士，少無行，嘗盜同舍生金孟紗衣，爲言者所擊，初爲河北提刑，金人南侵，豫棄官走。建炎初，高宗命知濟南府，時山東多盜，豫不願行，請易東南一郡，執政不許，豫忿而去。及金兵至山東，豫遂叛降金，金人始得中原，懼民心之不順也，乃册立豫爲大齊皇帝，奉金正朔，父事金主，豫卽位，都於大名府，領有河南山東地，既又遷汴，以張孝純爲宰相，子麟爲提領諸路兵馬，知濟南府，又置招誘使於

金立劉豫爲帝

中原盡
屬於豫

李成據

襄陽太

楊太據

劉豫會
寇金兵南

趙鼎請
征高宗親

金兀朮
黎陽觀

楊沂中
藕塘之捷

宿州，以榜旂招誘逋逃者，及金敗張浚得陝西地，復以歸之，而中原之地，乃盡屬於豫。金人之意，名為立藩輔，實則欲以中國疲中國也。時江淮湖襄以及閩越嶺表，悉為盜藪，最著者有李成、楊太等，成據襄陽，太據洞庭，皆北與豫通。太欲順流東下，成欲自江西趨浙，與太會。高宗聞之，命岳飛為荆湖江西制置使，遂破李成，復襄陽等六郡。劉豫聞之懼，乞師於金，兀朮率師助之，豫遣其子麟及姪猊，各將兵會金人南下，騎兵自泗攻滁，步兵自楚攻承州。高宗以宰相趙鼎言自將親征，此為高宗進戰之第一次。會韓世忠大敗金人於大儀，高宗氣益奮，暴劉豫罪逆於六師，岳飛又敗金兵於廬州，金兵乃引還。高宗以趙鼎與張浚二人並相，而使岳飛平定楊太，鎮襄陽以圖中原，又命張浚屯盱眙，韓世忠屯楚州，捍禦長淮，聲劉豫之罪，將進兵討之。豫大懼，告急於金，請先出師南侵，而乞師救援。時金主晟卒，太祖之孫亶新立，不許豫請，而遣兀朮提兵黎陽以觀衅。豫僉鄉兵三十萬，分三道進攻，麟由壽春攻合肥，猊由紫荊山攻定遠，別將孔彥舟由光州攻六安。宋將劉光世在廬州禦劉麟，殿前統制楊沂中大敗劉猊於藕塘，追至壽州，北方大恐。金人聞豫敗，遣使來詰其狀，遂有廢豫之意。

宋失其政，金人乘之，俘其人民，遷其寶器，效耶律德光故事，立其臣爲君，背倫紀而獎亂賊，莫甚於斯。舉矣。金人固無足責，而張邦昌劉豫皆以衣冠之士，忘恥事仇，以煪一朝之富貴，此卓莽之所不屑爲，而中朝士大夫相率背君親而仕於其朝，世道人心，尙可問乎！

註 ①【阜城】今直隸阜城縣。 ②【濟南府】今山東歷城縣。 ③【大名府】今直隸大名縣。 ④

【宿州】今安徽宿縣。 ⑤【襄陽】今湖北襄陽縣。 ⑥【洞庭】湖名，在湖南境，長二百里，廣百里。

⑦【泗】今安徽泗縣。 ⑧【滁】今安縣滁縣。 ⑨【楚】今江蘇淮安縣。 ⑩【承州】今江蘇高郵縣。

⑪【大儀】鎮名，在江蘇江都縣西七十里。 ⑫【廬州】今安徽合肥縣。 ⑬【盱眙】今安徽盱眙縣。

⑭【黎陽】故城在今河南濬縣東北。 ⑮【壽春】今安徽壽縣。 ⑯【合肥】今安徽合肥縣。

⑰【紫荆山】在今安徽壽縣東北。 ⑱【定遠】今安徽定遠縣。 ⑲【光州】今河南潢川縣。 ⑳

【六安】今安徽六安縣。 ㉑【藕塘】在安徽定遠縣東。 ㉒【壽州】卽今壽縣。

七 韓世忠大儀之捷

當劉豫合金兵南下，圍攻楚州，朝命張俊往救，俊辭不行，詔劉光世督諸軍救之，書催光世進兵者五，光世畏蕙不進，楚州遂破，已而金兵南下，韓世忠屯維揚，使統制解元

楚州失陷

韓世忠
撤竈移

大儀之
戰

一日十
三戰

中興武
功第一

守承州，當金步卒，而親提騎兵駐大儀，以當金騎兵，伐木爲柵，自斷歸路，示士卒以必死。會魏良臣使金過揚，世忠命軍中撤竈，以給良臣，謂奉詔移屯平江，良臣信之。既行，世忠卽上馬，令軍中曰：「視吾鞭所向。」於是移軍趨大儀，勒五陣，設伏二十餘所。約曰：「聞鼓聲則齊起奮擊。」金帥見良臣，知世忠已南渡江，則大喜，卽引兵至江口，距大儀五里。世忠麾旂鳴鼓，伏兵四起，旂色與金旂相雜，虜兵大亂。世忠令背嵬軍各持長斧入陣，上搃人胸，下斫馬足。時久雨初霽，金兵多陷泥淖中，不得出。世忠麾勁騎四面蹂躪，虜人馬死傷無數，擒其大將二百餘人。而世忠別將董旼亦擊敗金兵於天長之鷓鴣橋。元至承州，決河灌金營，而設伏以待之。一日十三戰，相持未決。世忠使成閔往援，復大破之。所俘獲萬計，追奔至淮上，金兵驚亂，不復能成列，相蹈藉溺淮死者甚衆。論者謂此役爲中興武功第一，金人自經此大衄，始有求和之志。趙鼎奏金人遁歸，宗社之福，尤當博采羣言，措置守禦，以終恢復之業，上優詔答之。

評

南渡將諸世以張韓劉岳並稱，然當時始終未嘗敗衄者，獨一岳飛耳。韓世忠雖時見失利，而戰功尙

可指數，至張俊輩之少著微勞，不過削平內地羣盜，其與金人遇，未嘗不望風鼠竄也。卽如楚州之役，張俊

卽畏縮辭避，至五降御札，而光世訖不奉行，逮後劉麟要金師南下，光世坐視遷延，棄廬州不守，反告趙鼎以何事爲他人任患，幾有無君之心，高宗不能明抵其罪，光世得以榮寵俸終，而史官亦概以中興佐命目之，無識甚矣。

註

①〔楚州〕今江蘇淮安縣。

②〔維揚〕今江蘇江都縣。

③〔承州〕今江蘇高郵縣。

④〔大

儀〕在江都西七十里，與安徽天長接界。

⑤〔平江〕今江蘇吳縣。

⑥〔背嵬軍〕北人呼酒瓶爲嵬，

大將之酒瓶，必令親信人負之，故韓岳皆取爲親隨軍之名，當時最稱健銳。⑦〔鴟口橋〕在今天長縣。

八 岳飛削平羣盜

初，江漢以南，羣盜并起，而以李成楊太爲最強，成據襄樊，太據湖湘，皆與逆豫遙相應援，行朝稍暇，始議征討之策，岳飛奏襄陽六郡，爲恢復中原門戶，今當先定襄樊以除心膂之患，然後加兵湖南，殄滅羣盜，遂詔以飛爲荆南制置使，飛帥師濟江，中流顧將士曰：「飛不滅賊，誓不涉江矣。」旣而盡復襄樊六郡，李成北走依劉豫，尋詔飛以清遠軍節度使，南征楊太，飛時年三十二，中興諸帥建節，未有如飛之年少者，飛至湖南，所部皆西北人，未有習水戰者，而楊太恃洞庭之險，衆皆難之，飛曰：「兵無常勇，顧用

岳飛請
復襄樊
六郡

岳飛征
楊太

八日而捷音至
岳飛傳

運用之妙存乎一心

用兵在先定謀

太行山之戰

之何如耳。」乃先招降太黨黃佐，開誠御之，佐感泣，誓以死報。會張浚召飛旋師，欲俟來年進兵，飛袖地圖示浚曰：「已有定畫矣，都督能少留八日，可觀飛破賊。」浚曰：「何言之易耶？」飛曰：「王瓌以王師攻水寇則難，飛以水寇攻水寇則易，今因敵將用敵兵，奪其手足，離其腹心，使之孤立，而以王師乘之，八日之內，必成擒矣。」浚曰：「善！」果八日而捷音至。岳飛相州湯陰人，字鵬舉，少負氣節，家貧力學，尤好左氏春秋，及孫吳兵法，生有神力，未冠，挽弓三百斤，學射於周同，能左右射，同死，朔望設祭，終其身，父和義之曰：「汝爲時用，其徇國死義乎？」宣和時，應募從戎，金人入寇，隸宗澤麾下，數有功，澤大奇之，授以陣圖，飛謝曰：「陣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澤是其言，旋詣河北招撫使張所，所待以國士，問曰：「君能敵幾何？」對曰：「勇不足恃，用兵在先定謀，欒枝曳柴以敗荆，莫敖采樵以致絞，皆謀定也。」所矍然曰：「君非行伍中人也。」命從王彥，渡河至新鄉，金兵盛，彥不敢進，飛獨引所部鏖戰，奪敵纜而舞，諸軍爭奮，遂拔新鄉，夜屯石門山下，或傳虜大至，一軍皆驚，飛堅臥不動，虜卒不來，飛引兵益北，入太行山，復遇敵，大戰，飛單騎持丈八鐵槍，刺虜帥黑風大王墜馬，虜大奔，飛

岳飛

遂名震河南北。至是破李成，擒楊太，盡滅江漢羣盜，金人畏之，皆呼爲岳爺爺。

註 ①〔襄樊〕襄今湖北襄陽縣，樊卽樊城，在襄陽縣北。 ②〔湖湘〕洞庭及湘江也，皆在湖南境。

③〔襄樊六郡〕謂襄陽、隨、鄖、唐、鄧、信陽也。 ④〔湯陰〕今河南湯陰縣。 ⑤〔欒枝〕春秋晉人，晉與

楚戰於城濮，枝使與曳柴僞遁，楚師馳逐，晉人橫擊之，楚師大潰。 ⑥〔莫敖〕春秋楚人，武王時伐絞，請

無扞采樵者以誘之，覆諸山下，大敗之。 ⑦〔新鄉〕今淮南新鄉縣。 ⑧〔石門山〕在河南滎澤縣西

北。

九 劉豫之廢

劉豫喪師

岳飛離間

岳飛既平羣盜，詔張浚撫師淮上，以圖中原。使韓世忠屯楚州，張俊屯盱眙，劉光世屯合肥，岳飛守襄陽，榜逆豫罪狀，尅期進討。劉豫大懼，乞援於金，不得請，遂自僉鄉兵三十萬人寇，兵至安徽藕塘，爲楊沂中所敗，追至壽州，北方大震。金人怒豫喪師，遂有廢豫之志。初豫之得立也，由於粘沒喝，兀朮志在兼并中原，弗善也。旣而粘沒喝以破讒失兵柄，憂鬱死。兀朮專政，遂決意廢豫，取河南、陝西地。會岳飛遣間齎書詣豫，約同誅兀朮，而故洩其書，兀朮大驚，卽持白金主，金主命兀朮撻懶，僞稱南侵以襲之。將至汴

金人廢劉豫

岳韓請乘機北伐不報

使人召劉麟議事，麟至，磨騎翼而擒之，遂馳入汴京。豫方習射講武殿，兀朮從三騎突入東華門，逼豫出見，因執其手，偕至宣德門，強乘以羸馬，露刃夾之，囚諸金明池。翌日集百官宣詔廢豫為庶人，詔語略曰：「建爾一邦，迨茲八稔，尙勤兵戍，安用國為？」豫既廢，金人置行臺尙書省於汴，盡括宮省金帛，得金百二十餘萬，銀千六百餘萬，錢絹稱是，於是汴京之菁華盡矣。時紹興七年十一月也。岳飛奏請乘廢豫之際，擣虜不備，長驅以取中原，韓世忠亦上疏言機不可失，請全師北討，皆不報。

註

①【淮上】即楚州，今江蘇淮安縣。

②【楚州】今淮安縣。

③【盱眙】今安徽盱眙縣。

④【壽

合肥】今安徽合肥縣。

⑤【襄陽】今湖北襄陽縣。

⑥【藕塘】鎮名，在今安徽定遠縣東。

⑦【壽

州】今安徽壽縣。

⑧【汴】今河南開封縣。

⑨【金明池】在今開封縣。

第三章 秦檜之主和

一 和議之初成

劉豫之廢也，上皇與鄭太后卒於五國城，已數年矣。帝數遣王倫使金，為奉迎梓宮使，求返梓宮，並乞河南地以和。於是時趙鼎為相，與張浚力主戰守，及紹興八年罷趙鼎，

相秦檜復

秦檜忽自虜中歸

祈請使

二策可聳動天下

秦檜罷相

復以秦檜爲相；而和議於是起矣。檜字會之，江寧人。政和中登進士第，歷官御史中丞。初，金人之議立張邦昌也，檜進狀力請立趙氏子孫，忤虜帥意，被執北去。天下方歎其忠。建炎四年，檜忽偕其妻王氏自虜中航海南歸，至行在，自言殺監己者，奪舟而來。朝士多疑之，惟宰相范宗尹力薦其忠。帝命檜先見宰執，檜首言如欲天下無事，當使南人歸南，北人歸北，又奏所草與金帥撻懶求和書。帝語宰相曰：「檜樸忠過人，朕得之喜而不寐，蓋既知二帝母后消息，且得一佳士也。」遂命爲禮部尙書。未幾進參知政事。始朝廷雖數遣使如金請還二帝，歸故地，金人不許，然猶且戰且守，其專意解仇媾和，則實自秦檜始。檜初由宗尹得進，既得志，則反擠之。宗尹遂罷相。檜覬其位，揚言曰：「我有二策，可聳動天下。」或請其說，則曰：「今未遂相位，不可行也。」帝微聞之，遂命檜爲尙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院事。檜既執政，遂陳二策，謂當以河北人還金，中原人還劉豫。帝曰：「若是則朕亦北人也，將安所歸？」檜語塞，已而呂頤浩勸帝親征劉豫，恢復中原，檜以其有礙和議，並欲傾頤浩而去之。頤浩怒，風御史黃龜年劾其專主和議，沮恢復大計，乃罷檜政事，榜其罪於朝堂，示不復用。此紹興初年

張浚薦

秦檜復

胡銓抗
和議初
成

事也。逾數年，以與金和議，稍稍復檜官。張浚又薦之，乃復漸用事。及紹興七年，金人獻劉豫，撻懶欲以豫領之河南陝西地歸宋，蒲魯虎贊成之，遂遣使偕王倫至宋，宋乃罷趙鼎，以檜為相。檜因復遣王倫如金，定和議。金以張通古為江南詔諭使，與倫偕至臨安，以詔諭為名，許歸河南陝西地，且持封冊，要帝親拜受。而朝論洶洶，皆咎檜欺君辱國，欲擊殺通古，樞密院編修官胡銓，至抗疏請斬王倫。秦檜以謝天下。檜懼生變，力排言者，銓等貶謫有差。高宗竟屈體受之，使倫如金受地，而和議遂成。時紹興九年也。

○ 秦檜自金挈挈而歸，為逃為縱，俱不足深論。惟是高宗之懷安厭兵，與不願徽欽返國，端倪早已流露，

以檜之奸，必更能窺測隱微，故首以求和書草為對。高宗一見，即許為樸忠，稱為佳士，固已墮其術中。其後河北人歸金，中原人歸豫之說，以叛逆僭竊之劉豫，公然視為與國，其心已不可問。高宗能燭其奸，而正斥之，尚非闡於事理者，乃方罷斥，示不復用，未數年，又使代張浚為相，柄用如初，聽其誤國而不悔，其故何者，良由和議之說，深中高宗隱微，遂不肯終於擯棄，雖一時之榜罪朝堂，第為衆議所迫，而非其本懷耳。

○ 五國城 在今吉林東北依蘭臨江一帶地方，依蘭縣治旁，今尚有徽宗墓。

○ 梓宮 天子之棺也。

○ 江寧 今江蘇江寧縣。

○ 臨安 今浙江杭州。

金人敗盟之由

金兵八次南寇

岳飛經略京西

太行忠義社京西之捷蔡州之捷穎昌之捷

二 金人之敗盟

金人之歸我河南陝西地也，本撻懶之謀，欲結宋人以增勢力，故許宋和而韓喇布及兀朮皆以爲不可，且言撻懶有陰謀，金主亦疑之。會撻懶等謀反，事覺被誅，金人遂決議敗盟，大閱國中兵於祁州，執王倫而分道南侵。兀朮自黎陽趨河南，撒離喝自河中趨陝西，分兵略取諸郡，於是兩京守臣皆以城降。秦檜聞之甚懼，使其黨馮楫入探上意，謬請起張浚視師，上正色曰：「朕寧覆國，不用此人。」楫報檜，檜知上之未厭己也，意始安。時朝廷正置戍河南，又遣將屯陝西，及金兵至，吳玠禦之於扶風，劉錡拒之於順昌，韓世宗迎之於海州，帝復命岳飛經略京西，賜以札曰：「設施之方，一以委卿，朕不爲遙制也。」飛遣其將王貴、牛皋、楊再興、李寶等向西京，暨經略汝穎、陳、蔡諸郡，又命梁興渡河，糾太行忠義社，取河東河北州郡，又遣兵東應劉錡，西援郭浩，而自將大軍，長驅以圖中原。臨行，密疏言先正國本以安人心，然後巡幸金陵武昌諸郡，不常厥居，以示不忘復仇之意。既而李寶、牛皋相繼捷於京西，飛自引兵復蔡汝兩州，張憲破韓常於穎昌，復淮寧府，張應復西京，郝晟復鄭州，楊遇復南城軍，京西州縣無復爲虜。

西京之捷 鄭州之捷 海州之捷 宿州之捷

劉錡往 成東京

守者，而韓世忠亦克海州，張俊將王德又下宿州，金將在亳州者，聞德至皆棄城遁去。建炎以來，未有如是役之頻奏大捷者也。

註

①〔祁州〕今山西祁縣。 ②〔黎陽〕故城在今河南濬縣東北。 ③〔河中〕今山西永濟縣。

④〔扶風〕今陝西扶風縣。 ⑤〔順昌〕今安徽阜陽縣。 ⑥〔海州〕今江蘇東海縣。 ⑦〔西京〕

今河南洛陽縣。 ⑧〔忠義社〕兩河之失，河北民皆聚太行山中，據險設砦，與虜相抗，自號忠義社。 ⑨

〔先正國本句〕因太子尊卒後，儲位久虛，故請建儲；先正國本。 ⑩〔金陵〕今江蘇江寧縣。 ⑪〔武

昌〕今湖北鄂城縣。 ⑫〔蔡汝〕蔡州，今河南汝南縣，汝州，今河南臨汝縣。 ⑬〔潁昌〕今河南許昌

縣。 ⑭〔淮寧〕今河南淮陽縣。 ⑮〔鄭州〕今河南鄭縣。 ⑯〔宿州〕今安徽宿縣。 ⑰〔亳州〕

今安徽亳縣。

三 劉錡順昌之捷一

初金人既返我河南，朝廷以劉錡為東京副留守，帥所部往戍，至渦口，聞金背盟，已遣兵渡河據汴矣，乃舍舟登陸，一日夜行三百里，入順昌城，與知府陳規為守禦計。時將士隨錡者，皆攜孳以行，或言於錡曰：「金兵不可敵也，請以精兵遮護老稚，順流還江。」

鑿舟沉河

婦女礮刀劍

順昌之圍

折竹爲叫

南「錡曰：「吾本赴官，而東京已爲金所陷，今至此，幸有城可守，奈何棄之！」乃鑿舟沈諸河流，示無去意，置妻孥僧寺中，戒守者曰：「脫有不利，卽焚吾家，勿令辱賊手也！」於是將士皆自奮，男子備戰守，婦人礮刀劍，爭呼躍曰：「平日人欺吾軍不武，今當爲國家破賊立功，以雪此恥。」時城中守備，一無可恃，錡日夜部署，六日粗畢，而金人已涉潁至城下矣。錡設伏擒一金將，詢之，知虜軍去城三十里，夜遣兵襲之，頗有斬獲。既而葛王烏祿，以兵三萬薄城，錡大啓諸門以俟，虜疑不敢進，錡用破敵弓，翼以神臂，強弩射之，金兵死者不可勝計。時順昌被圍已四日矣，而虜兵至者益多，錡募壯士五百，夜斫其營，是夕，天欲雨，電光四起，見有辮髮者輒殲之。金人退十五里而軍，錡復募百人往，命折竹爲叫，人持其一，直至金營，電所燭則奮起擊之，電止則匿不動，百人者聞吹竹聲則聚，聲止則散。金人益不測其多寡，終夜自戰，積尸如山阜，不得已始退軍去。

註

①〔渦口〕渦水入淮之口，在安徽懷遠縣東北。 ②〔汴〕卽今開封縣。 ③〔順昌〕今安徽阜

陽縣。 ④〔葛王烏祿〕卽金世宗。

四 劉錡順昌之捷二

兀朮移
攻順昌

犍尖趨
倒

兀朮敗
走

鐵浮圖

拐子馬

金人震
恐喪魄

兀朮在東京，聞前軍之敗也，憤甚，卽索犍上馬，率十萬衆來援，至城下，召諸將，責以喪師之狀，皆對曰：「南人用兵，今非昔比，不可輕也。」兀朮怒曰：「劉錡何敢與我戰，以吾力破此城，直用犍尖趨倒耳！」下令明日會戰，錡置毒潁水上流，及草中，時天大暑，金人遠來疲弊，晝夜不解甲，人馬皆饑渴，食水草輒病，困莫能興，錡意氣閒暇，軍皆番休，方晨氣清涼，按兵不動，日晡矣，忽遣數百人，出西門接戰，俄遣數千人，出南門應之，士皆殊死鬥，入虜陣，刀斧亂下，金兵遂大北，既而大雨，平地水深尺餘，兀朮亟拔營去，錡自將追之，兀朮被白袍乘甲馬，兵皆重鎧，戴鐵兜鍪，號鐵浮圖，錡軍以鎗標去兜鍪，用巨斧斷其臂，碎其首，金又以鐵騎分左右翼，爲拐子馬，皆女真人爲之，號曰「長勝軍」，專以攻堅，戰酣然後用之，自用兵以來，所向無敵，至是亦爲錡軍所殲，兀朮所恃以橫行中原者，十喪其七八矣！論者謂自金兵犯順以來，諸將無慮數百戰，而戰最苦功最高，未有如此次順昌之捷者也。後洪皓自虜中歸，言順昌之捷，金人震恐喪魄，燕之重器珍寶，悉輦之以北，意將指燕以南棄之，苟諸將同心協力，分路進討，則兀朮可

擒，汴京可復，而王師亟還，自失機會，良可惜也！

北人使馬，惟以控縱便捷為主。若三馬聯絡，馬力既有參差，勢必此前彼卻，而三人相連，或勇怯不齊。勇者且爲怯者所累，此理之易明者。拐子馬之說，金史本紀兵志及兀朮等傳皆不載，惟見於宋史岳飛劉錡傳，本不足爲確據。况兀朮戰陣素嫻，必知得進則進，得退則退之道，豈肯羈絆己馬，以受制於人。此或彼時列隊齊進，所向披靡，宋人見其勢不可當，遂從而妄加之名目耳。即所云馬被重鎧，亦徒束縛而不能聽其騰驥之力，尤理所必無。紀事家或徂於兵車駟介之說，強爲傅會，不足當有識者一哂。千載傳訛，耳食之徒，無能究其真僞，皆爲史冊無稽之說所誤，不得不明辯之。

○【東京】即汴京。○【番休】更番休息也。○【拐子馬】註見下課。

五 岳飛朱仙鎮之捷

岳飛之規復西京也，秦檜力主和議，奏遣司農少卿李若虛，詣飛軍諭旨。班師會飛已復河南，州郡相繼奏捷，遂不聽若虛之言，而留大軍於潁昌，命諸將分道進攻，自以輕騎駐鄆城。兀朮大恐，會諸帥將并力一戰。飛曰：「虜伎窮矣。」乃日出挑戰，且罵之。兀朮怒，帥諸軍逼鄆城，飛命子雲引騎兵直貫其陣，戒之曰：「不勝先斬汝！」雲與金人

岳飛規復京西

鄆城之戰

小商橋之戰

穎昌之戰

垣曲之戰

沁水之戰

河北諸郡皆迎飛

遇，大戰數十合，殺傷無數。兀朮遂以拐子馬萬五千來，飛戒步卒，以麻札刀入陣，令勿仰視，第斫馬足，一馬仆則衆馬皆莫能興，飛自引大軍從後奮擊，遂大破之。兀朮痛哭曰：「自海上起兵，皆以此勝，今長已矣。」因復益兵十二萬，次臨穎。楊再興以三百騎與戰小商橋，殺二千人，馘其大將一，再興亦死焉。焚其尸，得箭鏃二升，飛痛惜之。張憲繼至，復戰，金人又大敗，兀朮宵遁，追奔十五里。飛語雲曰：「敵屢敗，必還攻穎昌，汝速往救之。」雲亟往，兀朮果至，守將王貴將游奕軍，雲帥背嵬軍，戰於城西，大破金兵於陣，斬兀朮婿夏金吾而還。會飛所遣將梁興，糾合太行忠義，敗金人於垣曲，又敗諸沁水，遂復衛州，斷金人往來河北山東之路。飛進軍朱仙鎮，與兀朮對壘而陣，遣背嵬軍五百奮擊，又大破之。兀朮還汴，飛檄陵臺令行視諸陵，且葺治之。時兩河豪傑李通等，帥衆歸飛，由是金人動息莫不知之。磁、相、澤、潞、晉、絳、汾、隰之境，皆期日興兵，與官軍會。其所揭旂幟，皆以岳爲號。父老百姓，爭挽車牽牛，載糗糧以餉義師，焚香迎候者，不絕於道。自燕以南，金人號令不復能行。兀朮欲僉軍以拒飛，河北無一人應募者，乃歎曰：「自吾起北方以來，未有如今日之挫衄者也。」金大將多密受旂榜，舉衆來降。韓常

直抵黃龍府與諸君痛飲

亦約以兵五萬內附，飛大喜，語將士曰：「直抵黃龍府，與諸君痛飲耳。」

註

①〔西京〕即洛陽。

②〔潁昌〕今河南許昌縣。

③〔郟城〕今河南郟城縣。

④〔拐子馬〕

馬皆重鎧，貫以韋索，三人爲聯，號鐵拐子馬，皆女真人爲之，元尤用爲勁軍，以此殺敵無算。

⑤〔臨潁〕

今河南臨潁縣。

⑥〔小商橋〕在臨潁縣南，下臨小殿河。

⑦〔垣曲〕今山西垣曲縣。

⑧〔沁水〕

今山西沁水縣。

⑨〔衛州〕今河南汲縣。

⑩〔朱仙鎮〕在河南開封縣西南。

⑪〔汴〕今河南開

封縣。

⑫〔陵臺〕守陵官名。

⑬〔磁相澤潞晉絳汾隰〕磁，今直隸磁縣，相，今河南安陽縣，澤，今山

西晉城縣，潞，今山西長治縣，絳，今山西絳縣，汾，今山西汾陽縣，隰，今山西隰縣。

⑭〔黃龍府〕契丹所置，

府治有二，一即今吉林農安縣，一即今吉林寧安縣南之東京城。

六 岳飛奉詔班師

時岳飛方指日渡河，而秦檜忽定和議，欲畫淮以北，悉與金人，諷臺臣請令飛班師，飛聞之，上疏言：「金人銳氣沮喪，盡棄輜重，走渡河北，而我豪傑向風，將士用命，時不再來，機難坐失。檜知飛志銳不可回，乃先召張俊、楊沂中等歸，而後言飛孤軍無援，不可久留，請速詔班師。」飛一日奉十二金字牌，憤惋泣下，曰：「十年之功，廢於一旦矣！」飛之

十一日奉十二金字牌

十年之功廢於

秦檜盡
收諸將
兵柄

張俊秦
檜比而
傾飛

還也，民遮馬痛哭，飛亦悲泣不止，取詔書示之曰：「吾不得擅留也。」哭聲振野，飛爲留五日以待，遺民之相從南歸者如市，飛亟奏以漢上六郡閒田處之。飛去後，河南新復州郡，皆復爲金有矣。秦檜旣力主和議，恐諸將之難制也，欲盡收其兵權而後除之，於是召韓世忠、張俊、岳飛等悉赴行在，論功行賞，至則盡罷兵柄，而除世忠、俊樞密使，飛樞密副使，宣赴樞府治事，三帥所統諸軍，悉收隸御前。飛在諸帥中年最少，由列校拔起，累立大功，張俊不能平，飛恆屈己下之。淮西之役，俊不願進軍，以乏餉怵飛，飛不爲止，俊愈恨之，遂與檜比而傾飛。會兀朮遺檜書曰：「汝朝夕言和議，而岳飛尙在和局，何由可成？必殺飛乃可許和耳。」檜亦以飛一日在朝，必梗和議，而已亦終不免禍，因決意殺之，乃諷其黨中丞何鑄、侍御史羅汝楫、諫議大夫万俟卨，交章論飛奉旨援淮西，暫至舒蘄，逗遛不進，後又與張俊按兵淮上，欲棄山陽不守，皆誣辭也。疏入，飛遂罷樞密，以萬壽觀使奉朝請。

圖

岳飛奉詔班師，議者病其不能達權，以圖恢復，此甚非也。人徒見飛長驅逐北，轉戰克捷，金之號令，不

能行于河北，謂其功在垂成，不知飛孤軍深入，內外無援，安能保其長操勝算。此扣馬書生，所以逆料岳少

保之退也。飛雖善戰，亦止當一面耳。及諸路大兵已撤，中原無復宋師，脅飛以不得不還之勢。至金牌促召，

固已事不可為。飛之悲泣回軍，實亦知難而退者。區區功罪之說，猶未深知其時勢之當然也。惟是臨安偏

處，已非一木所能支，而復多方以摧抑其良將，自壞長城！賊檜之姦，不足置論，高宗誠無人心者耳。

註

①〔舒斬〕舒州，今安徽懷寧縣，蘄州，今湖北蘄春縣。

②〔山陽〕今江蘇淮安縣。

七 莫須有二字之獄

檜必欲殺飛，與張俊謀，誘飛部曲，能告密飛事者，優與重賞，卒無應者。時飛已解兵柄，乃以刑逼飛將張憲，使自誣，謂得飛子雲手書，命憲營還兵計。憲被掠無完膚，終不肯承。檜竟矯詔召飛父子下之獄。檜命何鑄周三畏鞠之，鑄詰飛反狀，飛無語，但解衣以背示之，有舊涅「盡忠報國」四大字，深入膚理。既而閱實，俱無驗，鑄悟其寃，以白檜。檜曰：「此上意也，奈何？」遂改命万俟卨治獄。高素與飛有怨，因誣飛反，坐繫兩月，無可證者。朝臣交章論救，而高宗構悉不聽。韓世忠心不能平，詣檜詰其實。檜曰：「其事莫須有。」世忠曰：「莫須有」三字，何以服天下耶？時歲已暮而獄不成，一日檜手書小紙付獄，移時報飛死矣。時紹興十一年十二月也。飛歿時年三十九，金人聞其死，皆酌酒相

秦檜矯詔下岳飛父子獄

莫須有

手書小紙付獄飛死

生平惟拳拳國恥未雪

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

撼山易撼岳家軍難

韓世忠杜門謝客

賀飛雖武人而學問淵醇文詞雅健其事親極孝平生唯拳拳國恥之未雪此外無復他念蓋豪傑而聖賢者也將兵二十年家無姬侍吳玠嘗飾名姝遺之飛泫然曰「主上蒙塵豈大將行樂時耶」卻不受高宗嘗欲為飛營第飛辭曰「匈奴未滅何以家為」或問「天下何時太平」飛曰「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行軍秋豪無所犯卒有取民麻一縷以束芻者立斬以徇善以少擊衆謀定後戰故能所向有功大小數百戰未嘗敗北猝遇敵屹然不少動虜中為之語曰「撼山易撼岳家軍難」張浚嘗問用兵之術答曰「仁信智勇嚴缺一不可」生平好賢禮士覽經史雅歌投壺恂恂如也每策勳行賞必曰「將士効力飛何功之有焉」飛遇害後諸將在者韓世忠杜門謝客口不言兵平時將佐罕見其面至是得免於難吳玠已前卒吳璘方總制全蜀構檜雖忌之而莫敢如何楊沂中劉錡輩皆偏裨下材不甚遭君相之忌而張俊方阿附構檜為效爪牙故俱得以功名終

證

高宗於岳飛始則賜以精忠旗幟既復手敕褒嘉其於飛之本心非不深知者乃賊檜欲召飛父子證事不能代白其無辜及矯詔下之獄致飛父子銜不白之冤又不復一言致詰是賊檜之擅殺飛父子實高

宗之主謀也。以天子之尊，而行事會倡優之不若，忘親事讎，卑鄙無恥，自古帝王，未有如宋高之奸險齷齪者，真可謂狗彘所不食者矣。故本文去其帝號，直書之曰構。

註 ①「莫須有」土語，猶言恐或有也。

八 和議之再成

和議告成

岳飛既被禍，諸將靡敢梗和議，於是復遣使如金乞和。金兀朮懲前之敗，且以撻懶遺族叛於北方，國有內亂，遂許和。紹興十一年十二月，和議成。條款凡三：其一爲畫疆，東

秦檜加封

古今第一奴性

以淮水中流爲界，西以大散關爲界，京西割唐鄧二州，陝西割商秦之半，棄和尚方山二原；於是宋所有者，僅兩浙兩淮江東西湖南北四川福建廣東西十五路，京西南路，止有襄陽一府，陝西止有階成和鳳四州而已。其二爲歲幣，宋歲貢銀二十五萬兩，絹二十五萬匹；其三爲禮制，宋主受金封冊，得稱宋帝；既訂盟，金以徽宗梓宮及章太后歸宋，宋所得僅此而已。而賊檜以功加太師封魏國公，賊檜居相位，始終凡十九年，主和誤國，媚事仇讎，及其死也，猶爲遺表，請固鄰國之歡盟，嗚呼！真可謂中國第一有奴性者矣。檜爲人深險陰阻，如厓穿不可測，與同列論事御前，未嘗力辨，但以一二語傾

奏檜奸狀

賊檜罪通於天

擠之，俾上自怒，一時忠臣良將，誅鋤略盡。晚年殘忍益甚，邏事之卒，布滿京城，稍有非議者，輒遭捕治，中以危法。一時士大夫，狃於積衰之俗，見國家無事，而檜與其徒，皆安富尊榮，無後患。於是相率以忍辱忘仇，為事理之當然，使人倫不明，人心不正，而未流之弊，遺親後君，靡所不至，此賊檜之罪，所以上通於天，而萬死不足贖也！

評

人第知主和殺岳，為賊檜之罪，而不知逆構，實和議之主謀，賊檜特為其所用耳。構能用檜，而檜乃終身在構術中而不悟，賊檜狡矣，而逆構之奸，抑又甚焉。夫逆構媚仇背父，殘害忠良，皆使檜代為受過，而已則垂拱深宮，反以受檜挾制自解，此其狡險為何如哉？檜之死也，骨肉未寒，而子孫姻黨，斥逐已盡。觀其對楊存中之辭曰：「朕今日始免防檜逆謀。」然則檜之奸，構未嘗不知之，知之而故縱之，其處心積慮，為何如也！

註

- ①【大散關】亦曰散關，在陝西寶雞縣西南。
- ②【唐鄧】唐州，今河南泌源縣，鄧州，今河南鄧縣。
- ③【商秦】商州，今陝西商縣，秦州，今陝西南鄭縣。
- ④【和尚方山】和尚原，在今陝西寶雞縣西南，方山原，在今陝西隴縣西南。
- ⑤【襄陽府】治今湖北襄陽縣。
- ⑥【階成和鳳】階，今甘肅武都縣，成，今甘肅成縣，和，今甘肅西和縣，鳳，今陝西鳳縣。
- ⑦【徽宗梓宮】謂徽宗之棺，徽宗高宗之父。
- ⑧【章

太后高宗之生母也。

第四章 金完顏亮之亂

一 完顏亮之篡弒

金主之
荒亂

完顏亮
之謀逆

金主被
弒

金主亶之立也幼，粘沒喝及兀朮先後柄政，故能紀綱整飭，羣小無所逞，及二人相繼死，金主始親政，狎昵羣小，荒於麴蘖，往往乘醉殺人，於是完顏氏之業衰矣。海陵王亮者，亦阿骨打諸孫，爲人慄急猜狠，殘忍任數，自以與金主同出太祖，常懷非分。有蕭裕者，頗險狠，自結於亮，恆勸以舉大事，亮喜，引參密議，既而入爲右丞相。時金主失德漸著，亮在相位，務攬持權柄，收結人心，省臺要職，皆其心腹，人人皆知其有異志，而金主不悟也。金主酗酒日甚，喜怒不常，其后裴滿氏性妒忌，且好干預朝政，金主頗爲其所制，內不能平，勃谿時聞，積成反目，後竟因事殺后，及其弟胙王常勝等，公卿侍御，人人自危。亮因人心之憤怨也，乃與其妹婿徒單貞，平章政事秉德，左丞唐古辨等密謀，以刀藏衣下，夜入宮門，弒金主於榻上。秉德等奉亮卽皇帝位，而追廢亶爲東昏王。初完顏亮之爲相也，見太祖子孫寡弱，而太宗諸子盛強，心竊忌之，及卽位，遂與蕭裕謀大

完顏亮
大殺宗室

殺宗室。豫教尙書省令史蕭玉告變，因遣使召諸宗室，至則殺之，於是太宗子孫被殺者七十餘人；粘沒喝子孫死者三十餘人；兀朮子孫及諸宗室死者又五十餘人；而納其婦女，又納其叔母，及諸從姊妹，滿於後宮，荒淫穢亂，無復人理。已又弑其母圖克坦氏，入寇中原，其無道實古今君主所僅見也。

女真之起，一小國耳，吳乞買始爲猾夏之謀，而粘沒喝、兀朮二人者實佐之，神州陸沈，百年邱墟，民之

塗炭於鋒鏑者，視五胡之亂，蓋百倍過之；然吳乞買死後，子孫曾不得正一日之尊位，未及三十年，天遂生一完顏亮者，假之手而盡屠之，至於靡噍類焉，夫乃恍然於天道之好還，而好殺者之不昌厥後也。

○〔麴蘖〕謂酒也，酒以麴蘖釀成故云。○〔勃谿〕爭鬥之意。○〔弑金楊上〕初金主每寢，

必置佩刀於榻，是夕亮密結金主近局長大興國，竊其佩刀，匿諸榻下，亮等入，金主驚覺，倉卒索刀不可得，遂被弑。

二 完顏亮之南遷

完顏亮少時頗習書史，慕中國衣冠文物之盛，陰有混一六合之志，聞臨安西湖山水之勝，密使畫工圖之，而題詩其上曰：「提兵百萬西湖上，立馬吳山第一峯。」其臣張

立馬吳山第一峯

完顏亮
遷都燕

再遷汴
京

造戰船

造器械

鄰國恭
順

仲軻者，先意因逢迎之，亮益自豪。病會甯僻在東北，不足以經略江表，乃遣其宰相張浩、張通古等，調諸路人夫，築燕京宮室，一依汴京制度。既成，遂徙居之，以燕爲國名。不足稱帝王居，因改名曰「中都」。已而亮以燕去江淮遠，復營汴宮而徙都之。初，汴京大火，宮室盡焚毀，故一切重建，運一木之費，至二十萬，牽一車之力，至五百人，宮殿楹桷，皆傅以黃金，而後間施五采；一殿之成，費億萬計。稍不中程，成而復毀，務極壯麗。而後已。未幾，亮又造戰船於通州，遣使籍諸路猛安部族及契丹奚人，不限丁數，悉數僉發，凡二十四萬人。又僉中都南都中原勃海漢人丁壯，年二十以上，五十以下者，皆籍之，又二十七萬。親老丁多者，雖求一子留侍，亦弗聽也。又遣使分詣諸道，督造器械，其諸道舊貯兵器，並輦致燕京，兵役並起，民不能堪，村落間往往椎宰耕牛，以供筋革，至於烏鵲狗彘，無不被害者。朝廷亦微聞其事。初，金之治汴也，國子司業黃中上疏言：「金治汴京，必欲徙居以逼我，不可不早爲之備。」湯思退大怒，左遷中官。由是羣臣無敢言者。至是，遣王綸往覘之，綸承湯思退意旨，歸言鄰國恭順和好無他，皆陛下威德所致。構聞之喜，語宰執曰：「中外論者，皆欲沿邊屯宿軍馬，移易將帥，爲進取之計，萬

一輕舉，兵連禍結，何時可已？宰執皆稱賀而退。

註

①【臨安】宋都，今浙江杭縣。

②【西湖】在今杭縣，山水極佳。

③【吳山】在今杭縣，春秋時

為吳南界故名，左帶大江，右瞰西湖。

④【會甯】即金上京，在今吉林甯安縣西南。

⑤【燕京】即金

中都，今北京。

⑥【汴京】即金南都，今河南開封縣。

⑦【通州】今直隸通縣。

⑧【構】高宗名，以

主和誤國，卑賤無恥，不成其為君，故直書其名以斥之。

三 完顏亮之入寇

完顏亮
藉端起

陳康伯
決策用

完顏亮
弑母入

初欽宗以二十六年崩於五國城，南中未之知也。完顏亮既決南侵之議，乃使人來索漢淮間地，欲激怒宋人，以為兵端。於是始得凶問，構即召羣臣，集議和戰機宜。陳康伯曰：「今日更不必論和與守，直問戰當如何耳。」構聞康伯言，即慨然有親征之志。議先幸建康視師。顧是時宿將無一存者，唯劉錡尚在，乃以錡為江淮浙西制置使，節制諸道軍馬。而錡已老病，不復如前日之勇銳矣。紹興三十一年八月，金完顏亮弑其母圖克坦氏，分兵三道入寇。中軍自蔡州瞰荆襄，西軍自鳳翔取大散關，東軍亮自總之。由淮東以指京口，而別遣水軍，自海道趨臨安，召諸將賜宴，親授方略。亮戎服乘馬，妃

敵劉錡禦

王權敗

嬪皆從，衆凡六十萬，號稱百萬，旣帳相望，鉦鼓之聲不絕。造浮梁於淮上，將自清河口入淮東，遠近皆震。時宋與金和已二十年，至是復破，帝命劉錡至揚州，建大將旂鼓，駐清河口，以扼金師。金人以氈裹船，載糧而來，錡使善泅者鑿沈其舟。亮既渡淮，分軍圍海州，不能克。而劉錡別遣大將王權措置淮西，權不用命，金人大至，即棄廬州走，軍遂大潰。亮進陷合肥，錡不得已，退屯揚州。

高宗平日，畏金如虎。此次之決議親征，非怯於昔，而勇於今也。蓋知完顏亮之志，在於統一宇內，即求和亦不見久，且徽欽已逝，決無他日相爭之患。故決計用兵，觀此益知昔者屈已求和之別有深意矣。

完顏亮弑母。亮母圖克坦氏，性頗慈淑，初聞亮欲南寇，屢諭止之，亮不悅。及遷汴，其母侍婢高福娘，爲亮所逼幸，母惡之，福娘因讒母於亮，亮怒，遂弑其母，而發兵入寇。

- ①【荆襄】今湖北江陵襄陽二縣。
- ②【京口】在今江蘇丹徒縣。
- ③【臨安】宋都，今浙江杭縣。
- ④【鳳翔】今陝西鳳翔縣。
- ⑤【大散關】在陝西寶雞縣西南。
- ⑥【揚州】今江蘇江都縣。
- ⑦【海州】今江蘇東海縣。
- ⑧【清河口】在今江蘇淮陰縣。
- ⑨【廬州】今安徽合肥縣。

四 虞允文采石之捷

陳康伯
請下詔
親征

完顏亮
改趙采
石虞允
文

撫濱兵
迎敵

采石之
戰

構聞王權軍潰，詔楊存中至內殿，議航海避敵，陳康伯急入奏曰：「聞有勸陛下幸越趨閩者，審爾則大事去矣。」力請下詔親征，構勉從之。以葉義問督視江淮軍馬，中書舍人虞允文參贊軍事，楊存中爲御營使。時劉錡病甚，不能戰，詔錡還鎮江，專以防江爲事，於是兩淮州郡，盡沒於虜。金兵至瓜洲，克期渡江，而完顏亮忽改趨采石，築臺江上，自披金甲，登臺誓明日渡江。時葉義問命虞允文之蕪湖，犒王權軍，而別令李顯忠代將其衆。允文至采石，權已先去，顯忠未來，而金兵已至南岸，軍士三五星散，解鞍束甲坐道旁，皆權敗兵也。允文謂坐待顯忠，必誤大計，遂立召諸將，勉以忠義曰：「金帛誥命皆在此，待有功者卽賞耳。」衆皆奮曰：「今既有主，請死戰。」或謂允文，公受命犒師，不命督戰，事之不捷，孰分其咎？允文叱之曰：「社稷危矣，吾將安避？」乃命諸將列大陣不動，分戈船爲五，其二並東西岸，一駐中流，藏精兵待戰；其二藏小港，備不測；部分已畢，敵已大呼，亮操小紅旂，磨數百艘，絕江而來，瞬息間抵南岸者七十艘，直薄我軍，軍小却。允文入陣中，撫統制時俊背曰：「汝膽勇聞四方，立陣後則兒女子爾！」俊卽揮雙刀出，士殊死戰，中流，允文以海艚船衝敵艦，皆平沈，敵半死半戰，日暮未退。

大敗金兵

我輩媿死

金世宗即位

會有潰卒自光州至，允文授以旂鼓，從山後轉出，敵疑援兵至，始遁。允文急命勁弩尾擊追射，遂大破之。金人引還和州，凡不死于江者，亮悉敲殺之。允文還京口，謁劉錡，問疾，錡執其手曰：「吾疾何必問朝廷養兵三十年，一技不施，而大功之成，反出一儒生手，我輩媿死矣！」

註

①〔鎮江〕今江蘇丹徒縣。

②〔瓜洲〕在今江蘇江都縣南江濱。

③〔采石〕即采石磯，在今

安徽當塗縣西北二十里牛渚山下。

④〔蕪湖〕今安徽蕪湖縣。

⑤〔光州〕今河南潢川縣。

⑥〔

和州〕今安徽和縣。⑦〔京口〕即鎮江，今江蘇丹徒縣。

五 完顏亮之亡

初亮之出師也，金人立曹國公雍於遼陽。雍亦太祖諸孫，性仁厚，衆心歸之。改元大定，是爲世宗，金國之令辟也。世宗既立，暴亮罪惡而廢之，詔書至江上，亮撫髀歎曰：「吾本欲平定江南，而後改元大定，今若此，豈非天乎！」因出其素所書取一戎衣，天下大定意以改元事示羣臣，遂召諸將議北還，或曰：「陛下親征，無功而還，衆散於前，敵乘於後，非萬全計，宜先發兵渡江，即斂舟焚之，絕其歸路，然後陛下北還，南北皆指日而

三日濟江

完顏亮被殺

定矣。」亮然之，復至瓜洲。允文與楊存中臨江，命戰士踏車船中流，上下三周金山，回轉如飛，虜軍相顧駭愕。亮笑曰：「一紙船耳。」有一將奏南軍有備，不可輕敵，願駐揚州，徐圖進取者，亮怒杖之。召諸將命以三日濟江，否則殺無赦。諸將洵懼，逃亡愈衆，乃下令軍士亡者，殺其蒲里衍；蒲里衍亡者，殺其謀克；謀克亡者，殺其猛安；猛安亡者，殺其總管；軍士益人人自危。都統制耶律元宜與衆謀曰：「比聞新天子已即位遼陽，不若共行大事，然後舉軍北還。」衆皆悅。黎明，元宜帥諸將以兵薄亮營，亮聞亂，猶謂宋兵之奄至也，俄而流矢入帳中，取視之，愕然曰：「乃我兵耶！」語未畢，已中箭仆地，衆爭入，萬刃交下，手足猶動，乃縊殺之。元宜自稱大都督，使人殺太子光英於汴，而遣人詣鎮江與宋議和。未幾，金軍在荆襄兩淮者，皆拔寨北去。

註

①【遼陽】今奉天遼陽縣。

②【蒲里衍】即謀克之副，一作富魯章京。

③【謀克】金軍制，每

二十五人爲一謀克，四謀克爲一千戶。

④【猛安】金千戶長之原名，一作明安。

⑤【總管】爲金守

郡之官，以知府府尹兼兵馬都總管。

第五章 孝光寧之禦金

孝宗南宋
宋令生

高宗禪
位

孝宗有
復仇雪
恥之志

朱熹應
詔上言

詔張浚
入朝

一 孝宗之謀恢復

孝宗南宋一代之令主也，本名伯琮，太祖六世孫秀王子，稱之子，高宗無子，而太宗子孫悉隨徽欽北狩，無一人在中原者，孝宗遂被選爲皇子，育於宮中，初封建王，後立爲皇太子，改名昀。紹興三十二年六月，高宗歸自建康，遂傳位太子，而自稱爲太上皇帝。孝宗天資英武，慨然有復中原雪仇恥之志，始卽位，卽詔復岳飛官爵，以禮改葬，而官其子孫三人，且詔中外臣庶備陳時政闕失，於是監南嶽廟朱熹，首應詔上封事，略言帝王之學，必先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之變，使義理所存，纖悉畢照，則自然意誠心正，而可以應天下之事矣；至於脩攘之計，不時定者，以講和之說誤之耳，虜於我有不共戴天之仇，其不可言和也明甚！願斷以義理之公，參以利害之實，閉關絕約，任賢使能，更相激厲，以圖事功，數年之間，國富兵強，視吾力之強弱，觀彼衅之淺深，徐起而圖之，中原故地，不爲吾有而將焉往哉？疏入，上嘉納之，已復手書詔張浚入朝，任以北伐事，浚見上英武，力陳和議之非，勸上臨幸建康，力圖恢復，並欲遣舟師自海道擣山東，命諸將出師掎角，以向中原，意氣甚盛。獨史浩以爲不然，浩潛邸舊臣，曾侍講幄，上卽位

以為右相。浩奏欲復中原，必先自守，儻聽淺謀之士，輕興不教之師，寇去則論賞以邀功，寇至則斂兵而遁跡，貿然嘗試，以圖僥倖，恐陛下不復能北望中原矣！其意蓋陰指浚也。由是與浚有隙。凡浚所規畫，浩必阻之，卒致符離之敗。

圖

高宗於禦金之役，親履戎行，心膽墮地，還都以後，痛定思痛，復恐外患之乘，亟循內禪之典，名為倦勤，

實期避禍，蓋庸懦之人，無事不思退步，遜位之舉，猶是主和故智耳。

註

○「春」古慎字。○「朱熹」婺源人，字元晦，累官轉運副使，煥章閣待制，祕閣修撰，諡曰文。其為

學以居敬窮理為主，宋之理學，至熹而集其大成。

二 李顯忠符離之潰

金索海泗五州

李顯忠邵宏淵出師

初金帥紇石烈志甯以書抵浚，欲復脩皇統以來故約，且索海、泗、唐、鄧、商、五州地，不然請會兵相見。浚奏金人至秋必為邊患，請及其未發制之。乃遣李顯忠出濠州，趨靈璧。邵宏淵出泗州，趨虹縣，顯忠自濠梁渡淮，至陡溝，金將蕭琦用拐子馬來拒，顯忠力戰破之，遂復靈璧。王師入城，宣布朝廷德意，不戮一人。於是中原遺民，襁負來歸者接踵於道。宏淵圍虹久不下，顯忠使靈璧降卒開陳福福，金守將立開門出降，宏淵恥功之

邵李不協
宿州之捷

宏淵搖惑
衆志

符離之潰

不出於己也，遂與顯忠不協。既而顯忠軍傅宿州城下，金人來拒，大破之，遂復宿州。捷聞，上手書勞張浚曰：「近日邊報，中外鼓舞，十年來無此克捷也。」宏淵益惡之。時紇石烈志甯自睢陽來爭宿州，顯忠聞其止萬人也，易之。而孛撒自汴率步騎十萬來援，宏淵按兵不動，顯忠獨以所部力戰。宏淵顧其衆曰：「當此盛夏，搖扇清涼，且猶不堪，况烈日中被甲苦戰乎？」人心遂搖，無復鬥志。諸將各率所部遁去。顯忠移軍入城自保。金人乘虛來攻，顯忠竭力捍禦，斬首數千級，而金人已攀援登城矣。顯忠以親軍執斧力斫之，虜始退。顯忠歎曰：「若使諸軍相與犄角，自城外夾擊，則敵兵可盡，虜帥可擒，河南之地，指日克復矣。」宏淵又言：「金已添生兵二十萬，倘我兵不返，恐變生不測。」顯忠知宏淵無固志，勢不能孤立，太息曰：「天未欲平中原乎？何沮撓如此！」遂夜引兵還，金人躡之，至符離，師遂大潰。是役也，所喪軍資器械殆盡，幸而金世宗新立，無用兵之心，志甯等一勝而止，不復南侵，而不然者殆矣。

李顯忠原名世輔，綏德青澗人，年十七，即隨父永奇，出入行陣，殺賊立功。金人寇陝西，世輔全家三百餘口，皆被害，無一降者。世輔僅以二十六人奔夏，及金歸陝西地，世輔始南還，歸朝廷。高宗召見，慰撫再三。

遂賜名顯忠。紹興間屢立大功，為中興名將；至是因邵宏淵牽制，致符離之潰，功以不成，悲夫！惟符離之役，張浚史浩，既相競於朝端，而顯忠宏淵，又忿爭於闕外，兩將兩相，互相水火，不待金師之逼，識者有以知大功不能成矣！蓋嘗論之，張浚誤遣邵宏淵，既無擇將之明，迨宿州甫下，金人來攻，復不預籌策應，委孤城于兩將，而已反遠處于相距四百里之盱眙，身任總戎，竟若置身局外，及聞兵潰，遽還揚州，以自効了事，于兩將罪狀，不為分別輕重，轉致李顯忠安置遠州，邵宏淵仍為統制，厥罰失平，浚復默無一語，符離之敗，論者歸咎于浚，固非刻責也。

註

①【皇統】金熙宗年號。

②【海四唐鄧商】海，今江蘇東海縣是，四，今安徽泗縣，唐，今河南沁源

縣，鄧，今河南鄧縣，商，今陝西商縣。

③【濠州】今安徽鳳陽縣。

④【靈壁】今安徽靈壁縣。

⑤【虹

縣】今併入安徽泗縣。

⑥【陡溝】在今靈璧縣南，滄水之支流也。

⑦【宿州】今安徽宿縣。

⑧【

睢陽】今河南商邱縣。

⑨【符離】今安徽宿縣。

三 湯思退主和始末

孝宗雖南宋令主，然仁柔則有餘，而英斷則不足，其始銳意恢復，特客氣耳，迨符離既潰，則中懷畏葸，已有議和之志，遂罷張浚官而以湯思退為相，思退守秦檜心法，唯以

湯思退
以和議

脅主

魏杞使金

魏勝死節

湯思退之貶竄

魏杞正敵國之禮

和議脅制人主，乃遣宗正少卿魏杞如金議和約，書稱「姪大宋皇帝某再拜奉書叔大金」皇帝，不復用君臣之儀，而歲幣減爲二十萬。上面諭杞曰：「今遣卿北使，一正名，二退師，三減歲幣，四不發遣歸附人，必許我四事，而後可允和耳。」杞陛辭奏曰：「臣將命出疆，豈敢不勉，萬一虜情無厭，望勿以臣故而緩進兵！」上嘉獎而遣之。思退猶恐上意中變，陰遣人召金以重兵脅和，於是金人復渡淮，陷楚州，義士魏勝死焉。言者交章論思退主和誤國之罪，及王之望、尹穡附和朋比之奸，請斬三人以謝天下。上感悟，奪思退職，竄之永州，中途憂恚而死。思退黜而陳康伯復相，然和局已成，康伯亦無能爲矣。魏杞至燕山，金人以國書稱大宋脅杞去大字，杞不可，具言天子神武，才傑奮起，人人有敵愾之志，北朝用兵，能保必勝乎？金君臣環聽，莫不悚服，遂許損歲幣，不發遣歸附人，命紇石烈志甯罷兵分戍，杞卒正敵國之禮。自是以後，兩國通和，罷兵不用者三十餘年，保境息民，未始非生靈之福矣。

〔圖〕

魏勝宿遷人，爲山陽弓箭手，初完顏亮時，金人籍諸路民兵，勝躍起曰：「吾常思殺賊報國，此其時矣。」

乃聚義士三百人，渡淮取漣水軍，宣布朝廷德意，不殺一人。金海州守高文富遣兵捕勝，勝破之，追至城

下，文富嬰城固守，勝於城外張旂幟，舉烟火爲疑兵，又使人向城四面宣言，金虜殘虐背盟，及本朝寬大之德意，城中人即開門出降，勝入城執文富而戮之，秋豪無所犯，遣人分徇胸山、懷仁、洙陽、東海，皆下之。乃蠲租稅，釋繫囚，發倉庫，輸戰士，分所部爲五軍，紀律嚴明，部署如宿將，益募忠義，以圖恢復，遠近聞之，莫不響應，旬日間得勝兵千人。其將董成，帥千餘人，直入沂州，誅守將而降其衆，獲器甲數萬，軍實益饒。金將蒙古鎮國，以兵萬餘來寇，距城北二十里，軍於新橋，勝自出迎之，設伏於隘以待，既陣，士皆殊死戰，伏發，金兵大敗，斬鎮國，馘千人，餘衆悉請降，軍聲大震，山東之民，咸來歸附。勝傳檄招諭結集，同歸朝廷，朝廷即命勝率所部鎮楚州，溯自完顏亮犯順以來，殘害百姓，荼毒中原，海內雄傑之士，不堪其虐，皆相率起兵抗拒，然大抵惟思自保，未有能挈一州之地，歸本朝者，有之，則自魏勝始，而湯思退招誘金兵，陷勝於死，以視秦檜殺岳飛，尤爲狡黠。嗚呼！思退之肉，其足食乎？

註

- ①【楚州】今江蘇淮安縣。 ②【永州】今湖南零陵縣。 ③【燕山】金中都，即今北京。 ④【宿遷】今江蘇宿遷縣。 ⑤【山陽】今江蘇淮安縣。 ⑥【海州】今江蘇東海縣。 ⑦【胸山】故城在今江蘇東海縣南。 ⑧【懷仁】今江蘇贛榆縣。 ⑨【洙陽】今江蘇沭陽縣。 ⑩【東海】今江蘇灌雲縣。 ⑪【沂州】今山東蘭山縣。 ⑫【新橋】在今東海縣城北二十里。

四 金世宗之政略

世宗爲
金代賢
主

孝宗之終不克恢復中原，固緣南朝武備之不脩，亦緣金世宗在位，恭儉愛民，政事脩飭，上下輯睦而無可乘之隙耳。世宗爲金代最賢之主，以其妃烏林答氏爲海陵所逼，守節以死，遂終身不復立后。生平雅尙儉素，嘗曰：「遼時宮中御膳日屠羊三百，豈能盡用，徒傷生耳。朕每當食時，常思貧民無食，猶己飢也。」又曰：「帝王之德，固以寬慈爲貴，然梁武帝專務慈仁，以致紀綱大壞，朕嘗思之，唯賞罰不僭不濫，乃眞仁政耳。朕讀唐書，見太宗行事，初甚厲精，晚年與羣臣言，顧多飾詞，朕則不然，敬慎之心，當期始終如一。今雖年高，猶無時或怠也。」故卽位五載，南北約和，與民休息，羣臣守職，上下相安，家給人足，刑部斷死罪歲或止十七人，其國人謂之小堯舜焉。世宗將如上京，諭太子守國，太子以不諳政務辭，世宗曰：「政事無甚難，但用心公正，毋納讒邪，久之自習熟矣。」遂行，至會寧，語從臣曰：「上京風物，朕甚樂之。」於是宴宗室宗婦於皇武殿，賞賚有加曰：「尋常朕不飲酒，今日甚欲成醉，此樂誠不易得耳。」命宗室婦女及羣臣故老，以次起舞進酒，又曰：「吾來此數月，未聞一人歌本國曲者，吾當爲汝曹歌之。」

小堯舜

世宗如
上京

歌本國
曲

保守舊俗

金章宗

「其詞皆道王業之艱難，及繼述之不易，慨想祖宗，宛然如覩，歌畢泣下，羣臣宗戚皆奉觴上壽，呼萬歲，諸夫人相繼更歌本曲，如家人之禮，盡歡而散。及車駕將發，宗室戚屬奉辭，猶殷殷諭之曰：「太平歲久，國無征徭，汝輩皆漸習奢縱，往往貧乏，朕甚憐之，當務儉約，勿忘祖宗之艱難也。」其保守舊俗也如此！世宗在位二十九年而殂，太子允恭早卒，孫璟嗣立，是爲章宗。章宗工文詞，嫻書畫，有宋徽宗之風，溺酒色而荒遊宴，金源之業衰矣。

世宗在位，恆慮其種人薰染漢俗，嘗謂宰臣曰：「會寧乃國家興王之地，自海陵遷都永安，女真人浸忘舊風，朕少時嘗見女真風俗，迄今不忘，今之燕飲音樂，皆習漢風，蓋以備禮，非朕心所好也。」又嘗御睿思殿，命歌者歌女真歌曲，使太子及諸王聽之，其不忘舊俗如此。蓋立國於大地之上，必有一特異之國風，欲延國祚於久遠，必當敬念先業，毋忘舊風。如周以農事開基，故無逸首重民依，豳風備陳衣食，示重本也。世宗惓惓於女真之純朴舊俗，恐後世漸染漢人風氣，諄切教戒，匪所不至。既禁譯爲漢姓，復禁學南人衣飾，敦本務實，體前型而裕來茲，思慮最爲深遠。豈北魏遼元之見異思遷者，所能仿佛其萬一哉。

註

①【海陵】即金廢帝完顏亮。

②【會寧】即上京，在今吉林寧安縣西南。

五 光寧授受始末

光宗卽位

宦者離闈三宮

趙汝愚謀請內禪

寧宗

孝宗在位二十七年，自稱壽皇，而傳位於太子惇，是爲光宗。太子妃李氏立爲皇后，李后故將家子，性剛愎，且妒忌，壽皇數訓戒之，以是積成嫌怨。上之受禪也，有宦者數忤旨，上怒，欲盡去之。宦者懼，遂日謀離間三宮，以爲固寵之計。會上暴得心疾，壽皇購得良藥，欲因上往朝賜之。宦者遂進讒於后曰：「太上合藥一大丸，俟宮車過，卽授藥，萬一不虞，奈宗社何？」后遂泣訴於上，上惑之，自是不復朝重華宮，羣臣交章論諫，皆不省。時后以黃貴妃有寵，因帝祭太廟，宿齋宮，后殺貴妃，以暴卒聞，帝大慟，疾轉增，不能視朝，政事多決於后。旣而壽皇鬱鬱成疾，遂以大漸，帝心疾已久，不復能持喪禮。左相留正力爭不得，遂棄官去，中外洶洶，人無固志。右相趙汝愚始議請內禪，欲奏聞太皇太后，立上子嘉王擴爲帝，謀可以白此意於太后者，乃遣知閣門事韓侂胄，請命於太后，三請然後許。嘉王遂卽位，而尊光宗爲太上皇帝，是爲寧宗。寧宗旣受禪，都下人心悅懌，中外晏然，汝愚之力也。汝愚以宗室輔政，宋室二百年所未有，其爲相首裁抑僥倖，收召四方知名之士，中外方引領望治，而侂胄之姦心忽起。

韓侂胄欲建節

內批

一網打盡

韓侂胄殺趙汝愚

侂胄專政

侂胄者，琦之孫，而太后女弟之子也。時典禁軍，自負定策功，欲建節鉞。汝愚斥之曰：「吾宗臣，汝外戚，何敢言功！」但遷防禦使而已。侂胄既不得上賞，乃日夜謀去汝愚。遂以內批，拜謝深甫為中丞，劉德秀為監察御史，而罷彭龜年。黃度、深甫、德秀相與交章攻汝愚。然上知汝愚之賢，未欲去之也。侂胄又謀諸京鏜，鏜曰：「彼宗室也，誣以謀危社稷，則一網打盡矣。」侂胄大喜，以李沐有怨於汝愚，乃引為右正言，使奏汝愚以同姓居相位，將不利於社稷。汝愚遂罷政，出知福州。汝愚既謫，侂胄必欲置之死。於是用何澹疏，落汝愚職，竄諸永州。汝愚怡然就道。語諸子曰：「侂胄之意，必欲殺我，我死，汝曹尚可免也。」行至衡州，遂暴卒。天下聞而冤之。侂胄旋加少師，封平原郡王。既又加太師，平章軍國重事，凡所欲為，宰執惕息，莫敢立異。

註

光宗政事多決於李后，與唐高宗令武后決百司奏事何異？至斷臂擅殺之慘，亦復相同，然李后之毒悍，實皆光宗闇懦不振，有以釀成之，而不朝壽皇，大失子道，其罪更浮於唐高宗矣！

註

①「三宮」謂太皇太后，壽皇，及帝也。②「重華宮」壽皇所居宮名。③「太皇太后」高宗后吳氏。④「趙汝愚」宋宗室，居饒之餘干縣，字子直，卒諡文定。⑤「福州」今福建閩侯縣。⑥「永

州今湖南零陵縣。 衡州今湖南衡陽縣。

六 韓侂胄北伐始末

金人內

韓侂胄與兵北伐

邱密諫用兵

畢再遇克敵

侂胄既專朝政，欲立蓋世功名以自固，而金自明昌末，北部諸蕃擾亂，連歲用兵，庫藏空乏，泊諸部平定，又築邊牆，備戍守，擾攘不甯。議者謂金勢已弱，遂有勸侂胄與師北伐者，侂胄然之。於是聚財募兵，出封樁庫金萬兩，以待有功，命吳曦練兵西蜀，而改元開禧，以示不忘中國之意。已而朝廷從宰執之請，命侂胄平章軍國事，三省印信並納韓氏第中。侂胄置機速房於私第，假作御筆，升黜將帥，事關機要，未嘗奏稟，人莫敢言。侂胄始謀用兵，以邱密老臣，敷歷中外，因以密議示之。密曰：「中原淪陷，且百年矣。恢復之志，在我固不可一日忘。然兵凶戰危，非常之舉，聖賢所慎，勝負未可知，首事之禍，誰其任之？此必有誣罔虛誕之人，攘臂以僥倖萬一者，宜亟加斥絕，不然必誤國。」侂胄不悅。開禧二年，命襄陽皇甫斌，揚州郭倪，京湖薛叔似，兩淮鄧友龍等，會兵淮甸。郭倪使其將畢再遇為先鋒，帥師破金兵於泗州，遂復其城，下新息，褒信，潁上，虹縣。侂胄聞之，遂下詔大舉伐金，其辭曰：「兵出有名，師直為壯，言乎遠，言乎近，孰無忠義之心？」

僭號敗

金兵九
遣南侵

爲人子，爲人臣，當念祖宗之憤。一學士李壁之詞也。金主聞宋師北伐，命僕散揆領行省於汴，河南諸將咸聽節制。俄而郭倪敗績於宿州，皇甫斌潰師於唐州，宋師大挫。僕散揆遂分道南侵，侂胄懼，詔免友龍而以邱密代之，或勸密棄廬和爲守江計。密曰：「一棄淮則長江之險與敵共之矣，吾當與淮甸共存亡耳。」益增兵防守，人心賴以稍定。金人進破和州，整軍列騎，張旂幟於沿江上下，江表爲之大震。同時京西川陝兩路出師，亦皆潰敗。而吳曦反書已上聞，侂胄乃大悔懼。

四

開禧北伐，師徒撓敗，無役不輟，其稍強人意者，畢再遇一人而已。始金人之渡淮也，再遇在楚州，奉詔節制淮東軍馬。時濠滁相繼不守，再遇謂諸將曰：「楚州城堅兵多，而敵糧已竭，不足慮，今所慮者，獨淮西耳。六合最當要害，敵必并力來攻。」乃引兵亟趣之。金人屯竹鎮，去六合二十餘里，再遇登城，偃旂鼓伏兵南門，而列弩手於城上，敵方臨濠，萬弩俱發，虜驚退，再遇驟鼓之，伏兵盡起，金人驚潰，追擊大破之。金將完顏圖刺以十萬騎駐馬鞍山，圍城數重，城中矢盡，再遇令人張青蓋往來城上，虜意其主帥也，爭射之，矢集樓牆如蝟，獲矢二十餘萬。敵旋增兵環城，四面營帳，亘三十里，再遇登城作樂，以示閒暇。而間出奇兵却敵，金人晝夜不得休，乃引退，再遇追至濠，會天大雨雪，乃還。時金兵圍楚州已三月矣，再遇遣諸將分道撓擊，

遂解圍去。夫再遇生平戰功，其下於岳飛吳玠輩，何啻倍蓰，然已無戰不捷，以是知金兵之脆弱，迥殊於粘沒喝兀朮時，而南朝諸將之畏意無能，益可恥也！

註

①〔明昌〕金章宗年號。②〔封樁庫〕太祖時以謀復幽燕，特置封樁庫。高宗時亦仍其制置之。

③〔開禧〕寧宗年號，太祖號開禧，真宗號天禧，故合名開禧，以示欲恢復中原之意。④〔泗州〕今

安徽泗縣。⑤〔新息〕褒信，潁上虹縣。新息、褒信，俱在今河南潁上，今安徽潁上縣，虹縣，今安徽合肥縣。

⑥〔宿州〕今安徽宿縣。⑦〔唐州〕今河南泌源縣。⑧〔廬和〕廬州，今安徽合肥縣，和州，今安

徽和縣。⑨〔楚州〕今江蘇淮安縣。⑩〔濠滁〕濠州，今安徽鳳陽縣，滁州，今安徽滁縣。⑪〔六合〕今江蘇六合縣。

七 四川吳曦之亂

吳曦反

吳氏自玠璘兄弟後，世鎮全蜀，垂一百年。璘孫曦，驕淫矜夸，積與朝廷乖忤，金主又遣完顏綱以書誘之，許以封爲國王，世祚蜀土。曦惑之，以關外階、成、和、鳳四州獻於金，遂發兵反，自稱蜀王，改元置百官。安丙者，有文武材，爲隨軍轉運使，曦召爲丞相、長史，丙度不得脫，徒死無益，不如陽從而後圖之，遂應召往。會監興州令江倉楊巨源，謀討吳

安丙討賊

曦，陰與曦將張林朱邦甯等，深相結納。知眉州程夢錫知之，以告丙。丙時稱疾未治事，乃召巨源入，延之臥內。巨源曰：「先生乃從賊耶？」丙號哭曰：「目前兵將，我所知不能與謀，必得豪傑之士，乃相與滅此賊耳。」巨源慨然曰：「非先生不能主此事，非巨源不能了此事。」會興州將李好義亦結軍士謀共誅曦，好義曰：「吾已誓死報國，拯四道生靈，但事成後，若無威望者鎮撫，恐一變未息，一變復生耳。」欲奉丙主事，使報巨源。巨源以告丙，丙大喜。一日天未明，好義帥其徒七十四人，入僞宮，時諸門洞開，好義大呼而入曰：「奉朝廷密詔，以安長史爲宣撫，令我誅反賊，敢抗者夷其族。」曦衛兵千餘人，聞有詔，皆棄兵而走。曦啓戶欲逸，軍士李貴，卽前執之，斫其首，馳告丙。丙亟入宣詔，軍民拜舞，歡聲動天地。曦僭立四十一日而滅，金使來已無及矣。丙旋使好義與金人戰，盡復階、成、和、鳳、四州，蜀土復安。

吳曦伏誅

註 ①〔階成和鳳〕階，今甘肅武都縣，成，今甘肅成縣，和，今甘肅西和縣，鳳，今陝西鳳縣。 ②〔興州〕

今陝西南鄭縣。 ③〔眉州〕今四川眉山縣。

八 韓侂胄之伏誅

和議之
決裂

史彌遠
請誅侂
胄

侂胄伏
誅

宋金第
五次之
媾和

自吳曦亂後，金益發兵深入，分九道南侵，一出潁壽，一出唐鄧，一出渦口，一出清河口，一出陳倉，一出成紀，一出臨潭，一出鹽川，一出來遠，諸道並進，連陷江淮荆襄諸州，江南大震。侂胄悔懼，復謀議和，遣國信所參議官方信，儒如金軍，金人下之獄，要以五事，其第三款，須縛送侂胄至金營。侂胄聞之，大怒，遂輟和議，復銳意用兵，而內外困苦，公私之力大絀。禮部侍郎史彌遠，浩猶子也，嘗因入對，力陳危迫之勢，請誅侂胄，以安國家。皇后楊氏，素怨侂胄，使皇子榮王曦具疏，言侂胄妄啓兵端，將不利社稷，請誅之。上不答，后從旁力贊其議，且請使其兄次山擇羣臣可任者，與共圖之。上始允可。次山出語彌遠，彌遠以宰相錢象祖嘗諫用兵，忤侂胄，乃先白象祖，象祖許之，因共擬御批。翌日，侂胄入朝，至太廟前，殿前將夏震呵止之，從者皆散，震以兵擁侂胄至玉津園側，殛殺之。彌遠象祖入奏，上猶未信，越三日，始知其已死也。乃下詔暴侂胄罪惡，宣示中外。時金人已許和，惟索誅首禍者，以是久不決，至是遂斬侂胄首以畀金，和議始成。其條款歲幣增爲三十萬，外給犒軍錢二百萬緡，而金人亦盡以所侵地歸宋。時寧宗嘉定元年也。

宋金和約一覽表

時代	地位	歲幣數目	兩國疆界
眞宗時	宋金平等	銀十萬兩 絹二十萬匹	以直隸燕京一帶爲限
欽宗時	宋姪金伯	銀十萬兩 絹二十萬匹	以河北三鎮讓金
高宗時	宋臣金君	銀二十五萬兩 絹二十五萬匹	以淮水大散關等處爲界
孝宗時	宋姪金伯	銀二十萬兩 絹二十萬匹	如前約
寧宗時	宋姪金伯	銀三十萬兩 絹三十萬匹	如前約

後世史家，率以敗盟誤國蔽罪侂胄，然平心論之，金源於是時實有積衰之勢，詰戎講武，俟時而動，守國之經，詎爲非計，特其輕躁寡謀，驕兵取敗，爲不可末滅耳。宋自隆興以後，和議之成，逾三十年，君臣上下，晏安江沱，不復以整軍經武爲念，武備之頹，殆甚於宣和靖康時；侂胄一旦驅不教之民，使當大敵，此其所以敗也。惟侂胄專政十四年，宰執侍從臺諫藩閫，皆其黨羽，設使北伐功成，必有莽卓之禍，故其死也，中外快之。然侂胄誅，而彌遠得政，朝野泄沓，賄賂公行，乃更甚於侂胄時，君子有以知宋之必亡矣。

註

①【穎壽】今安徽阜陽及壽縣。

②【唐鄆】今河南沁源及鄆縣。

③【渦口】在今安徽懷遠

蒼狼白鹿所生

也速該併合諸部鐵木真橫行歐亞

縣北。④〔清河口〕在今江蘇淮陰縣南。⑤〔陳倉〕在今陝西南鄭縣。⑥〔成紀〕今甘肅天水縣。⑦〔臨潭〕今甘肅臨潭縣。⑧〔鹽川〕今甘肅漳縣西南。⑨〔來遠〕今甘肅武山縣。⑩〔玉津關〕在今浙江杭縣南之龍山北。⑪〔隆興〕孝宗年號。⑫〔宣和〕徽宗年號。⑬〔靖康〕欽宗年號。

第六章 金元之興滅

一 蒙古之崛起

蒙古者，北荒之種族也，其國人相傳為蒼狼白鹿所生。先世有孛端父兒者，狀貌奇異，有雄才，子孫蕃衍，各自為部，居烏桓之北，與畏羅乃蠻九姓回鶻接壤，世奉貢於遼金，而總隸於韃靼，傳九世至也速該，併合諸部，勢漸強大，已而生子，有異徵，名之曰「鐵木真」。此亞洲鐵血主義之大偉人，後以兵力橫行歐亞者也。也速該卒，其部衆多歸族人泰赤烏，鐵木真與其母月倫，率部人為十三翼，與之大戰，泰赤烏等敗，因得少安。泰赤烏地廣人衆，而無紀律，其下謀曰：「鐵木真衣人以己衣，乘人以己馬，真吾主也。」因相率歸之。時乃蠻部強盛，鐵木真事之惟謹，乃蠻反侵掠之，鐵木真乃大會屬部。

白旗九旂
成吉思汗

中原皇帝
是天上人做

蒙古寇

拒戰，擒乃蠻部長太陽罕而殺之，諸部悉降，勢益張大。乃會諸部長於斡難河之源，建白旗九旂，自號曰「成吉思汗」。一時宋甯宗開禧二年，金章宗之泰和六年也。先是金主遣其叔衛王允濟，往靜州受鐵木真之貢，允濟奇其狀貌，歸言於金主，請以事誅之，以絕後患。金主不許。鐵木真聞而憾之。章宗無子，疎忌宗室，以允濟柔懦，愛之，欲傳位焉。既而疾卒，允濟遂即帝位，詔使至蒙古，言當拜受。鐵木真問使者曰：「新主為誰？」曰：「衛王也。」鐵木真遽南面唾曰：「我謂中原皇帝，是天上人做，此等庸才，亦為之耶？何以拜為！」即乘馬北去，遂與金絕，數侵掠西北邊境。時金承平久，武備廢弛，而西北尤甚，自蒙古初起，已不克當朝野皇皇，禁百姓傳言邊事矣。

註 ①【烏桓】東胡別種，居今嫩江以北。 ②【畏羅】室韋之種，在今貝加爾湖西畔。 ③【乃蠻】

亦室韋之一種名，據有今外蒙古西部之地。 ④【九姓回鶻】唐時回鶻分九姓部落，一曰藥羅葛，即可

汗之姓，二曰胡咄葛，三曰咄羅勿，四曰貊歌息訖，五曰阿勿喃，六曰葛薩，七曰斛鹽素，八曰藥勿葛，九曰奚

耶勿。 ⑤【韃靼】國名，本韃韃之別種，唐末始見其名，後乃為蒙古之稱。 ⑥【斡難河】一作斡嫩河，

即今黑龍江之上流，發源外蒙古車臣汗部西北肯特山之西，小肯特山之東麓。

二 金元之構兵

陷西京

入居庸關

胡沙虎之弑立

宣宗

鐵木真既數寇邊境，金主懼，遣使往求和，鐵木真不許，而出兵攻金西京。時金帥胡沙虎守西京，鐵木真圍攻，凡七日，胡沙虎懼，以麾下突圍遁去。西京遂陷。鐵木真分遣其子朮赤、察合台、窩闊台，分取山後諸州。於是東過平灤，南至清滄，北由臨潢過遼河，西南至忻代，皆降於蒙古。鐵木真既取西京，將遂南下，而金主命大將完顏糾堅等，以四十萬人守野狐嶺。鐵木真進軍，與糾堅等戰，金兵大敗，人馬相蹂躪，死者不可勝計。蒙古遂進陷居庸關，遊騎至燕京城外。金主欲南奔汴京，會衛士誓死迎戰，蒙古稍有損傷，始引兵北去。胡沙虎之棄西京而遁也，金主悉置不問。胡沙虎益無所憚，請兵二萬，北屯宣德，金主與之三千，令屯媯州。胡沙虎由是不悅，金主乃數其十五罪，放歸田里。既而復用爲右副元帥，使將兵屯燕城北，以拒蒙古。而胡沙虎日務馳獵，不恤兵事。金主遣使責之，胡沙虎怒，遂舉兵反。都下兵迎戰不勝，胡沙虎遂入燕，以兵逼金主，出居衛所，弑之。而遣使迎翼王珣於彰德。九月，至燕卽位，是爲宣宗。胡沙虎自爲太師，尙書令都元帥，封澤王。未幾，蒙古兵復至懷來，胡沙虎遣朮虎高琪拒之，戒曰：「不勝必斬。」

胡沙虎
伏誅

汝。高琪戰敗，懼誅，乃以所部入都門，斬胡沙虎於第。金主以高琪為左副元帥，而下詔暴胡沙虎之罪。

註

①【西京】金仍遼制，以山西大同為西京。

②【平灤】平州，今直隸盧龍縣，灤，今直隸灤縣。

③

【清滄】今直隸滄縣。

④【臨潢】在今蒙古巴林左翼之波羅河屯。

⑤【遼河】在今奉天。

⑥

【忻代】忻州，今山西忻縣，代州，今山西代縣。

⑦【野狐嶺】在今直隸萬全縣東北。

⑧【居庸】關名，

在直隸昌平縣西北。

⑨【宣德】今直隸宣化縣。

⑩【媯州】今直隸懷來縣。

⑪【衛邸】金主舊

邸，在今河南汲縣。

⑫【彰德】今河南安陽縣。

⑬【懷來】今直隸懷來縣。

三 金宣宗之南渡

蒙古分
三道寇
金

蒙古主既擊敗高琪，因留兵屯燕城北，分降人為漢軍四十六都統，並韃靼兵為三道，命三子統之，循太行而南，別將遵海而東，而自將大軍，與少子拖雷，自大口以逼中都。時中原諸路之兵，皆僉往山後防遏，乃悉發鄉兵，上城守禦。蒙古盡驅其家屬，列於陣前，父兄子弟，往往遙相呼應，由是人無固志，所至勢如破竹，凡破金九十餘郡，兩河山東數千里，人民殺戮幾盡，子女牛馬，羊畜金帛，皆席卷而去，城郭邱墟，屋廬焚蕩，書契

金宣宗
南渡遷
汴

蒙古復
謀南侵

以來，吾民之被害於異族，未有如斯之甚者也！完顏承暉言於金主，請暫與約和，以紓目前之急。金主從之，遣承暉往議。以前主允濟之女歸蒙古，以和。蒙古主許之，於是盡殺其所虜山東河南少壯男女數十萬而去。時宋寧宗嘉定七年也。和議既成，金主以國蹙兵弱，財用匱乏，不能守中都，乃議遷汴，而使太子忠留守中都。鐵木真聞之，怒曰：「既和而遷，是有疑心而不釋憾，特以解和爲款我之計耳！」於是復舉兵南侵，而燕京及大河以北之地，遂悉爲蒙古所有。

○方金之初起也，日以和議餌宋，而用兵如故，金是以日彊，而宋日以弱。此時蒙古方張之勢，亦不過如金之初興而已。當時守禦之方，尙勝宣和，而金之君臣，遽皇皇然以求和爲事，甘蹈宋人覆亡之轍而不悟。然則金之所以亡宋者，亦適以自亡而已。又宋人之失中原也，以南渡之故，而金之亡河北也，亦以南渡之故，前後百餘年耳；而覆轍相尋，終不自悟，叔世之君臣，亦可哀也已！

○【中都】卽今北京，金曰中都大興府。○【書契】文字也，謂自有文字之始。○【宣和】徽宗年號。

四 李全之叛亂一

紅襖賊

楊安兒

李鐵槍

李全請降

忠義軍

李全大敗金兵

金之南遷也，土宇益蹙，賦歛愈急，民不堪命，山東無賴，往往相聚爲盜，衣紅襖以相識，時人目爲紅襖賊，所至剽掠，州縣不能制。益都人楊安兒者，其衆尤盛，至僭號改元。李全北海農家子也，銳頭蠡目，權譎善下人，弓馬趨捷，能連鐵槍，人謂之李鐵槍，與其兄福，聚衆數千人，鈔掠青齊間，未幾，安兒與金人戰敗死，其妹四娘子，狡悍善騎射，收餘衆萬餘，號曰「姑姑」，全以衆附之。楊氏因納全爲夫，中原豪傑彭義斌等，並起應之。全出沒島嶼間，寶貨山積，而無所得食，乃因知楚州應純之密請歸降。純之因奏言：今山東羣盜歸正，中原可復，時頻歲小稔，江表無事，宰相史彌遠懲於開禧之禍，不敢明言招納，密敕江淮制置李珣及純之慰撫，號其衆曰「忠義軍」，就聽節制，給以糧食。於是東海馬良、高林、宋德珍等，輻輳來歸，全亦至漣水軍歸附，詔以爲京東路總管。其後金人入寇淮甸，江淮制置使賈涉，使全邀其歸路，金兵大敗，不敢窺淮東，全旣建功，益自喜，謂南中將帥無及之者，由是有跋扈飛揚之志。初，李全之降也，賈涉爲淮帥，惟以恩禮結之，全雖傾心於涉，而其驕愈甚。及涉卒，許國代其任，痛抑北軍，有與南軍競者，無問曲直，皆偏坐之。舊時犒賞，十損八九。全至楚州謁國，賓贊戒全曰：「節使當

許國端
坐受拜

折伏此
虜

庭參，制使必免禮。」及庭趨，國端坐受全拜，不爲止。全大慚憤，乃謀爲亂。既而自念曰：「彼所爭者，拜耳，拜而得志，吾何愛焉。」更折節爲禮，因會集，問出筭白事。國見其細故，判從之。全卽席再拜謝，自是動息必得請，請必拜。國大喜曰：「吾折伏此虜矣。」而不知全正處心積慮以圖己也。

評 是時金人以蒙古侵逼，徙巢於汴，河北山東遺民相率歸宋。李全歸命後，又有張林以山東諸郡來歸，嚴實以魏博諸州來歸，使宋室將相有人，撫慰得宜，不且有中興之望者哉！而史彌遠妒賢嫉能，竊位於中，賈涉許國輩小器淺謀，專闖於外，此宋之所以終不振也。

註 ①【益都】今山東益都縣。 ②【北海】今山東昌樂縣。 ③【青齊】青州，今山東益都縣，齊州，今山東歷城縣。 ④【開禧】寧宗年號。 ⑤【東海】今江蘇東海縣。 ⑥【高林】在今山東。 ⑦【漣水】今江蘇漣水縣。 ⑧【南中】指宋言，宋在南，故號南中。 ⑨【庭參】舊制，屬吏初見長官，文職北面跪拜，長官立受，武職北面跪叩，自宣銜名，長官坐受，謂之庭參。

五 李全之叛亂二

寶慶元年春，許國集兩淮軍十三萬，大閱楚城外，欲以示威於北兵。全益懼，反謀益亟，

楚州之變

李全叛降蒙古

操舟射陽湖

養北賊殺淮民

二趙討李全

一日國晨起視事，忽露刃充庭，李全自外入，國厲聲叱曰：「不得無禮！」而矢已及頤，流血蔽面，左右急掖之走，亂兵舉戈入屠其家，大縱火焚官寺，兩司積畜，盡爲賊有。國出城自縊於途。事聞，史彌遠恐激他變，以徐晞稷嘗倖楚，得全歡心，乃以晞稷代國，晞稷至楚，以恩府稱全，恩堂稱楊氏，大柄倒置。全益驕橫，既而全北剽山東，爲蒙古所圍，全大小百戰終不利，乃降蒙古，蒙古以爲山東行省。全因挾蒙古勢，以圖覆宋，卽由青州入淮安，據鹽城，大募人爲兵，不限南北，知東南利在舟楫，操舟射陽湖，謀習水戰，爲內犯計。朝廷明知其奸，而姑息苟安，不敢致詰，且授以彰化保康兩鎮節鉞，冀其釋兵，全曰：「朝廷待我如小兒，啼則與之果餌，」竟不受命。趙范趙葵深以全必反爲慮，請先發制之，彌遠不納，日轉餉饋全軍，不絕，他軍士皆曰：「朝廷唯恐賊之不飽，我曹何力殺賊耶？」淮人至有養北賊戕淮民之謠，聞者太息，諸宰執皆阿彌遠意，不敢言。既而全突至揚州，彌遠猶遺之書，許增軍糧萬五千人，全擲書不受，諸帥始懼，召范於鎮江，范刻日約葵，葵帥兵萬四千赴之，全猶語葵曰：「吾非叛，索錢糧耳。」葵曰：「朝廷待汝以忠臣孝子，而乃反戈攻陷城邑，安得不絕汝錢糧，今汝尙云非叛耶？」全語塞。

李全伏誅

自是數戰，全軍多敗。初全之敗也，固守不肯出戰，官軍患之，已而置酒高會於平山堂，候卒有識全槍者，走告范，范喜謂蔡曰：「賊勇而輕，若出必成擒矣。」乃悉出精銳，取官軍素爲賊易者，張其旗幟以誘之。全望見，突鬥而前，范麾軍急進，蔡親自搏戰，諸軍爭奮，全窘，從數十騎，北走新塘，新塘淖深數尺，全騎過之，皆陷泥中，不能自拔，官軍追及，聚長槍數十刺殺之，楊氏走降蒙古，淮甸始平。

自李全叛亂，蒙古助其出兵，攻宋之京東關隴等處，及全死，蒙古使來至沔州，統制張宣殺之，蒙古大怒，遂發兵破興元，侵仙人關，是爲宋與蒙古開衅之始，然則李全之叛，關係宋室存亡，而史彌遠養賊戕民之罪，愈不可道矣！

註

①【楚城】即楚州，今江蘇淮安縣。②【青州】今山東益都縣。③【淮安】今江蘇淮安縣。

④【鹽城】今江蘇鹽城縣。⑤【射陽湖】在鹽城縣西北。⑥【揚州】今江蘇江都縣。⑦【鎮

江】今江蘇丹徒縣。⑧【平山堂】在今江都縣西北蜀岡上，宋歐陽修建。⑨【新塘】在江都縣城

北。⑩【沔州】今陝西略陽縣。⑪【興元】今陝西漢中道南鄭縣。⑫【仙人關】在今陝西鳳翔

縣西南。⑬【張宣殺蒙古使】參觀下文第九課。

六 蒙古之滅夏

絕夏與宋

夏古伐

夏金搆兵

夏古再伐

夏亡

西夏自崇宗乾順時，遼主天祚來奔，乾順迎護之，金主遺書，令執送遼主，且許割陰山以南地，夏遂稱藩於金。南宋初，其主仁孝受金冊封，嗣後與宋不復通使。仁孝卒，子純佑立，為其從弟安全所篡，蒙古乘其難，屢來侵，宋寧宗嘉定二年，安全納女請降，蒙古兵乃去。逾年復來，求救於金，金主永濟新立，不能出師，夏人怨之。嘉定四年，遵頊立，發兵侵金西境，時夏金和好已八十年，未嘗交兵，至是搆難，十年之間，一勝一敗，精銳俱盡，而兩國皆不勝其弊。理宗寶慶元年，蒙古主成吉思汗西征還，以夏人納其仇人齊拉克和雙琨，又不入質子，乃舉兵伐夏，連戰三年，盡取甘肅州、西涼府及靈州，夏之城邑多降，夏主德旺憂悸而卒，國人立覲，蒙古遂盡克夏城邑，其遺民皆穿鑿土石以避鋒鏑，免者百無一二，城郭邱墟，白骨蔽野，夏主覲力屈面縛出降，蒙古主繫之以歸，時理宗寶慶二年六月也。西夏自元昊建國稱帝，至覲之亡，凡十世，二百有一年而亡。

註 ①【陰山】在今綏遠特別區域，起寧夏賀蘭山，當河套北，亘烏喇特歸化城之境，蜿蜒數千里。 ②

【甘肅州】甘州，今甘肅張掖縣，肅州，今甘肅酒泉縣。 ③【西涼府】今甘肅武威縣。 ④【靈州】今

甘肅靈武縣。

西夏帝系表

- (一)太祖李繼遷在位二十一年 叛宋後在位 (二)太宗德明在位十九年 (三)景宗元昊在位十七年稱帝後在位十一年
- (四)毅宗諒祚在位九年 (五)惠宗秉常在位九年 (六)崇宗乾順在位十二年
- (七)仁宗仁孝在位十五年 (八)桓宗純祐在位二年 (九)襄宗安全崇宗孫桓宗從弟在位六年
- (十)神宗遵頊襄宗姪在位十二年 (十一)獻宗德旺在位三年 (十二)末帝睨神宗孫獻宗姪在位一年

七 成吉思汗之武功

首伐西夏 次伐乃蠻 次伐金 次西征 滅西遼 滅花刺子模

成吉思汗自會各部於斡難河，建國稱汗後，奄有漠北之地，首舉兵伐西夏，降其主安全；又舉兵伐乃蠻，降畏吾兒等部，而河爾太山附近地，悉歸蒙古；於是大舉侵金，盡取河北山東地，金勢大衰。會蒙古有內亂，且西域亦不服，乃命木華黎為太師，經略太行山南之地，而自引兵西征。時西方有西遼，花刺子模兩大國，西遼原為遼族耶律大石所建，乃蠻見滅時，乃蠻太陽汗之子屈出律往依之，因據有其國；花刺子模在西遼西南，曾虐殺蒙古商百餘人，成吉思汗欲興師問罪，先使哲伯討殺屈出律，滅西遼，乃自

入印度

襲欽察

破俄羅斯

新十字架

夏滅西

六盤山

方略 授伐金

帥大軍，與子四人西向，自額爾齊斯河侵入花刺子模，滅之，其遺衆走印度，復追擊大破之，凡屠殺一百六十萬餘人，其得生者僅十六人而已。成吉思汗乃班師，時哲伯與速不台兩勇將，既下花刺子模諸城，復由裏海南經高加索山，襲欽察部，破俄羅斯。俄民乞援歐洲諸國，歐洲諸侯大會兵邀擊，復大敗，全歐之民皆震駭，立十字架祈禱，且迎蒙古軍，蒙古軍盡殺之，更轉東北陷不里阿爾，聞成吉思汗東歸，乃大掠俄羅斯東南部而還，此為吾國兵馬深入歐洲之第一次。成吉思汗既凱旋，復攻西夏而滅之，謀再伐金，至六盤山，罹病而卒。當疾大漸，召諸將謂曰：「金精兵皆在潼關，南據連山，北限大河，難以遽破，不若假道於宋，宋金世仇，必能許我。如此則下兵唐鄧，直擣大梁，金急，必徵潼關之兵以自救，然數萬之衆，千里赴援，人馬疲弊，雖至亦弗能一戰，破之必矣。」言訖而殂。年七十有三，是為元太祖。太祖既殂，國人奉少子拖雷監國，其後假道滅金，卒如其遺囑云。

成吉思汗自為會長後，至此凡五十四年，即汗位後，亦二十二年，其一生未嘗一日離弓矢戎馬之間，

疆國四十，拓地百萬里，跨有歐亞兩洲，臨沒時，猶召諸將授以伐金方略。其雄武遠非秦皇、漢武，所能企及，

誠吾國民族中，古今蓋世之第一英主也。

註 ①〔斡難河〕即今黑龍江上流，見上第一課。②〔漠北〕大沙漠以北也，即外蒙古。③〔畏吾

兒〕即乃蠻之一部，在外蒙古。④〔阿爾太山〕亦名金山，在外蒙古，與俄接界。⑤〔西遼〕在新疆

西南，爲俄屬中亞之南部。⑥〔花刺子模〕今裏海以東，阿母河以西之地，皆其領土。⑦〔額爾齊斯

河〕由外蒙古流入西伯利亞之大河也。⑧〔裏海〕湖名，跨歐亞兩洲，爲世界最大之湖，烏拉河窩瓦

河均流入之，由窩瓦等河可通於波羅的海。⑨〔高加索山〕跨黑海裏海間，爲歐亞兩洲之分界。⑩

〔欽察〕國名，亦稱金帳國，後蒙古四大藩之一，治今俄羅斯至西伯利亞之地。⑪〔十字架〕耶穌遇

害時釘於十字架，故基督教以爲表號。⑫〔不里阿爾〕在烏拉山西，屬歐洲。⑬〔六盤山〕在甘肅

固原縣。⑭〔潼關〕在今陝西潼關縣。⑮〔唐鄧〕唐今河南泌源縣，鄧今河南鄧縣。⑯〔大梁〕

金都城，今河南開封縣。

八 蒙古之漸有文化

元太宗
自成吉思汗殂後，中隔一年，其子窩闊台始立，是爲元太宗。於時中原新定，未有法制號令，長吏皆得自專生殺，稍有忤意，刀鋸隨之，至有全家夷戮者，野蠻暴虐，無可比喻。

耶律楚材

始定租稅之法

進說周孔之教

窩闊台即位，耶律楚材始以爲言，命禁絕之。初成吉思汗之征西域而歸也，倉庫無斗粟，尺布之儲。於是羣臣咸言，雖得漢人，亦無所用，不若盡殺之，而廢其耕地，使水草豐茂，以爲牧場。楚材爭之曰：「苟欲豐財足用，以天下之廣，四海之富，何求不得？但不爲耳。誠均定中原地稅商稅，鹽鐵酒酤山澤之利，周歲可得銀五十萬兩，絹八萬匹，粟四十餘萬石，何爲無用哉？」成吉思汗大悅曰：「果如卿言，則國用有餘矣。卿曷試爲之？」至是，楚材始奏定租稅之法，中原以戶，西域以丁，蒙古以牛馬羊，立十路課稅所，設使副各一員，招徠流亡，徵收稅課，悉用士人爲之。於是遺民始稍稍出，喪亂之餘，漸有來蘇之望矣！楚材復乘間進說周孔之教，且言天下雖得之馬上，然不可以馬上治。窩闊台深然之，由是文臣始有獲進用者。楚材乃奏令諸路州縣長吏，專理民事，萬戶府專總軍政，課稅所專掌錢穀，各不相統攝，著爲令。窩闊台至雲中，諸路各貢銀幣，文簿具陳，一一符楚材原奏之數，乃喜曰：「卿何能使錢幣流入如此？」即日授以中書省印事，無巨細，悉以委之。蒙古之稍知文化，而戢其殺氣者，皆楚材力也。

評

蒙古起自漠北，未知文化，我國民受異族之殘殺，未有如蒙古之甚者也！微耶律楚材，則大河以北，無

遺類矣！楚材爲遼東丹王厄欲八世孫履之子，初仕金，後降蒙古，通術數之學，又遷於太玄占卜多中，成吉

斯汗及窩闊台俱信重之；元人開國制度，多其所建定，蓋不媿爲有元之第一人。

註

①「耶律楚材」字晉卿，元之立國規模，皆爲所定，卒諡文正。

②「來蘇」蘇，更生也，書後我后，后

來其蘇，言后来則人民得更生也。③「雲中」今山西大同縣。

九 蒙古之約宋擊金

蒙古假
道伐金

三峯山
之戰

汴京之
圍

蒙古主窩闊台，遵成吉思汗取金遺策，遣使速不罕來宋，求假道，且請會師。速不罕至
沔州，宋統制張宣，以蒙古前助李全出兵，攻宋之京東關隴等處，至是見其使來，執殺
之。蒙古大怒，使拖雷引兵入大散關，陷鳳州，興元，進破饒風關，宋室大震，而蒙古兵遂
由漢江而東，大破金兵於三峯山下，遂克均州，金健將哈達，楊沃衍，樊澤，張惠，及陳和
尙，皆死之；同時窩闊台亦渡河而南，遣速不台攻汴，又破金軍於潼關，金之良將健卒
皆盡。速不台既至汴，晝夜急攻，凡十六日，內外死者以百萬計。金主守緒懼，乃質子乞
和，會窩闊台以中原天氣漸炎，將舉軍北還，遂許之，始解圍去。是年汴中大疫，死者九
十餘萬人，鬻棺者皆獲厚利，金主乃命有司倍征之，以助國用。嗚呼！生民塗炭，至此可

蒙古再
舉伐金

崔立叛
降蒙古

謂極矣！未幾，金飛虎軍卒申福等殺蒙古使者三十餘人於館，和好復絕，蒙古遂再舉伐金。初，蒙古主之再謀取汴也，慮不能克，復遣使王楫來宋，與史嵩之議夾攻金。嵩之以聞，詔羣臣會議，皆謂可乘勢滅金，以雪仇恥，獨趙范以爲不然，曰：「宣和海上之盟，迄以取禍，不可不鑒。」帝不聽。命嵩之報使，許以助兵夾攻，蒙古亦許我，事成以河南地來歸。時汴京糧盡援絕，危急日甚，金主守緒遂棄汴，出奔河北，爲蒙古將史天澤所敗，復走歸德。汴人大恐，西面元帥崔立，因民心之不安，遂謀作亂，因磨衆至政府殺完顏二相，勒兵入宮，奉故主永濟之子從恪監國，而請降於蒙古，遂以太后王氏，皇后徒單氏，與妃嬪及宗室男女五百餘人，送蒙古軍，幽諸青城。青城者，卽金人執宋二帝之處，時相去僅百有四年耳。速不台殺從恪，及宗室男子，而送后妃等於和林，在道艱苦，尤甚於徽欽北狩時。

完顏一族外，餘皆原免。時避兵在汴者，尙百四十萬戶，皆得保全，自是遂爲定制，楚材之德惠深矣。

註

○〔汴州〕今陝西略陽縣。

○〔大散關〕在陝西寶雞縣西南。

○〔鳳州〕今陝西鳳縣。

○

金主奔
蔡州

蔡州之
戰
孟珙會
師擊金

【興元】今陝西南鄭縣。⑤【饒風關】在今陝西石泉縣西。⑥【漢江】即漢水，在陝西。⑦【三峯山】在河南禹縣西南。⑧【均州】今湖北均縣。⑨【汴】即汴京，金人都此。⑩【潼關】今陝西潼關縣。⑪【宣和】徽宗年號。⑫【歸德】今河南商丘縣。⑬【青城】即南青城，在今開封縣南薰門外，宋祭天齋宮也。⑭【和林】即喀喇和林，在外蒙古庫倫之西南。

十 金之滅亡

理宗紹定六年，史嵩之遣大將孟珙帥師會蒙古伐金。時金主自歸德奔蔡州，使使者來乞糧，且諭之曰：「蒙古滅國四十，以及西夏，夏亡及我，我亡必及於宋，唇亡齒寒，自然之勢，宋若與我連和，所以爲我者，亦爲彼也。」使者至，朝議卒拒不許。是歲冬十月，金主拜天於節度廳，既成禮，金主酌卮酒，徧賜羣臣，酒未竟，報敵騎已臨城下矣。將士踊躍，咸請一戰，衆旣出，蒙古兵奔潰。旣而蒙古帥塔察爾復以數百騎駐城東，金兵出戰，又破之，自是不復攻城，但築長圍，以坐困之。時孟珙及副將江海帥師二萬，運米三十萬石，赴蒙古之約，塔察爾大喜，益脩攻具，斲木之聲聞於城內，人心益恐，往往有縋城出降者。珙得降人，知城中絕糧已三月，欲降者衆，乃下令諸軍，銜枚潛運雲梯，分布

金主傳
位承麟

孟珙克
蔡州

金主殉

金亡

城下是夕，金主集百官，傳位於宗室承麟，承麟泣拜，不敢受。金主曰：「朕所以授卿者，豈得已哉？朕肌體肥重，不耐鞍馬馳突，卿平日矯捷，有將略，萬一得脫，宗祚不絕，此朕志也。」承麟乃再拜受命，明日即位。孟珙師已向南門，萬眾爭進，金百官稱賀禮畢，亟出登陣，而南城之上，已徧立宋幟矣。俄頃四面鼓譟，聲震天地，珙出招江海及蒙古兵以入，金帥胡沙虎以精兵一千巷戰，不能禦。金主知事急，即取寶玉置幽蘭軒，環之以草。謂近侍曰：「死便火我。」遂自縊。胡沙虎聞之，謂將士曰：「吾君已崩，何以戰為？然吾不死於亂兵之手，吾赴汝水，從吾君耳。」言訖投水死。將士皆曰：「相公能死，吾輩顧不能耶？」相率從死者五百餘人。承麟為亂兵所殺，金自阿骨打建國，至是凡十主，百有二十年而亡。

註

○【蔡州】今河南汝南縣。

○【雲梯】攻城之具，以大木為牀，下施六輪，上立二梯，各長二丈餘，

中施轉軸，車四面以生牛皮為屏蔽，內以人推進，及城則起飛梯於雲梯之上，以窺城中。

金帝系表

(一) 太祖完顏阿骨打

在位八年

勝果——(二) 熙宗亶

在位十四年

(二) 太宗吳乞買 在位三年

—— 幹布 —— (四) 廢帝亮 在位三年

—— (七) 廢帝允濟 在位五年

—— 鄂爾多 —— (五) 世宗雍 在位二十九年

允恭

(六) 章宗璟 在位十九年

(八) 宣宗珣 在位十一年

(九) 哀宗守緒 在位十一年

第七章 理宗朝政

一 理宗之始立

初寧宗時，史彌遠謀誅韓侂胄以功進尚書，尋代侂胄執政，頗知引用正人，久之其奸漸著。先是寧宗無子，詔求太祖十世孫二人，育之宮中，一曰貴和，一曰貴誠，皆燕王德昭後也。尋立貴和為皇子，賜名竑，封濟國公，而以貴誠嗣其父沂王後。彌遠既執政，慮易世之後，不見容於嗣主也，以竑好鼓琴，買美女善琴者，納諸竑，俾矚其動息。時楊皇后用事，彌遠附之，宰執侍從，臺諫藩閫，皆所引薦，權勢熏灼，竑心不能平，嘗書楊后及彌遠事於几上曰：「彌遠當決配八千里。」又嘗指瓊厓地圖曰：「吾得志，必置彌遠於此。」彌遠聞之，大懼，真德秀時兼東宮侍講，常諫竑曰：「皇子若能孝慈母而敬大

史彌遠專政

楊后用事

史彌遠廢立理宗

潘壬起兵

彌遠之奸甚於秦檜

臣，則天命歸之矣，否則未可知也！竑不聽。上疾篤，彌遠遂矯詔，立貴誠為皇子，賜名昀。上崩，即引昀至樞前即位，是為理宗。宣遺詔，封竑濟王，處之湖州。既而湖州人潘壬與其弟丙，以彌遠廢長立幼，欲奉濟王而立之，遣人密召李全，全陽許之，實無意出兵也。壬等信之，遂部分其衆千餘人，夜入州城，求濟王。王聞變，匿水竇中，壬尋得之，強以黃袍被其體，王號泣不從，壬等強之，遂擁以行。天明視之，則皆太湖漁人及巡尉兵卒耳。王知事不成，遣人告於朝，即自帥州兵討壬，壬變服走，中途被獲，事已平矣。而彌遠益忌竑，使人逼而縊之，以暴卒聞。

註 ①【瓊崖】今廣東瓊崖道，在海中。 ②【湖州】今浙江吳興縣。 ③【太湖】在江蘇浙江間，近

傍湖州。

二 史彌遠之奸

南宋一代之始終，悉誤於奸邪之手而已。獨是秦檜、韓侂胄、賈似道之誤國，人人知之，而史彌遠之奸，則知而能言之者甚鮮。不知彌遠之奸，乃更甚於秦韓。宋之亡雖亡於似道，而其禍實彌遠成之，即無似道，宋亦不可救藥也。彌遠相兩朝，在位凡二十六年，

三人爲效搏擊

理宗親政鄭清之爲相小元祐

用事之久，禮遇之隆，終南宋之世，無與抗者。其初秉政也，猶欲反侂冑所爲，故嘉定之初，收召賢才，布在朝列。及理宗立，濟王不得其死，遂爲清議所不與。於是專任僉壬，以居臺省，正士端人，屏棄殆盡。政事泄沓，百廢不舉，惟務尊崇道學，以取悅流俗。理宗德其立己，唯言是從，終身恩寵不少替。及其死而天下之事已去矣！工部尚書李知孝，刑部尚書莫澤，刑部侍郎梁成大，皆彌遠死黨。彌遠之排斥忠良，皆三人爲效搏擊。成大尤險惡，凡可以鉏除異己者，輒首先攘臂爲之。四方賂遺，充塞堂廡，客至輒導使觀之，欲其知所效尤，以故賄賂公行，紀綱大壞，國用乏絕，民生困蹙，皆諸奸爲之耳。彌遠死，理宗始親政，以鄭清之爲宰相，慨然有身任天下之意，收召忠賢，竄逐奸黨，端平初政，天下稱爲小元祐。然清之實一腐儒，無撥亂才，雖小有所補苴，亦終無救於危亡也！

註

①【嘉定】寧宗年號。

②【臺省】唐時稱尚書爲中臺，門下省稱東臺，中書稱西臺，皆在禁省，故

稱曰臺省，亦曰三臺。③【端平】理宗年號。④【元祐】哲宗年號。

三 端平入洛之師

宋之助蒙古滅金也，與蒙古訂約，河南歸宋，而以陳蔡西北，分屬蒙古。及金既滅，朝廷

趙范趙
葵建收
復三京
之議

全子才
入汴

楊誼入
洛

洛師之
潰

命孟珙趙范等分屯京西以備之。未幾，趙范與其弟葵欲乘機撫定中原，建守河據關收復三京之議，朝臣多以為背盟啓衅不可聽，而鄆清之獨力主其說，命范移司黃州，刻日進兵。復詔知廬州全子才以兵萬人赴汴，金遺臣李伯淵等殺崔立以降，子才遂入汴，趙葵亦以淮西兵五萬人至，葵謂子才曰：「我輩始謀據關守河，今已得汴京，不急攻洛陽潼關，尙何待耶？」子才以糧餉未集對，葵督促益急，使其將楊誼等裹五日糧，西向洛陽，誼等至，城中寂無應者，遂帥衆入城。西京殘破之餘，遺民止三百餘家，宋師甫入城，而蒙古之兵已南下矣。諸軍入洛之明日，軍食已竭，乃采蒿實和麵作餅食之。楊誼在洛城東三十里，方散坐蓐食，忽數里外有立黃紅涼傘者，衆方駭異，而蒙古伏兵突起蓬蒿中，誼倉卒無備，師遂大潰，爲蒙古擁入洛水，死者無數，誼僅以身免。是晚，有潰卒奔告洛中曰：「楊誼一軍已爲蒙古衝散，今虜軍已據北岸矣。」於是在洛之師皆奪氣，俄而蒙古兵至洛陽，立寨城下，諸將與戰，勝負相當，士卒乏糧，皆殺馬而食，諸將不能留，乃班師。趙葵全子才在汴，亦以史嵩之不致餽，糧用不繼，所復州郡，率皆空城，無兵食可因。蒙古又決黃河寸金淀之水，以灌官軍，官軍多溺死者，遂皆引兵

蒙古來
責敗盟

南還。蒙古使王楫來責言曰：「何敗盟也？」朝廷以程芾為通好使，報聘且請盟焉。然竟不得要領而歸。自是河淮川蜀之間，無甯日矣。

論宋事者，皆以助元滅金為其致亡之由，不知宋即助金，亦豈能拒蒙古哉！宋之亡，不亡於滅金，而亡於滅金之後，旋背蒙古之和約耳！以積弱之國，橫挑蚌於方張之虜，其及也宜哉。

註 ①【陳蔡】陳，今河南淮陽縣，蔡，今河南汝南縣。 ②【據河守關】河，即黃河，關，謂潼關。 ③【三

京】宋以汴京為東京，洛陽為西京，應天府為南京。 ④【黃州】今湖北黃岡縣。 ⑤【廬州】今安徽

合肥縣。 ⑥【汴】即汴京。 ⑦【寸金淀】在河南開封縣北，黃河泛溢之水所匯。

四 襄蜀之亂

趙范鎮
襄陽

自洛師潰後，蒙古來責敗盟，而襄蜀之亂起矣。初趙范之鎮襄陽也，以亡金降將李伯淵為腹心，朝夕酣宴，了無上下之序。既而南北軍將交鬪，伯淵等遂作亂，北降蒙古。襄陽自岳飛收復以來，生聚繁富，城堅池深，甲於南服。至是城中居民幾五萬戶，財粟在庫者，無慮三十萬，軍器二十四庫，金銀鹽鈔，猶不與焉。南軍將校亦乘亂劫掠，所積一空，事聞，僅削范三官而已。蒙古遂乘勝攻江陵，孟珙邀擊破之，克其二十四砦，因進復

李伯淵
之亂

孟珙復
襄陽

蒙古寇 高稼死 成都陷 已下紹興

襄樊及信陽、光化、荊門、郢州諸城，蒙古主既不得志於襄，乃使其子闊端將兵由鳳州入蜀，直擣沔州，知沔州高稼死焉。因進陷成都，於是巴蜀遂失。帝亦深悔前事，命學士吳泳草詔罪己，其略有曰：「數年之間，多難已甚，屬仇金之已滅，遂蒙古之興鄰，迨合謀成破蔡之功，恐假道有及虞之勢，心之憂矣，臍可噬乎？」又曰：「兵民之死戰鬥，戶口之困流離，室廬靡存，骸骨相望，此皆朕明不能燭，德有未孚，上無以格天心，下無以定民志，想瘡痍之溢目，如疾痛之在身。」然皆粉飾空言，卒無補於事實。

宋自南渡後，以襄樊為重鎮，以巴蜀為財賦奧區，其所以能與女真相持百餘年而不敵者，恃襄蜀耳。蒙古鮮起，襄樊首破，巴蜀繼殘，宋乃幾幾乎不國矣；然襄樊失而復得，故猶能支撐殘局，至數十年而後亡；蜀則一失而不能復取，而國用之窘，遂達於極點，雖欲不亡，其可得乎？

①【襄陽】今湖北襄陽縣。 ②【江陵】今湖北江陵縣。 ③【樊】即樊城，在今襄陽縣北。 ④

【信陽】今河南信陽縣。 ⑤【光化】今湖北光化縣。 ⑥【荊門】今湖北荊門縣。 ⑦【郢州】今

湖北武昌縣。 ⑧【鳳州】今陝西鳳縣。 ⑨【蜀】今四川。 ⑩【沔州】今陝西略陽縣。 ⑪【成都

今四川省城。

五 余玠之冤

蜀孟珙帥

蜀余玠帥

可獨當一面

更弊政

誅王夔

成都既陷，孟珙率兵守蜀江，修築營砦，大興屯田，蒙古不得逞，蜀賴以安。及孟珙去，繼無人，蜀復大亂，更十數年，始有余玠之帥蜀。余玠者，湖北蘄州人，宋末之才臣也。少家貧，落魄無行，亡命走揚州，上謁趙葵，葵壯之，留置幕府，俾帥舟師，沂淮入河，抵汴，所向有功，累擢淮東制置副使。入對，言：「方今指卽戎之士爲蠱人，斥爲噲伍，願陛下視文武之士爲一，勿令偏有所重。」帝曰：「卿人物議論，皆不尋常，可獨當一面。」乃授四川宣諭使。已而加制置使，知重慶府。初蜀中財賦甲天下，自端平三年，蜀地殘破，所存州郡無幾，國用益窮。孟珙去後十六年間，凡授宣撫使者三人，制置使者九人，俱無成績。於是兩川無復紀律，遺民咸不聊生，監司戎帥，各專號令，擅辟守宰，蕩無法度，蜀日益壞。玠至，大更弊政，遴選守宰，築招賢館於府左，增修城壘，爲必守計。於是蜀民始有安土之心。先是都統王夔素殘悍，恃功驕恣，不受節度，所至劫掠，蜀人苦之。玠至嘉定，夔帥兵迎謁，班聲如雷，江水爲沸，旂幟鮮明，舟中皆戰慄失色，而玠自若也。徐命吏班賞夔退，謂人曰：「不意儒者中，乃有此人。」玠久欲誅夔，獨患其握重兵，謀於親將楊成，成

被讒而死

力贊之，因夜召夔計事，潛以成代領其衆，夔甫離營，新將已單騎入營視事矣。夔至，數以罪而誅之，將士皆肅然用命，兵氣一振。玠帥蜀數年，邊境稍息，而在廷之士，乃深忌之；謝方叔爲相，尤與玠不協，因倡言玠失戎狄心，且奏疏詞氣不謹，有失事君之體。上惑之，乃召玠歸，而以余晦代之。玠既被召，慮將不免，一夕仰藥死。蜀人莫不冤之。玠死後，言路猶劾其聚斂罔利，詔籍其家財，玠子孫認錢三十萬，徵之累年始足。由是中外文武，泄沓成風，廉幹之臣，益無敢自任天下事矣！

〔註〕南宋至是時，其危如一髮引千鈞，所未亡者，特一間耳；而廟堂之上，猶紛然崇獎迂謬之道學，而猜防才智之勞臣，以江表人才之衆，僅僅得之余玠，曾何救於危亡？然猶疎而忌之，俾其不得死而後快，是真病其亡之不速，而故促之也。厓山之禍，豈蒙古之果能滅宋也哉？

〔註〕○【斬州】今湖北斬春縣。○【噲伍】噲，樊噲也，韓信被拘後，羞與噲等伍，故云。○【重慶】今四川巴縣。

六 賈似道之亂政一

南宋之亡，亡於賈似道之手，而開似道之先路者，則丁大全也。大全者，鎮江人，面藍色，

丁大全亂政

董槐被劾

陳宜中竄逐

賈似道亂政

威權震主

人以比唐之盧杞，爲戚里婢壻，夤緣宦者盧允升，董宋臣以進身，遂得寵於上。自蕭山尉擢拜右司諫，駸駸嚮用。時右相董槐守正不阿，於近幸恩寵多所裁抑，大全露章劾槐，章未下，大全遽以臺檄調營兵百餘人，夜半露刃圍槐第，驅之使出都門，上不問也。太學生陳宜中等上書劾大全，詔悉竄諸遠州，而立石三學，戒諸生毋得妄議國政。未幾，大全拜右丞相兼樞密使矣。時蒙古主蒙哥大舉南侵，軍書絡繹，而大全一切匿不以聞，言路紛紛糾劾，上稍悟，乃罷其相，安置貴州。然大全去而似道來，宋遂不復可救藥矣！賈似道者，賈涉之孽子也，少時隨父在塞下，頗習邊事，而落拓不羈，涉死，久在閒廢。後其姊入宮，爲理宗貴妃，似道遂以椒房戚，洊至通顯，出爲淮東帥，積微勞，就加參知政事，於是威權日盛，居然遙執朝政矣。臺諫偶論其二部將，似道卽毅然求去，朝廷爲罷臺諫，乃止。孫子秀嘗除淮東總領，外間忽傳似道已密奏不可，執政遂不敢遣子秀，亟以似道所善者代之，其威權震主如此！

註 ①【鎮江】今江蘇丹徒縣。 ②【盧杞】唐德宗時之宰相，性好險，面藍色，人號爲藍面鬼。 ③【

貴州】今貴州貴陽縣。 ④【椒房】漢殿名，在未央宮，皇后所居，此指賈后。

七 賈似道之亂政二

西北之民困

東南之民困

賈似道變法殃民

實行公

宋初國用雖濫，然主德恭儉，吏治脩飭，病民之事尙少。自蔡京當國，專以豐亨豫大之說，蠱惑上心，於是賦稅正供之外，有御前錢物，戶部錢物，肆行掊克，民生始蹙。宇文粹中嘗言朝廷支用一切，取給於民，陝西上戶，多棄產而居京師，河北富民，多棄家而入川蜀，西北之困，於此可見，然東南猶未憊也。南渡後，軍需繁急，取民益無紀極，有所謂經制錢者，總制錢者，又有所謂月椿錢，板帳錢者，橫征暴斂，有司固知其非法，而以軍興旁午，不能不强取以足額也。淳熙十三年，詔財賦以十分爲率，每年增加二分，諸州上供之額，至有由二萬緡而增至十三萬緡者。孝宗有道之時，而朘削之害，已至此矣！及賈似道倡議變法，創公田之制，一絲一粟，不留餘地，民力竭而國步隨之，際斯時者，不知其何以爲生也。初似道以封疆日蹙，度支日窘，於是行鈔法以補救之一歲，租入不足以供國用，則先期借諸富民，始未嘗不足以救一時之急，久之而國民交困矣。似道憂之，思有以變法，而未得其說，其黨有以買公田之策獻者，似道大悅，乃授意臺官，俾上疏請行公田之制，其法以官品計頃，以品格計數，將官戶田產之逾限者，抽三分

之一，回買以充公田，上從之，詔置官田所，以總其事。其制既行，初猶有抑強削富之意，既而雖百畝之家，亦不獲免，地價不給，則益以告身度牒之屬，民失實產，而得虛告，吏又恣爲操切，民之破家失業者，不可勝計。有司奉行不力者，臺官輒劾去之，由是爭以多買爲功，三吳爲之騷然矣。

理宗晚年，賈似道當國。此乾坤何等時哉！而處堂燕雀，不知大廈之將傾，內則庸主昏荒，外則權臣恣橫，一姓興亡，無足致意，而神州陸沉，遂歷百年，而不復矣。吾民之生於其間者，既擔負軍旅供億之繁，而君相之奢侈費，亦復於小民取之，敲骨吸髓，不知其何以支持也。

- ①【楮克】以苛稅斂取民財也。
- ②【經制錢】徽宗時陳遶以發運使經制東南七路財賦，因建議賣酒鬻糟商稅牙稅與其頭子錢，樓店錢，皆少增其數，謂之經制錢。
- ③【總制錢】翁彥國仿經制錢法，又取贏焉，謂之總制錢。
- ④【月椿錢】高宗以軍務方殷，令每路計月椿辦大軍錢物，後遂收月椿錢。
- ⑤【板帳錢】帳計簿也，板一定也，謂以一定之額，月課之於州縣，與月椿錢無異。
- ⑥【淳熙】孝宗年號。
- ⑦【三吳】古以吳與蘇州會稽爲三吳，此概指江浙一帶言。

八 君相之昏荒

推排法

銀關

度宗

師臣

周公

排當

葛嶺

半閒堂

公田制既行，舉國愁怨，既而因彗星之變，詔求中外直言，於是臺諫士庶，上書言公田之不便者，日數十人。似道亦內懼，疏請避位，理宗慰留之曰：「言事易，任事難，卿既任事，自當任怨，勿孤朕倚畀之意也。」由是公論頓沮，而似道恃寵益恣橫，復請行推排法於諸路，凡地面尺寸皆有稅，民力愈竭。似道謂物貴由於楮賤，楮賤由於楮多，乃更造銀關用之，舊時楮幣，悉停廢不復用，而物益貴，楮益廉。未幾，理宗崩，太子禪卽位，是爲度宗。度宗立，謂似道有定策功，每朝必起立答拜，稱之曰：「師臣」而不名。朝臣至羣稱爲周公，似道每以去位要君，帝輒涕泣拜而留之，尋加太師，封魏國公，平章軍國重事。十日一朝，治事不於都堂，而於私第。故事，宮中飲宴，名曰排當。理宗朝排當之舉，多內侍自爲之，一有曲宴，則必有私事密啓，人主受其挾制，不復能執法以拒之。及度宗卽位，此風益盛，至特出內帑爲之。陳宗禮爲給事中，嘗上疏言：「內侍用心，非借排當，以侵羨餘，則假進奉，以希恩寵，不知費幾州汗血之勞，而後供一夕笙歌之樂，請禁絕之。」一不聽。時襄樊圍急，呂文煥日痛哭告急，而似道日坐葛嶺，起樓閣臺榭，作半閒堂，延羽流，塑己像其中，取宮人葉氏及娼尼有美色者爲姬妾，日肆宴樂，與微時博徒

縱博，人無敢窺其第者。嘗與羣妾鬥蟋蟀爲樂，其狎客某戲之曰：「此軍國重事耶？」有言邊事者，輒加貶斥。一日，帝問：「襄陽被困已三年矣，奈何？」似道勃然變色曰：「北兵已退，陛下何從聞此？」帝曰：「適聞一宮嬪言耳。」似道詰其人姓名，卽認以它罪賜死。由是邊報雖日棘，亦無人敢使上知矣。

理宗之在南宋，名爲重道崇儒之君。然所謂重道，不過釋奠孔子，臨視太學諸虛文，所謂崇儒，不過表章濂洛，加周、張、程、朱之封爵，令從祀孔廟，如是而已。而於內治外禦之方略，初未有所發見也。晚年更怠於政事，內寵色荒，外任似道，益以宦豎專權，虐民誤國，南宋之亡，理宗不得辭其咎。至於度宗，昏庸更甚，襄陽受圍三載，似道壅闕上聞，及度宗知而相詰，似道不引罪自責，輒敢究所從來，誣置女嬪於死，後此景靈成禮，復以胡顯祖卻輅之請，遷怒貴嬪，度宗皆莫可如何，其視漢獻幾無以異，而似道之挾持震主，較曹操奸惡，亦不甚相遠，正不獨據位要君，怙侈專擅之罪而已。

○【推排法】卽釐正稅田之法，其法以縣統都，以都統保，選任略公平者，釐正田稅，載之圖冊，使民有定產，產有定稅，稅有定籍，景定五年行之。

○【襄樊】卽今湖北襄陽，時爲蒙古所圍已三年矣。

○【葛嶺】在浙江杭縣西湖北。

○【羽流】道士也。

○【排當】謂宮中宴飲時，安排布置一切當意。

之事物也。⑥〔曲宴〕奉旨於內苑留臣下賜宴，謂之曲宴。

第八章 南宋之亂亡

一 元世祖之開國

蒙古太宗窩闊台卒後，其后乃馬真氏稱制，不立君者六年，而後長子貴由嗣位，是爲定宗。貴由在位三年而卒，其后又稱制四年，始立貴由弟蒙哥，是爲憲宗。蒙哥既立，乃命其弟忽必烈開府金蓮川，總治漠南。自蒙哥以上，純用種人政俗，未嘗有志於混一也。其經略中原，修明綱紀，則自忽必烈始。於時金遺臣有姚樞者，隱居懷州之蘇門山，教授子弟，安貧樂道。忽必烈聞其名，遣使召之。樞至，大喜，待以上賓之禮。樞爲書數千言上之，首陳帝王之道，與治國平天下之大經，彙爲八目，曰：「修身」，曰：「力學」，曰：「尊賢」，曰：「親親」，曰：「敬天」，曰：「愛民」，曰：「好賢」，曰：「遠佞」。次及救時之要，爲條三十。忽必烈嘉納之，動必召問。既而蒙哥以中原之地，大封宗室，命忽必烈於汴京關中，自擇其一。樞曰：「汴京河徙無常，土薄水淺，斥鹵磽瘠，不若關中。」忽必烈遂以關中請。蒙哥以關中戶寡，命以河南及懷孟地益之。忽必烈於是盡有關中河

忽必烈
開府金
蓮川

姚樞陳
帝王之
道

八目

許衡同
心翊贊

南之地，分兵戍守，興元諸州，又奏割河東鹽池稅以供軍，於京兆鳳翔，大興屯田，由是財富兵彊，冠於諸王。同時又有許衡者，亦以儒學事忽必烈，與樞同心翊贊，紀綱粗定，中原民困，始稍蘇矣。

註

①〔金蓮川〕在直隸多倫縣上都河屯地方，溧河之上流也。②〔懷州〕今河南輝縣。③〔蘇

門山〕在輝縣西北七里。④〔汴京〕即今河南開封縣。⑤〔關中〕即今陝西省城。⑥〔懷孟〕

即今河南沁陽縣及孟縣，屬河北道。⑦〔興元〕今陝西漢中道。⑧〔河東〕今山西臨汾一帶，其地

多產鹽。⑨〔京兆鳳翔〕今陝西長安鳳翔等縣地。

二 元世祖之開國二

忽必烈
遷都燕
京

元世祖

初，蒙古主蒙哥之南侵也，留幼弟阿里不哥守和林，及蒙哥卒，忽必烈北還至燕，諸王皆自遠來會，唯阿里不哥不至。廉希憲等即上表勸進，力言先發制人，後發將為人制，逆順安危，間不容髮，宜早定大計。忽必烈然之，遂即位，遷都於燕，改元中統。蒙古之有改元，自是始也。是為元世祖。元自太祖以來，諸事草創，設官極簡，以斷事官為至重之任，位在三公上，丞相謂之大必闍赤，掌兵柄者，則左右萬戶而已。後稍仿金制，置行省。

大新制作

定內外官制

東西文化
溝通之始

及元帥宣撫等官，而政法機關，猶未周備。世祖既立，始大新制作，遂命劉秉忠、許衡酌古今之宜，定內外官制。內官總政務者，曰「中書省」，中書令為首，左右丞相次之。統兵柄者，曰「樞密院」，樞密使為其長官。司黜陟者，曰「御史臺」，御史大夫為其長官。其次則有寺監衛府院司之屬，多與前代同。外官有行省、行臺、宣慰司、廉訪司等。其牧民者，則曰路，曰府，曰州，曰縣。至其用人之法，則不拘一格。漢人、南人、唐兀人、柯耳魯人、回鶻人、烏斯藏人、猶太人、回教徒、耶教徒、佛教徒，凡有才智，咸與登用。故阿拉伯及波斯之學者、軍人、意大利、法蘭西之畫家、職工等，來仕其朝者頗多。西方之天文算術、礮制，因此傳入於中國，而中國之羅盤、鍼、活板術，亦於是時傳至西方。東西文化溝通，皆有元一代啓之也。惟各官之長，皆用蒙古人，而漢人、南人及其他族，僅能貳之。又若置左右丞者，非國姓，概不得官。右丞於用人，不拘一格，中仍寓防閑之意，是則其特別者也。有元一代之宏規，至是時始燦然大備。

註

①〔和林〕即元代舊都，在今外蒙古庫倫之西南。②〔行省〕元時於中書省外，於各路設行中

書省，稱為行省。③〔漢人〕金之遺民，凡籍隸淮以北者，皆謂之漢人。④〔南人〕宋境所虜掠歸附

之民，後既滅宋，則江以南之人，通謂之南人。⑤〔唐兀人〕即西夏之民。⑥〔柯耳魯人〕即高麗

人。⑦〔烏斯藏人〕即西藏人。

三 宋元之構衅

蒙古侵宋

初襄蜀之役，蒙古主蒙哥遣使者來宋議和，朝廷不答，而囚其使。至寶祐二年，始釋還。蒙哥積怒，乃自將南侵，分三道並進：一軍由洋州趨米倉，一軍由潼關趨沔州，自將大軍由劍門入閬州，而別令阿里海涯，自雲貴由南而北，破橫山，躡賓州，進掠辰沅，直抵潭州。宋勢岌岌，時王堅力守合州，蒙哥自率精兵圍攻，不能下。會軍中大疫，蒙哥染疾，卒於城下。諸王大臣，用二驢蒙繪楫，負之北行，合州圍始解。於是忽必烈之師，亦渡淮而南，由大勝關至黃陂，蒙古軍以凶問訃告忽必烈，請北還。忽必烈以大功未成，遂濟江圍鄂州，聲勢洶洶，中外大震。朝廷議遷都四明以避之，不果。遂命賈似道爲荆湖宣撫大使，率兵援鄂，至黃州，乃密遣宋京詣蒙古營乞和，請稱臣納幣，且盡割江北地，歲奉銀絹各二十萬。忽必烈恐其少弟阿里不哥自立於北，乃許宋和，引兵北去。阿里海涯亦解圍由湖北北歸，鄂圍始解。而似道匿其遣使請和事，復遣兵殺其殿卒百七十

合州之圍

鄂州之圍

賈似道援鄂

遣使乞和

殺殿卒
邀功

元使郝
經被執

元人決
議滅宋

人，以諸路大捷聞，並使其客廖瑩中輩撰爲福華編，以頌其保鄂之功。理宗大喜，以似道爲有再造功，召令還京，加少師，封衛國公，獎眷備至。及忽必烈嗣位，使其翰林侍讀學士郝經來告即位，且徵前日請和之議，似道恐前事之被洩也，竟拘經於眞州之忠勇軍營。經上表訴其事曰：「願附魯連之義，排難解紛，豈如唐儉之徒，款兵誤國。」又數上書於帝，及執政諸臣，極陳和戰利害，且請入見，及釋令歸國，皆不報。驛吏棘垣鑰戶，盡夜邏守，經不爲動，每太息曰：「宋祚其不遠矣。」久之，忽必烈復遣人來詰問稽留信使，侵軼疆場之故，淮南帥李庭芝以其書上聞，並置不省。自是元人乃決議興兵滅宋矣。

註一〇【寶祐】理宗年號。 一〇【洋州】今陝西洋縣。 一一【米倉】山名，在今陝西南鄭縣南。 一二【

潼關】今河南潼關縣。 一三【沔州】今陝西路陽縣。 一四【劍門】山名，在四川劍閣縣北。 一五【閬州

】今四川閬中縣。 一六【橫山】在今廣西邕寧縣東。 一七【賓州】今廣西賓陽縣。 一八【辰沅】今湖

南沅陵縣。 一九【潭州】今湖南長沙縣。 二〇【合州】今四川合川縣，其城極堅，爲余玠所築。初玠帥蜀，

播州人冉璉，獻策曰：蜀口形勢，無如釣魚山，請徙合州城於此，若任得其人，積粟守此，賢於十萬師。玠從之，

城成以璫守之，布置極嚴，至是王堅守之，以抗蒙古百萬之師，宋亡而猶不下，皆玠與璫之遺烈也。⑤

大勝關】在河南羅山縣南。⑥【黃陂】今湖北黃陂縣。⑦【鄂州】今湖北武昌縣。⑧【四明】

今浙江鄞縣。⑨【黃州】今湖北黃岡縣。⑩【真州】今江蘇儀徵縣。

四 元兵大舉南下

蒙古之始起也，未深知南方虛實，故累次南侵，未敢深入，迨諸將先後北降，爲之嚮導，於是蒙古盡得內部腐敗之情勢矣；然諸將固非有心背叛君親，其降也，亦似道有以驅之耳。時邊將稍有聲績者，莫如劉整。初，似道之出督荆襄也，嘗憾高達、曹世雄等諸將輕己，整亦預焉。及是，遂令呂文德拑撫其罪，殺曹世雄而廢高達，整聞之大懼，會似道以其黨俞興帥蜀，興故與整有隙，方會計邊費之際，興責整甚嚴切，整訴諸朝，似道置不理，整益不自安，遂籍瀘州十五郡，戶三十餘萬，降於蒙古。蒙古以整爲夔路安撫使，論者皆謂整必以國情輸敵，請早爲之備，而似道夷然不以爲慮。整因說蒙古主，先事襄陽，且曰：「南人惟恃呂文德耳，然可以利誘也，請以玉帶遺之，求置權場於襄陽城外。」文德不知其謀，遽許之，爲請於朝，開權場於樊城外，築土牆於鹿山門，外通互

劉整

古
叛降蒙

開權場
於樊城

樊城失陷

呂氏安趙氏危

市內築堡壁，蒙古又築堡於白鶴山，由是兵有所守，以遏南北之援。時出哨掠襄樊城外，兵威甚熾，文德知為所給，然悔無及矣。及賈似道拘留元使，元主大怒，率衆南侵，先命劉整城白河口，以圍襄陽。文德憂憤死，其弟文煥代之，固守六年。似道不之救，有言者輒罪之。文煥每巡城，輒南望痛哭而後下。糧盡援絕，撤屋為薪，緝關會為衣，日告急於朝。似道乃累上疏，請出行邊，而陰嗾臺諫，上章留之。既而樊城陷，守將范天富王福戰死，似道復以出師請，事下公卿集議。御史陳堅等以為師臣出師，顧襄則未能及，淮顧准又未能援襄，不若居中以運天下。上復從之。時羣臣多言高達可援襄者，似道以達與文煥有隙，卒不許。曰：「吾用達如呂氏何？」御史李旺歎曰：「呂氏安，趙氏危矣！」

①〔拮据〕猶言拾取。②〔瀘州〕今四川瀘縣。③〔襄陽〕今湖北襄陽縣。④〔樊城〕在

襄陽縣北。⑤〔鹿門山〕在襄陽縣東南。⑥〔白鶴山〕在襄陽縣南。⑦〔白河口〕即白河入漢

之口，在襄陽縣西南。

五 襄陽之陷

樊城既陷，襄陽遂不可守。先是元將阿里海涯攻樊城，得西域人所獻新礮法，遂破樊

破襄陽

呂文煥降元

恭宗

汪立信防江之策

城外郭。至是，移以攻襄。一礮中譙樓，聲如雷霆，城中洶懼，將士多踰城出降者。阿里海涯復身至城下，宣元主所降招諭文，文煥狐疑未決，乃折箭與之誓。文煥遂出降，元以爲襄漢大都督。元之攻宋也，專力荊湖，而以淮東諸路之師牽制宋兵，使力分而勢弱。迨襄樊既下，藩籬開而門戶撤，遂成破竹之勢矣。文煥降虜事聞，似道猶言於上曰：「臣屢請行邊，而陛下終不之許，向使早聽臣言，何至於此？」上爲似道所制，竟不能答，其欺惡如此。襄樊既陷，度宗憂懼而崩，子熈卽位，是爲恭宗，年僅四歲，謝太后臨朝稱制。京湖制置汪立信，移書謂似道曰：「今天下之勢，十去八九，誠上下交修，以迓續天命之機，重惜分陰，以趨事赴功之會也。而乃酣歌深宮，嘯傲湖山，玩歲愒日，緩急倒施，以求仰當天心，俯遂民物，拱揖指揮，折衝萬里，不亦難乎？爲今日之計者，其策有三：內郡何事多兵，宜盡出之江上，沿江之守，不過七千里，若距百里而屯，屯有守將，十屯爲一府，府有總督，其尤要害者，則三倍其兵額，無事則泛舟長淮，往來游傲，有事則東西齊奮，戰守相資，刁斗相聞，餽餉不絕，選宗室大臣，忠良有幹局者，以爲統制，分東西兩府，以蒞治之，策之上也。久拘聘使，無益於我，徒使敵人得以爲辭，請禮而歸之，許輸歲幣，

以緩師期，不一二年，瘡痍稍復，藩垣稍固，生聚日增，可戰可守，策之中也。二策果不克行，則天亡我矣！銜壁與櫬之禮，請備以俟。」似道得書，大怒，竟中以危法而廢斥之。

宋末文臣以幹略知兵聞者，首推李庭芝，其次則汪立信。庭芝為京湖制置，以忤似道罷，立信代之。至是立信又廢斥，宋室不亡，更奚俟乎？

○〔外郭〕謂外郭也。○〔譙樓〕俗所謂鼓樓也，於城門上為高樓，可以望遠。○〔銜壁與櫬〕

春秋時鄭伐許，許男面縛銜壁，大夫衰經，士輿櫬以降。

六 賈似道之喪師

元兵既下襄樊，元主命伯顏益大舉南下，既而鄂州被陷，范文虎呂師夔皆降於元，江州黃州相繼失守，似道不得已出師，以精銳七萬餘人，盡屬孫虎臣，軍於池州下流之丁家洲，夏貴以戰艦二千五百橫亘江中，似道以後軍軍魯港，貴嘗失利於鄂，恐督府成功已將無所逃罪，又忌虎臣新進出己上，殊無鬥志。元伯顏作大棧數十，採薪芻置其上，陽言欲焚舟，而陰遣步騎夾岸以進。時阿朮與虎臣對陣，伯顏以巨礮擊其中堅，虎臣軍動，阿朮以划船數千乘風直進，呼聲動天地，虎臣將姜才方力戰，虎臣遽挾其

鄂州陷

江黃失守

賈似道出師

池州之戰

上師潰江

似道奔揚州
江淮盡失

妾乘舟以走，衆見之，謹曰：「一步帥遁矣。」夏貴不戰而走，以扁舟掠似道船，呼曰：「彼衆我寡，勢不支矣。」似道錯愕失措，遽鳴鉦收軍，舳艫簸蕩，乍分乍合。阿朮磨所部橫擊之，伯顏以步騎左右犄角，殺溺死者不可勝計。軍資器械盡爲元軍所獲。似道呼貴問計，貴曰：「諸軍已膽落矣，吾何以戰？當以死守淮西耳。」遂解維而去。似道不知所出，乃偕虎臣單舸奔揚州。明日，潰兵蔽江而下，似道以旂榜招之，皆莫之應。有以惡語謾罵之者，於是鎮江、甯國、洪州、江陰守臣皆棄城遁。太平、和州無爲軍，相繼降元。似道既喪師，退至揚州，其平日所參養者，至是皆交章請正刑誅。太皇太后尙猶豫不忍，曰：「似道勤勞三朝，安忍以一朝之罪，失待大臣之禮？」僅罷其官。後因論者日多，乃詔貶循州，籍其家。凡似道所剋苛歛之法，次第除之，以田給還田主，令率其租戶爲兵。然元兵已盡下荆南江西諸郡，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

似道既貶，遣使者監押詣貶所。會稽縣尉鄭虎臣以其父爲似道所黥配，思報之，欣然請行。似道時寓居建甯佛寺中，侍妾尙數十人，虎臣至，悉屏除之，促令就道。撤輿蓋，暴行烈日中，令與夫唱杭州山歌以侮之，每名斥似道，窘辱備至。舟次南劍州黯淡灘，虎臣曰：「水清甚，何不死於此？」似道曰：「太后許我不死。」

矣，候有詔，即自裁耳。」至漳州木棉庵，虎臣慨然曰：「吾為天下誅似道，雖死何憾？」遂拘其子與妾於別館，即廁上拉其胸而斃之。未幾，虎臣坐專殺罪，下獄瘐死。太后猶詔許似道歸葬，返其田廬，異已！

註

①〔鄂州〕今湖北武昌縣。②〔江州〕今湖北江陵縣。③〔黃州〕今湖北黃岡縣。④〔池

州〕今安徽黃池縣。⑤〔丁家洲〕在今安徽銅陵東北，池州之下游也。⑥〔魯港〕在安徽蕪湖縣

西南。⑦〔楫〕音伐，編木為之，以渡水者，大曰楫，小曰桴。⑧〔揚州〕今江蘇江都縣。⑨〔鎮江]

今江蘇丹徒縣。⑩〔甯國〕今安徽甯國縣。⑪〔洪州〕今江西南昌縣。⑫〔江陰〕今江蘇江陰

縣。⑬〔太平〕今安徽當塗縣。⑭〔和州〕今安徽和縣。⑮〔無為軍〕今安徽無為縣。⑯〔循

州〕今廣東龍川縣。⑰〔建甯〕今福建建甌縣。⑱〔南劍州〕今福建南平縣。⑲〔漳州〕今福

建龍溪縣。

七 陳宜中之誤國

宋室之亡決矣，而陳宜中且從而速之。宜中者，以道之餘黨也。初與王燦並相，燦清忠剛勁，為士論所歸，而宜中則專務蒙蔽，將士離心，郡邑殘破，宜中一不之顧。方且理會科舉明堂等事，燦力爭於朝曰：「今二相並建都督，而廟算指授，臣不得與聞，比張世

陳宜中
誤國

王燦力
爭

劉九皋
伏闕上

朝臣私
遁

傑又以諸將心力不齊而敗於焦山矣，臣不知國家尙堪幾敗耶？」因請罷，不許。太學生劉九皋等，伏闕上書，論宜中擅權誤國之罪曰：「趙潛、趙與鑒，皆棄城遁走，宜中乃借使過之說，以報私恩；令狐概潛說友，皆以城降，乃受其苞苴，而爲之羽翼；文天祥率師勤王，則信讒而撓沮之；賈似道喪師辱國，陽請致罰，而陰佑之；元兵薄國門，而勤王之師，乃留之京城而不遣；宰相當出督師，而畏縮異幟，第請集議而不行；呂師夔狼子野心，而使之通好乞盟；張世傑長於步戰，而用之於水；劉師勇長於水戰，而用之於陸；指授失宜，因以憤事，臣恐誤國者之不止一似道也。」書上，宜中大怒，以爲爚實嗾使，遂不告而行，朝廷不得已，爲罷爚，宜中乃還，專恣愈橫。時元兵日逼，自建康以東，郡守縣令皆紛紛遁，元兵破建康，臨安戒嚴，朝臣私遁者數十人，朝中爲之蕭然。及元兵至臨安，宜中竟夜遁。

宋末諸臣，有一最奇之現象焉，其不肖者固無論已；即當世所謂君子人者，平居無事，則惟事道德性命之空談，置天下安危於不顧，及虜氛日逼，四郊多壘，則唯思一身苟免之謀，相繼不辭而去；右丞相章鑑先遁，而同知樞密院曾淵子，左司諫潘文卿等繼之，簽書樞密院事文及翁，風臺諫劾已，章未上，已出關亟

走；一時朝中爲之蕭然，太皇太后命榜諭朝堂曰：「我朝三百餘年，待士大夫以禮，吾與嗣君，遭家多難，爾大小臣工，未嘗有出一言以救國者，方且表裏合謀，接踵宵遁，平日讀書，自命爲何？乃於此時，作此舉措，生何面目對人，死亦何以見先帝乎！天命未改，國法尙在，其在朝文武官，並與轉二資，其棄官遁逃者，令御史臺覺察以聞。」然終不能止；且有待北兵之來，相率乞降，以倖邀新朝恩寵者，士氣人心，一至於此，吾族之不競，豈一朝一夕之故哉！

註

①【焦山】在今江蘇丹徒縣東九里大江中。

②【建康】今江蘇江寧縣。

③【臨安】即南宋

都城，今浙江杭縣。

八 文天祥之入援

宋之亡也，其將相大臣，逃者逃，降者降，知其不可爲而爲之，峙嶇嶇海之間，累挫而其氣不衰，志決身殲而無所於悔者，在文臣則文天祥，陸秀夫，在武臣則張世傑而已。天祥字宋瑞，江西吉水人，體貌豐偉，秀眉而長目，顧盼燁然，爲童子時，謁學宮，見鄉賢歐陽脩，楊邦乂，胡銓遺像，三賢皆謚忠，即欣然慕之，曰：「沒不俎豆其間，非夫也。」一年二十舉進士第，對策萬言，一揮立就。考官王應麟奏曰：「忠肝貫金石，古誼若龜鑑，臣敢

文天祥

陸秀夫

張世傑

天祥統
兵入援

憂人之
憂人之
死人之
常州之
戰

三百年
忠臣之
殿

爲得人賀。遂以第一人登第。德祐初，江上事急，詔天下勤王，天祥爲江西提刑，奉詔涕泣，發諸郡豪傑，並結溪峒蠻兵，得兵萬人，統之入衛，其友止之，天祥慨然曰：「國家養育臣庶，三百餘年，一旦有急，徵天下兵，無一人一騎赴難者，吾深恨於此，故不自量力，以身徇之，庶天下忠臣義士，有聞風興起者，社稷猶可保也。」天祥性豪華，自奉甚厚，聲伎滿前，自是痛自貶損，盡以家資佐軍費。與賓客談及時事，輒流涕撫几曰：「樂人之樂者，憂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德祐元年二月，天祥率師至臨安，詔除知平江府，而不遣之任，稽留久之，始令行。及至平江，元兵已陷常州，天祥與戰而敗，召歸朝，知臨安府。未幾，進右丞相，使如北軍講和，與元帥伯顏抗論不屈，伯顏怒囚之。

註

①〔德祐〕恭帝年號。

②〔平江〕今江蘇吳縣。

③〔常州〕今江蘇武進縣。

九 張世傑之入援

張世傑，范陽人，元將張柔之從子也。柔以中原遺民，而甘心爲蒙古效馳驅，傳子弘範，世濟其凶，而世傑獨能脫身南歸，盡忠所事，卒爲宋室三百年忠臣之殿，可不謂之豪傑也哉！初，柔令世傑戍杞，世傑得間，卽南奔，始隸淮軍中，無所知名，阮思聰見而奇之，

世傑率兵入援

舉亭山

言諸呂文德，文德召爲小校，累功至黃州都統制，與高達援鄂有功，尋入黃州，戰蕪草坪，奪還虜所俘，加環衛官。及呂文煥以襄陽降，命世傑將五千人守鄂州。世傑以鐵絙鎖兩城，夾以砲弩，其要津皆施杙，設攻具。元軍長驅而下，世傑力戰阻之，不得前。而伯顏潛舟自別道攻鄂，鄂降。世傑提所部入衛，道復饒州，乃入朝。時危急徵兵，諸將多不至，獨世傑與天祥來，上下皆歎異。朝廷倚以爲重，命總都督府兵，遣將四出，取浙西諸郡，復平江、安吉、廣德諸城，兵勢頗振。元兵迫臨安，世傑請移三宮入海，而留己與天祥合兵，背城一戰。宰相陳宜中方謂和局可成，白太后止之。既而和議卒不就，元兵已進營舉亭山矣。世傑知不可爲，乃提兵入定海。都統卞彪與世傑雅故，元人使來說降，世傑以爲彪來從己也，椎牛享之，酒半，彪從容勸降，世傑大怒，斷其舌而磔之。

註

①〔范陽〕今直隸定興縣。②〔杞〕今河南杞縣。③〔鄂〕今湖北武昌縣。④〔黃州〕今

湖北黃岡縣。⑤〔蕪草坪〕在黃岡縣境內。⑥〔杙〕音弋，檣也，卽小木橋。⑦〔饒州〕今江西鄱

陽縣。⑧〔平江〕今江蘇吳縣。⑨〔安吉〕今浙江安吉縣。⑩〔廣德〕今安徽廣德縣。⑪〔舉

亭山〕在今浙江杭縣東北二十里。⑫〔定海〕今浙江定海縣。

十 臨安之破

命二王
鎮閩廣

元師入
臨安

新天子
活汝

李庭芝

北兵日急，文天祥請命吉信二王鎮閩廣，以圖恢復。太后許之，吉王名昰，恭宗庶兄，信王名昺，恭宗弟也。尋進封昰爲益王，昺爲廣王。使楊淑妃率之以往，已而伯顏進次皋亭山，太后遣使者奉傳國璽乞降，伯顏受之，使召陳宜中議事，而宜中已遁。伯顏承制以臨安爲兩浙大都督府，命降將范文虎治都督事，又令程鵬飛取太后手詔，諭州郡降附，執政皆署銜，獨家鉉翁不肯署。伯顏令張弘範等封府庫，收圖書，及百司符印，復索宮女內侍，及諸樂官，宮女之赴水死者以百數。既而伯顏遂以宋帝及太后全氏福王與芮等北去，使者入宮宣詔，免牽羊繫頸之禮。太后泣謂帝曰：「荷新天子聖慈活汝矣，宜拜謝。」禮畢，太后遂偕帝肩輿出宮。太學學生徐應鑣，與其二男一女，同赴井死，帝至燕，元主封爲瀛國公。方臨安之下也。江表州郡，望風歸附，其能保孤城，以彈丸黑子之地，戰百萬日滋之師者，唯李庭芝揚州一郡而已。初阿朮以謝后手詔諭庭芝使降，庭芝登城語使者曰：「奉詔守城，未嘗奉詔使降北也。」及帝后北去，至瓜洲，庭芝與其將姜才涕泣誓將士，欲出兵奪兩宮，將士皆感泣用命，乃盡散金帛犒師，以四

瓜州之戰

揚州之陷

李姜死節

二王走温州

萬人夜擣瓜洲城，戰經三時，衆擁兩宮避去。才追戰至浦，猶不肯退。阿朮使人招之，才曰：「吾甯死於此，豈作降將軍耶？」苗再成在眞州，亦謀出兵邀駕，不克。旣而淮安、盱眙、泗州糧盡皆降，庭芝猶括粟以給兵。元主諭降之，使數至，終不肯少屈。及福州端宗立，有詔召赴行在，庭芝令副使朱煥守揚，而自與姜才將兵七千人趨泰州，將東入海。旣行，煥卽以城出降，元兵大集，庭芝不能行，走入泰州城守。會才疽發背不能戰，裨將孫貴等遂開城納虜，兵入，庭芝才俱被執。阿朮責其不降，才大呼曰：「不降者我也。」阿朮愛其才勇，未忍殺之。才與庭芝怒罵不已，乃被殺。揚民爲之泣下，淮東州縣自是盡矣。

註

①〔閩廣〕閩，今福建，廣，今廣東。

②〔揚州〕今江蘇江都縣。

③〔瓜洲〕在江都縣南江濱，亦稱瓜埠洲。

④〔眞州〕今江蘇儀徵縣。

⑤〔淮安〕今江蘇淮安縣。

⑥〔盱眙〕今安徽盱眙縣。

⑦〔泰州〕今江蘇泰縣。

⑧〔泗州〕今安徽泗縣。

⑨〔福州〕今福建閩侯縣。

⑩〔泰州〕今江蘇泰縣。

十一 端宗之立

臨安旣亡，陸秀夫、蘇劉義等聞二王走温州，相繼追及於道。遣人召陳宜中，宜中來謁，

益王入
端州

以文天
祥為右
丞相

天祥脫
險

宜中陰
沮天祥

張世傑亦以所部兵至温州。温州故有高宗南奔時御座，衆相率哭拜座下，奉益王爲都督元帥，入福州，遂共立爲帝，改元景炎，是爲端宗，尊楊淑妃爲皇太妃，同聽政。進封廣王昺爲衛王，升福州爲福安府，以宜中爲左丞相，都督軍馬。宜中以秀夫在兵間久，每事咨而後行，秀夫亦悉心匡贊，久之議復不合，宜中嗾言官劾秀夫去。旣而文天祥自温州來，詔拜右丞相兼都督。先是天祥之被拘也，伯顏執以北行，至鎮江，天祥與其客杜濬等，夜亡入真州，以書遺李庭芝。庭芝疑其已降虜，特來誘降，使苗再成殺之，再成不忍，以庭芝書示天祥，使它往。天祥乃東入海，道遇元兵，伏叢篠中得免，然飢莫能起，從樵者乞得餘食，閒行至板橋，元兵又至，走伏環堵中，兵入索之，執杜濬，金應以去，濬以所懷金賂卒得逸。二樵者以蕢荷天祥至高郵，遂由通州汎海，如温州，更至福州，謁帝，旣受命爲都督，遂使呂武招江淮豪傑，杜濬募兵温州，欲北向兩浙，以圖進取，而宜中陰尼之。天祥乃開府南劍州，以經略江西，取吉贛諸縣，進圍贛州，爲李恆所敗，退至循州，竭蹶嶺嶠間，卒不能振。

註

①【温州】今浙江永嘉縣。

②【福州】今福建閩侯縣。

③【通州】今江蘇南通縣。

④【南

劍州今福建南平縣 ⑤〔贛州〕今江西贛縣 ⑥〔循州〕今廣東龍川縣

十二 閩廣之播遷

端宗之播遷

陳宜中一去不返

陳秀夫儼然正笏

帝昺

厓山

潮陽之役

初陳秀夫之謫也，張世傑讓陳宜中曰：「此何時，尚嗾台諫以擊異己耶？」宜中皇恐，亟召秀夫還。是時元兵已入閩廣，王積翁以福州降。秀夫等奉帝奔潮州，復次惠州，又遷淺灣，元兵襲之，奔秀山，又由井澳而至謝女峽，欲往占城，陳宜中請先往諭意，度事不可為，遂竟不返。而廣州再陷，秀夫世傑復奉帝居於礮州。方其播越海濱，庶事疏略，楊太妃對羣臣語，猶自稱奴，每朝會，秀夫獨儼然正笏如平時，或時在行中，悽然泣下，以朝衣拭淚，襟袂盡溼，左右無不悲慟者。當赴礮州時，帝以舟覆溺水，得疾驚悸，未幾遂崩。羣臣多欲散去者，秀夫曰：「度宗皇帝一子尚在，將焉置之？古人有以一成一旅中興者，今百官有司具在，士卒數萬，天若未欲絕宋，此豈不足為國耶！」乃與眾共立衛王，時年八歲矣，改元祥興，是為帝昺。已而世傑以新會之厓山在巨海中，潮汐所出入，形勢天險，可據以自固，乃徙帝居焉。時官民從行者尚二十餘萬，多居舟中，資糧皆取辦廣右諸郡，及海外四州。元人聞之，復遣張弘範將兵南侵，未幾文天祥兵敗潮陽，

文天祥
被執
張弘範
襲厓山

爲元人所執，不屈，張弘範優禮之，釋其縛，置諸軍中，而率兵由潮陽入海，至甲子門，獲斥堠將，知帝所在，遂進襲厓山。張世傑嘆曰：「頻年航海，何時已乎？要當一決勝負耳。」遂焚行朝草市，結大舶千餘，作一字陣，碇海中，中艦外舳，貫以大索，四周起樓棚，如城堞，奉帝居其間，爲死戰計。

註 ①【潮州】今廣東潮安縣。 ②【惠州】今廣東惠陽縣。 ③【淺灣】在南澳島附進。 ④【秀

山】在今東莞縣西南海中。 ⑤【井澳】在香山縣南海中橫琴島下。 ⑥【謝女峽】一名仙女澳，在

香山縣南海中。 ⑦【廣州】今番禺縣。 ⑧【碭州】在廣東吳川縣南，屹立海中，今作礮州。 ⑨【一

成一旅】夏少康以一成一旅中興。 ⑩【新會】今廣東新會縣。 ⑪【厓山】在新會縣南大海中，亦

曰厓門山。 ⑫【潮陽】今廣東潮陽縣。 ⑬【甲子門】在廣東海豐縣東南。

十三 陸秀夫厓山蹈海

厓山之戰

厓山北淺，舟膠不可行，弘範由山東轉而南入大洋，與世傑之師相遇，薄之，且出騎兵，斷其汲道，世傑舟堅不能動，弘範乃舟載茅柴，沃以膏，乘風縱火，世傑令舟皆塗泥，縛長木以拒火，舟不爇，弘範無如之何。時世傑有甥韓，在北軍，弘範使招世傑，三往，世傑

陸秀夫
蹈海

張世傑
舟殉國

曰：「吾知降生，且富貴，但義不可耳！」世傑軍士茹乾糲，十餘日，下掬海水飲之，水鹹，飲者皆嘔泄，於是大困，而將士終無叛志。未幾，弘範分舟師爲四，前後夾攻，世傑腹背受敵，兵士皆疲，不能復戰。俄一舟檣旂仆，諸舟皆隨之仆。世傑知不可爲，乃抽精兵入中軍，諸軍皆潰。弘範麾兵進薄中軍，會日暮風雨，昏霧四塞，咫尺不相辨。世傑乃以十六舟奪圍而去。陸秀夫見事急，走登御舟，先驅其妻子入海，入謂帝曰：「國事至此，陛下當爲國死，德祐皇帝辱已甚，陛下不可再辱！」卽負帝同溺於海中。後宮及諸臣從死者甚衆。越七日，尸浮水上者十數萬人，乃求得帝尸，及詔書之寶。世傑行收兵，遇楊太妃，欲奉以求趙氏後。太妃撫膺大慟曰：「我忍死間關至此，爲趙氏一塊肉耳，今已矣。」遂赴海死。世傑葬諸海濱，而率所部趨占城，至海陵山，颶風大作，將士勸登岸。世傑曰：「無以爲也！」乃登柁樓，露香祝天曰：「我爲趙氏，亦已至矣，一君亡，復立一君，今新君又亡，我所以未死者，庶幾敵兵退去，別立趙氏後，以存宗祀耳。今若此，豈天意耶！」俄而風濤愈甚，世傑墮水死。蘇劉義出海洋，爲其下所殺。

圖

世傑旋舟海島，舳艫連結，固早爲必死之計。但諸軍既潰，世傑猶能奪港而去，楊太妃亦得脫走海中。

則當時原非竟不可出走者。秀夫之意，特慮跳身而去，卽殘喘稍延，亦必終遭俘執，故不惜負主蹈海，以成君臣同殉社稷之義。其與世傑之尙求趙氏後者，用意雖有不同，而其心跡，則皆昭然與日月同光。論者以秀夫世傑，與文天祥並稱爲亡宋三傑。嗚呼！三公真人傑已哉。

註 ①【德祐皇帝】指恭宗言。 ②【占城】國名，今安南南部之地。 ③【海陵山】在今廣東陽江

縣南大海中。

十四 南宋之滅亡

天祥不食八日

博羅問答

宋已亡矣，而文天祥猶在，天祥一日不死，則君臣父子之大倫，一日而不斃於天下，然則謂宋之未亡可也。天祥之赴燕也，道經吉州，痛恨不食，八日而無恙，乃復食。及至燕，供張甚盛，天祥不寢處，端坐達旦，遂移之兵馬司，設卒守之。既而元相博羅等，召見於樞密院，欲使拜，天祥長揖不屈，仰首言曰：「天下事有興有廢，自帝王以至將相，滅亡誅戮，何代無之？天祥今日願早求死耳。」博羅曰：「古來有以宗廟土地與人，而復逃者乎？」天祥曰：「奉國與人，是賣國之臣也，賣國者有所利而爲之，胡肯去？去者必非賣國者也。」丁前除宰相，奉使軍前，尋被拘執，國亡當死，所以不死者，以度宗二子在浙。

被囚四年

從容就義

衣帶贊

正氣歌

東，老母在廣故耳。」博羅曰：「棄德祐而從二王，忠乎？」天祥曰：「當此之時，社稷爲重，君爲輕，吾別立君，爲宗社計也。從懷愍而北者，非忠；從元帝爲忠，從徽欽而北者，非忠。從高宗爲忠。」博羅欲殺之，元主不可，乃囚之。天祥被囚四年，元主猶無意殺之。會中山有狂人，自稱宋主，聚衆千人，聲言欲劫取丞相，京師亦有匿名書，言某日燒襄城，葦率兩翼兵起事，丞相可無憂。元人疑之，乃召天祥入，諭之曰：「汝移所以事宋者事我，當以汝爲相。」天祥曰：「天祥爲宋朝宰相，安能復事二姓，願賜一死足矣！」元主麾之退，遂詔殺之於大都之柴市。天祥臨刑，殊從容，謂吏卒曰：「吾事畢矣。」南向，再拜而後死，其衣帶中有贊曰：「孔曰成仁，孟曰取義，唯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其妻歐陽氏收其尸，面如生。方天祥之在獄也，忠義之氣，時時發爲詩歌，累數十百篇，及死，兵馬司籍而上之，讀者無不流涕。所著正氣歌，至今爲學校所傳誦。

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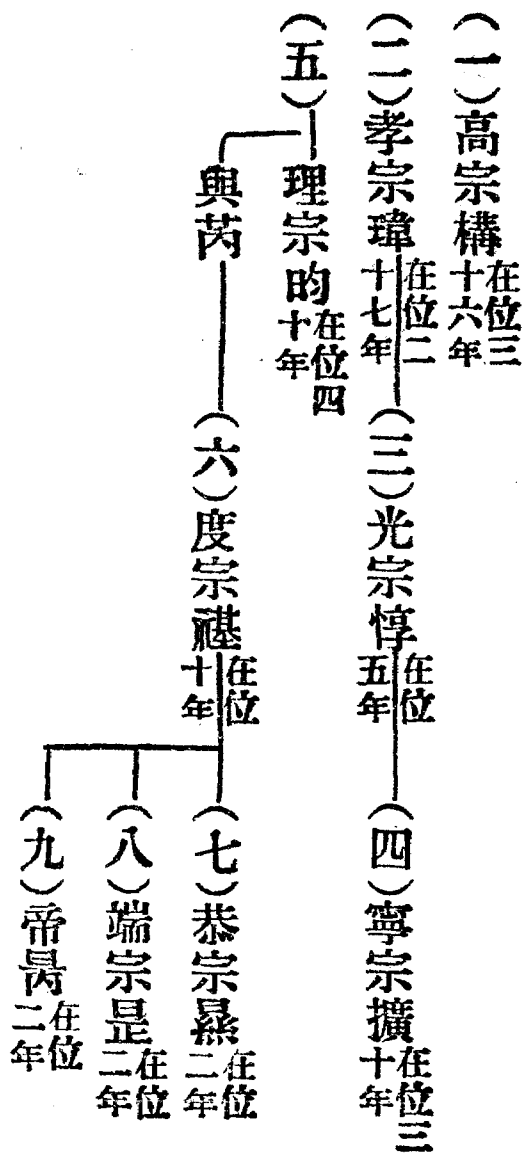
嗚呼！宋之亡也，士大夫之負國者多矣，文丞相毀家紓難，雖九死而不悔，彼負國者獨不死乎，而公之

死，則皎然與日月爭光，天地同壽矣。

註 ①〔燕〕元都，即今北京。 ②〔吉州〕今山西吉縣。 ③〔德祐〕恭帝年號。 ④〔二王〕吉王

景信王昺也。 ⑤〔大都〕即燕京，元曰大都。

南宋帝系表



第九章 南宋之學術

一 理學概論

南宋立國百五十有餘年，一理學盛行之時代也。理學之起，莫盛於孝光之朝，而漸衰於寧理以後。觀其始之所由盛，而知南渡之初，所以雖弱而不亡；覺其後之所以衰，而

理學之起

考亭

金谿

永嘉

知中葉以來，所爲一蹶而罔救，蓋國家盛衰存亡之繇，皆理學之爲之而已。孝宗時考亭承洛學之統緒，爲世儒宗，而金谿永嘉兩派起而佐之，一時真儒輩出，布滿朝野，家耽絃誦，人知廉恥。及寧宗時，韓侂胄當國，雖嚴僞學之禁，以抵制之，而終被制止。及黨禍既興，學風稍息，同禧而後，老成凋謝，碩果無存，一時士大夫，懾於強敵之憑陵，富強之乏術，乃相率爲性命道德之空談，以自藏其拙，君若相喜其軟熟而易制，迂誕而無實也。於是飾爲崇儒重道之虛文，以牢籠此輩，冀其感恩而不吾拂，而史彌遠賈似道之徒，乃得從容而亡宋矣。嗟夫！神州陸沈，虞淵將暝，而章甫縫掖之士，猶相與爭太極無極之異同，舉井田封建之警說，而富國強兵之術，則皆斥爲功利而不屑措意，亡國之禍，不以咎理學諸儒，而孰咎也？然並以蔽罪朱陸諸賢，則又未免因噎而廢食矣。今撮叙諸儒派別之異同，以詔學者，使略知梗槩焉。

註

①【孝光】謂孝宗光宗。

②【寧理】謂寧宗理宗。

③【考亭】在今福建建陽縣西南，朱子晚年卜築於此，作滄洲精舍，爲講學之所，故稱朱子學派曰考亭學派。

④【洛學】洛卽洛陽，北宋程顥及弟頤爲洛陽人，世稱其學派曰洛學。

⑤【金谿】今江西金谿縣，陸九齡與弟九淵，爲金谿人，嘗聚徒講

朱子世家

程私淑二

學於鵝湖，世稱其學派爲金谿學派。⑥【永嘉】今浙江永嘉縣，其學派於朱陸兩派外別爲一派，創於呂祖謙，和以葉適陳傅良，流傳亦廣。⑦【虞淵】淮南子日至於虞淵，是謂黃昏，言季世也。⑧【章甫】殷時冠名，卽緇布冠。⑨【纓掖】大袂之衣也，皆儒者之服。⑩【朱陸】朱熹與二陸也。

二 朱子學派

南宋學派，以朱子爲大宗。金谿永嘉兩派翼之。朱子諱熹，字元晦，一字仲晦，晚號晦庵，徽州婺源人也。父松，仕高宗朝，爲趙鼎所器，以上疏諫阻和議，得罪秦檜，不獲大用。朱子幼穎悟，甫能言，父指天示之曰：「天也。」卽問曰：「天之上有何物？」父異之。就傅授以孝經，一讀，題其上曰：「不若是，非人也。」一年弱冠，學已大成，其爲學以居敬爲主，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旣博求之經傳，復徧交當世有識之士，延平李侗老矣，聞其得伊川程氏之學，不遠數百里，徒步往從之游。侗之學受諸羅從彥，而從彥則師事伊川者也。故朱子於二程，稱私淑弟子焉。年二十，中進士第，孝宗朝敷歷中外，以數上疏直言，忤時相意，故不得久安其位。甯宗之受禪也，宰相趙汝愚首薦朱子，詔除煥章閣待制，兼侍講。光甯授受，韓侂胄自謂有定策功，居中用事，朱子憂其害政，數以爲

慶元偽學

朱學

言，汝愚漫不省，終爲侂冑所害。汝愚既被逐，言者遂交章論朱子，未幾亦落職，門人蔡元定，至送道州編管，侂冑意猶未慊，嗾其黨再疏論之，於是有慶元偽學之禁，命學士高文虎草詔，宣示天下，列名者皆終身禁錮，不得仕宦，善類爲之一空。及侂冑誅，黨禁乃稍弛，而朱子已前卒矣。朱子之道，屢於生前，而大昌於身後，其所著四書集註，易本義，詩集傳，通鑑綱目等皆頒諸學宮，列爲正注。六百年來，吾國之所謂孔學者，皆朱學也。

田

①【婺源】今安徽婺源縣。

②【延平】今福建南平縣。

③【伊川程氏】謂程頤也，其學以誠

爲本，以窮理爲主，世號伊川先生。

④【二程】程頤及弟頤也。

⑤【私淑】弟子不及受學而宗仰其

人者曰私淑弟子。

⑥【道州】今湖南道縣。

⑦【慶元偽學之禁】甯宗時韓侂冑秉政，欲除異己，以

快其私，因目道學爲偽學，蓋謂貪黷放肆，乃人真情，廉潔好修皆僞也，乃禁用偽學之黨，朝廷正士一空。旋

因議者沸騰，恐不免報復，乃弛其禁。

三 金谿學派

金谿者，陸九淵之鄉里也。九淵字子靜，號象山，其學本出於明道程子，而稍稍變之，其

派 金谿學

陸九淵

朱陸異同

永嘉學派

經史考據之學

爲學主於尊德性，極高明，以先立其大者，不屑屑爲章句訓詁之末，其言曰：「東海有聖人出，此心同，此理同也。西海南海，北海有聖人出，亦然。千百世之上，千百世之下，有聖人出，亦無不然。」又云：「汝耳自聰，汝目自明，事父自能孝，本無欠缺，不待他求，在自立而已。」故其學卓然自成一派，呂祖謙嘗約象山與朱子會於鵝湖，辯論太極原理，彼此不合，後遂分爲二派，尊朱者以陸子一於尊德性，虛無寂滅，流於狂禪，非復聖門格致之學。尊陸者以朱子一於道問學，支離決裂，近於俗學，非復聖門誠正之功。此二派始終相詆，謂之朱陸異同。象山既死，一傳而爲楊簡，再傳而爲袁燮、袁甫父子，其流派不如朱學之盛，然金谿門下，始終多豪偉貞亮之士，以功名氣節自見，不似朱學末流，委瑣齷齪之人，依草附木，悉得以理學自命也。永嘉之學，亦出程氏而又變之，其爲學不言道德性命之空談，而主於博求經濟，建立事功。若呂祖謙、薛季宣、林之奇、唐仲友、葉適諸儒，皆其尤卓卓者矣。其異軍特起，不屑屑依傍理學之門戶者，前則有夾漈鄭樵，後則有深甯王應麟，其學皆以淹博攷據爲長，而洪适、洪邁、婁機諸人，尤專心於小學篆隸及金石文字，藉碑板遺文，以考證古來音訓之通轉，與史事之疏密，此諸

儒者，又爲清代漢學家導其先河矣。

註

①〔金谿〕今浙江金谿縣。

②〔明道程子〕謂程顥也，伊川之兄，學者稱明道先生。

③〔鵝湖

〕在今江西鉛山縣。

④〔夾深鄭樵〕樵字漁仲，福建莆田人，居夾深山，學者稱夾深先生。

⑤〔深甯

王應麟〕應麟字伯厚，浙江慶元人，學者稱深甯先生。

四 文學之興衰一

散文

散文訖南宋而漸衰，駢文至南宋而大盛，蓋其時道學大行，儒者好以俚語箸爲語錄，不肯脩飾文詞故也。惟朱子之文，宗法歐曾，其言淵雅深醇，足俯視南宋一代，諸儒莫能及之。同時有陳亮字同父，好爲兵家言，其文出於蘇軾，以縱橫博辨之才，而發之以雄肆激昂之氣，講學家雖議其不純，而其人固一代之豪傑矣。是時朝廷方注重制誥之文，歲開博學宏詞制科，以求文章之士，故駢儷一體，爲之大盛，大抵源出於唐之李商隱，而儷偶精切，則遠過之。北宋時已導其源，而南宋尤尙此體，若洪邁、孫覿、汪藻、李壁、樓鑰，尤其表表者也。甯宗中葉，眞德秀選文章正宗，陳仁子又爲文選補遺以翼之。其持論甚嚴，凡華辭麗藻之篇，皆屏棄不錄，自是以後，道學之文，遂別爲一體，與文士

駢文

之詞章，終古相涇渭矣。今之言古文者，必以唐宋八家爲不祧之宗，其說亦起於南宋時也。南宋之詩，大抵皆源於黃庭堅，而以王安石、陳師道兩家佐之，所謂江西詩派是也。間有紹述眉山者，然不及山谷衣鉢之宏矣。南渡之初，以呂本中、陳與義、曾幾三家爲巨擘，諸人皆身歷靖康之變，感慨興亡，發憤朝局，著爲詩歌，激昂道上。有杜少陵之風，而深醇雅健，尤推簡齋。其後曾幾一傳而爲陸游，發揮師說而光大之，屹然爲南宋詩人第一。前有東坡，後有劍南，一代作者，莫能與抗顏行矣。詞學之傳至南宋，則卓然與詩並爲大國。理宗以後，詩教日衰，詞學日盛，辛棄疾導其前茅，吳文英爲之後勁，而逸民故老，如王沂孫、周密，皆其卓卓者也。至於稗官俳優、小說家言，若演戲之崑曲，以俗語演說故事之平話，其體皆於南宋時開之；至今乃爲文章之一體，蓋天演之程，日繁日繡，固有非一端所能賅者已。

註

①【歐會】歐陽修會鞏也。

②【唐宋八家】唐韓愈、柳宗元，宋歐陽修、曾鞏、蘇洵、蘇軾、蘇轍，及王

安石也。③【江西詩派】黃庭堅爲江西洪州人，故稱江西詩派。④【眉山】蘇軾眉山人，故稱眉山。

⑤【山谷】黃庭堅號。⑥【靖康】欽宗年號。⑦【杜少陵】卽杜甫，唐襄陽人，居杜陵，故稱杜少

陵。⑧【簡齋】陳與義字。⑨【東坡】蘇軾號。⑩【劍南】陸游號。

五 文學之興衰二

書法

有唐一代，言書法者，皆見碑板；至宋代而法帖之學始大盛。太宗淳化中，因南唐所刻昇元帖而廣之，取三代以來，至於李唐中葉，歷代君臣簡牘翰札之真跡，彙刻爲淳化閣帖，宗風所被，海內響應，一代士大夫，莫不耽精行草。仁英之世，蘇、黃、米、蔡四家，嗣興皆奄有晉唐諸家之長，而自成一體，翰墨流傳，至今未沫。徽宗朝，雖政事不脩，而文彩風流，無慙前代，宣和書畫譜，及考古圖諸書，至今爲賞鑒家所津逮。南宋以後，雖兵戈擾攘，而君臣上下，耽心藝事，書學弗替，美術之傳留，固亦好古者所不廢矣。徽宗精於繪事，嘗設畫學取士，一時以山水人物花鳥擅長者，不可數計。訖於南宋，畫院祇候，遂爲專職，考其流別，大抵可分南北二宗。南宗以氣韻勝，不規規於形似，士大夫多以是寓意焉。如蘇軾、李公麟、米芾父子是已。北宗以工巧勝，藝士之以畫名世者，多託業焉。如馬遠、李唐、范寬諸人是已。要之，兩派雖各有專長，而既造其極，則皆有互相通貫者。書畫雖小道，然可以規文教之盛衰，與風俗之升降焉。論者固未可以曲藝而忽之也。

宣和書畫譜

書法

南北二宗

第一派
顏婢
膝

四

①〔昇元帖〕昇元，五代南唐李昇年號，後主時，出祕府珍藏，命徐鉉刻帖四卷，後刻昇元二年三月建業文房摹勒上石，故曰昇元帖，亦名建業帖。②〔淳化閣帖〕閣成於太宗淳化間，故名，舉所藏種種法帖刻之，釐爲十卷，名淳化祕閣法帖，清乾隆時重刻之。③〔行草〕謂行書草書也。④〔仁英〕謂仁宗英宗。⑤〔蘇黃米蔡〕謂蘇軾、黃庭堅、米芾、蔡襄也，皆以書法名。⑥〔宣和書畫譜〕宣和書譜及宣和畫譜也，皆不著撰人姓氏，宣和書譜載御府所藏墨跡，終以蔡襄、蔡卞、米芾，疑卽三人所定，凡十卷，宣和畫譜以十門分類收錄，載凡二百三十一人，畫六千三百九十六軸，凡二十卷。⑦〔考古圖〕呂大防撰，凡十卷，又釋音五卷。

六 南宋之風俗

南宋建都臨安，歌舞湖山，風氣柔靡已極，其時士大夫殆分三派，其一派，則奴顏婢膝，以求富貴，恬不爲恥，如韓侂胄當國時，許及之對之屈膝，侂胄憫之，命同知樞密院事。後值侂胄生辰，羣公上壽，既畢集，及之適後至，爲閣者所拒，大窘，俯身由門闌中僂而入，當時有由竇尙書屈膝執政之語，傳以爲笑，又有侍郎趙師巽者，詔事侂胄，無所不入，嘗與衆客飲南園，過山莊顧竹籬草舍曰：「此真田舍間氣象，但欠犬吠雞鳴耳。」

第二派
放誕山

第三派
護刺時

理學家
之提倡
氣節

俄聞犬嗥叢薄間，視之乃師驛也。廉恥道喪，至斯已極。元兵未至，而內外臣工，紛紛遁度，皆此輩人也。其一派，則放誕山水，縱情詩酒，以自遣，而置國家之存亡於不顧，如文及翁之詞，所謂「借問孤山林處士，但掉頭笑指梅花蕊者」，斯亦亡國之現象也。其二派，則感憤時事，不能有爲，而但以詩詞寓其諷刺，如賈似道之行公田制也，有人作詩曰：「三分天下二分亡，猶把山河寸寸量，縱使一邱添一畝，也應不似舊封疆。」襄陽之失守也，京湖制置使汪立信移書似道，陳守江三策，似道不能用，有人賦詩曰：「厚我墉垣長彼貪，不然銜璧小邦男，廟堂從諫真如轉，竟用先生策第三。」如此譏諷之類，不勝枚舉，而南人輕薄之風，於此可見矣。幸有理學諸子，提倡節義廉恥，學者宗之，故武力雖不競，而人心尙不盡死，益以宋歷代君主之待其臣民，頗能有禮，無犬馬土芥之責，故其亡也，死節之臣獨多，文天祥、張世傑、陸秀夫等，輾轉海濱，糧盡援絕，相率赴海而不悔，其忠憤氣節，凜百世而猶生，明祖恢復之根株，固已植立於斯時矣。

註

①【湖山】指浙杭之湖山言，臨安在杭州，傍近西湖，湖山極盛。

②【南園】在今杭縣靈隱山東

麓，韓侂胄所建，與蘇州錢氏之南園不同。

③【守江三策】略謂盡抽內地精兵沿江置戍，戰守並用，是

爲上策，歸所留元使，許輸歲幣，以緩師期，是爲中策，二策不行，則衝壁輿櫬之禮，請備以待。④【厚我墉垣】指移江成江第一策。⑤【長彼貧】指許輸歲幣第二策。⑥【衝壁句】指衝壁輿櫬，第三策。





